

自由之前——入獄、囚禁、判刑， 附著在日常味蕾上的衝撞與反抗

莫須有的罪名、長達數年的監禁、被帶走後杳無音訊……
禁令的時代與勇敢的人，15種滋味、15個故事，
記錄強權下的犧牲者，為台灣寫下的民主歷史！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民主的滋味社群」——著

民主的滋味

【豬肝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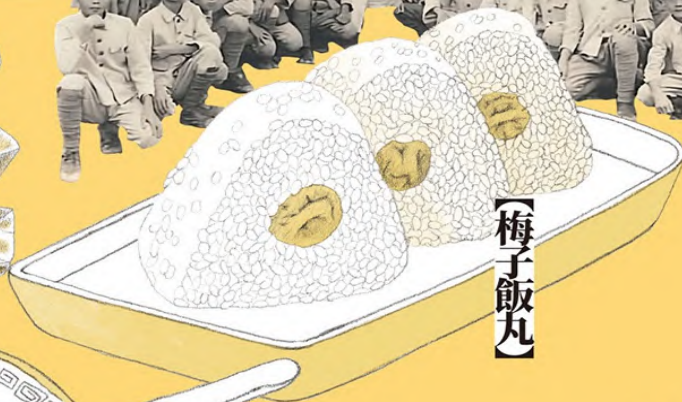
【三代同堂菜脯雞湯】



【牛奶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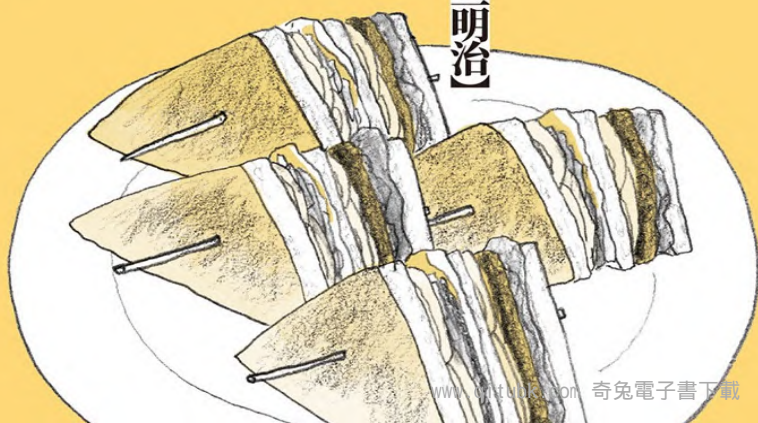
【梅子飯丸】



【大滷麵】



【總匯三明治】



推薦序／見證民主軌跡的味道

曾齡儀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身為一位「六年級生」，我成長的過程伴隨著台灣民主的發展。在那個黨禁、報禁嚴厲的時代，人們追求自由的渴望，有如一波波的海浪，最終沖破了防堵的高牆。

當時懵懂無知的我，似乎也感受到大人世界裡不尋常的氣氛。星期天是全家上教堂的日子，教會轉角旁有個書報攤，父親總會低聲跟老闆說幾句話，老闆偷偷遞出一本雜誌。回家後，父親總是迫不及待地翻著雜誌，然後邊看邊罵，氣咻咻的樣子讓我覺得很好奇，到底什麼事情這麼生氣？趁大人不在時，我也有模有樣地翻著雜誌，因為認識的國字有限，有看沒有懂，但看到許多流血受傷的照片。

小學五年級，換了新班級，同學們照例將填完的「家長資料卡」往前傳，我剛好坐在第一排，蒐集之後交給老師。此時，看到一個曾在雜誌上出現的名字——「陳水扁」，因為字很簡單，而且名字很奇怪，所以印象深刻。回家後興奮地告訴母親，她卻面色凝重地說，那位同學的父親在監獄，吩咐我對她好一點。我不清楚大人之間發生什麼事，但過了一段時間，那位同學跟我說，她帶了「東西」讓我回去轉交給父母，接著就神祕地從書包抽出一本捲起來的雜誌，我速速地塞進書包。當時心中很激動，感覺自己正在從事某種危險又正義的祕密任務！

或許是從小接觸到黨外雜誌，聽到大人之間的談話，爾後我雖然認真讀書、安分守己，但心裡很清楚，學校教我的、課本所寫的，不一定都是事實。一心期待上大學，能夠有更多自由的空間。一九九〇年代後期，當我成為大學生，由於許多民主前輩的努力，當時的台灣已比過去開明，我在台大參加社團活動，跟著學長姊一起學習，內心充滿炙熱的渴望，渴望台灣早日成為重視人權、具有愛與公義的國家。

《民主的滋味》是一本很特別的書，由多位高中教師共同撰寫，他們都是教育部國教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的成員。「人權教育」是國民基本教育與公民素養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文明國家必備的條件。這群高中老師為了讓學生以及社會大眾，更加認識台灣從戒嚴邁向民主化的歷程，透過「食物」，將每位人物的故事娓娓道來。例如：〈監獄中的豬肝湯：柯旗化與監獄中的反對者〉，柯旗化對於獄友的關愛，那是苦難之中人性的光輝；〈宿舍夾層裡的便當：施水環姊弟與有罪的左傾青年〉，台大學生施至成躲在姊姊施水環的宿舍夾層內，長達兩年之久。在這個裝有鹹鴨蛋、高麗菜和醃梅子的便當中，盛裝著姊弟濃厚的手足之情。〈自由時代：南榕與女兒的牛奶糖〉顯示著兩個強烈的對比，一

個是父女之間俏皮親密的感情；另一個則是放棄親情、以死明志的覺悟犧牲。在平實的文字中，我們看到了親情、友情，還有對於人民的大愛。

在白色恐怖的威權時代，只要跟執政者意見不同，就可能獲罪。受害者不分族群與職業，外省族群之中，與當權者最親近的江浙出身者，受難比例相當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雷震。〈放棄官菜的反對黨：雷震、傅正與中國民主黨組黨事件〉述說著雷震被逮捕前，與女兒一同吃著家鄉味的「煨麵」；入獄後家人送來的「紅燒肉」和「紅燒魚」，更承載著滿滿的思念。

今天的年輕世代，一出生就享有自由的空氣，這是台灣的驕傲。身為一個母親，我感謝無數為了台灣民主奮鬥的前輩，因為有他們的努力和犧牲，我的孩子才能在免於恐懼的環境中，快樂地成長。然而，我們應該告訴年輕世代，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的故事，認識過去、珍惜現在，才能守護我們所愛，並開創未來。《民主的滋味》，或許就是讓年輕世代了解台灣，一本值得閱讀的好書。

導論／專屬於台灣人獨特的foodway

黃惠貞

國教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民主的滋味社群」召集人

吃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台灣人特別愛吃，過年圍爐吃火鍋、端午節吃粽子、中秋節烤肉、冬至吃湯圓，這些與節慶連結的食俗一代代的傳承，其中，有源自漢人移民的傳統，也有現代社會的新發明。不只是節慶的食俗，舉凡重要的社會事件，對台灣人而言，也都可以和吃有關。黨外時期，在街頭示威遊行、演講批評執政黨，冒煙的烤香腸、玉米攤和地下刊物書攤也都會同場較勁；選舉時，候選人號召支持者聽政見、造勢，則以米粉炒、貢丸湯款待；千禧年以後，網路鄉民討論時政、以選舉輸贏互嗆時，也要拿炸雞排賭輸贏。這在在顯示出台灣民主政治的充沛活力，並將古漢語「民以食為天」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也讓這些食物產生專屬於台灣人獨特的foodway^{註1}，讓外國媒體嘆為觀止，厚讚為民主台灣的特色。

這些foodway背後顯示的核心精神是「王者以民為天」的現代版本：人民有權利要求執政者必須重視民意，那是人民要求當家做主的具體訴求。台灣這個曾經是殖民地的社會，現今的民主體制並不是年輕世代誤以為的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不是殖民、獨裁者的恩賜，更不僅是歷史機運的偶然。而是三代以來，無數胸懷理想的平凡人前仆後繼投身於抗爭之中的成果，是那些無數夭折的抗爭才種下今日的民主根苗。這其中，受到良心和正義感驅使而走向抗爭，以至於不能在自己的人生中飛黃騰達的歷史人物扮演著居功厥偉的角色。衡諸世界反殖民、威權的抗爭歷史，台灣人的民主追求並不特慘烈，但正因為那些先賢先烈的犧牲和奮鬥，為這片土地掙得一份得以傳諸後代的政治資產，那些獨屬於台灣人的民主的滋味沒有理由在歷史的潮流中被遺忘。我們需要直面歷史的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是一趟從哀悼開始的歷史追尋。哀悼那些不曾被理解的犧牲、公開紀念那些曾不被允許討論的事件、褒揚被獨裁者貶抑的價值、倡議那橫亘數代人堅持的民主理念。作為中學教師，我們選擇從說食物的故事開始。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四十週年；是台灣政治轉型的重要紀念日。甫成立的國家人權博物館舉辦一系列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人權市集活動來倡議這一議題，國教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也受邀參與，發表一系列的人權教育教案之外，我們也想在人權市集中，以活潑有趣的方式宣傳人權議題。當時，夥伴教師們籌辦出兩項活動，其中之一是「民主的滋味」飲食與人權故事展。文字展出的十個主題分別

是：「魷魚粥——思念的味」、「丁窈窕獄中生子的麻油雞」、「施水環便當」、「民主香腸」、「自由人權牛奶糖」、「太陽花學運中的小插曲——臺鐵便當、太陽餅」、「香港的魚蛋革命」、「韓國濟州島四三事件的烤馬鈴薯」、「（韓國）五一八民主運動與飯糰」。為了使展出立體化，吸引更多人參與討論，人權教育資源中心現場準備了香港咖喱魚蛋、台灣烤香腸、韓國海苔飯糰、烤馬鈴薯等食物，在展板前供參與者取用；在試吃時，導引觀者閱讀展版上的事件資訊，並與現場參訪的市民討論議題。這場市集活動獲得意外的成功，甚至有觀者將四項食物總合起來，戲稱為「亞洲的民主拼盤」。當天也獲得人本教育基金會《人本教育札記》的專欄邀約，希冀能將這次的活動延續成為更具主題、脈絡性的社會溝通文本。活動結束後，接下來便是人權教育資源中心投入十八個月的「民主的滋味」的社群工作小組的事了！

社群夥伴經過數次的培力研習、討論、工作會議，最終聚焦為探求近百年來（從日治時期至戰後）為台灣爭取民主的人物與故事，藉由爬梳史料，找出與傳主或事件明確相關的一項日常料理；藉由述說食物的故事，引導讀者進而願意認識這些民主抗爭的故事。在取材上，廣納各族群的故事，同時，也由此展現專屬台灣多元族群社會的foodway。在文字寫作上，由各夥伴依據專長和興趣提議、認領主題，分頭進行研究與寫作。在食物的呈現上，由黃文儀、陳燕琪老師兩位擅長烹飪的夥伴主責，將各篇的料理進行烹調，拍攝調製過程、成品的照片，並編寫實務上可行的食譜，興之所至，黃文儀老師還為料理譜詩。經由王士誠、林昀修前後兩位主編的協助，最終，這些努力化為十八篇連載於《人本教育札記》月刊的專欄文章。此外，還衍生出三次人權市集的商品（自由年奶糖抹醬、將軍玫瑰果醬、三代同堂雞湯）義賣出攤、以及一次與陳文成紀念基金會合作的「人權辦桌」菜單的規劃。這本書就是脫胎自這些社群活動的發想與實踐。

其中，專欄上〈土壠厝內的那盆滷黃豆〉（澎湖七一三事件）、〈民主路上的那些經典點心〉（中壢事件）兩篇文章因故未能及時進行改寫並收入本書，實在令人感到非常遺憾，當然也有許多在研究後才陸續發掘的故事仍有待後續的努力。我們祈願這些日常菜餚和這片土地上各族群的抗爭故事所建構出來的複數記憶，最終都指向一個共同的向望：那就是台灣人民對於自由和自己當家做主的追求。

未來，我們期待這些民主的滋味，不只是餐桌上的佳餚、日常的滋養，更會是世代台灣人記憶所繫之處。

註1：Foodway，是新創的英文字，亦有翻譯為「飲食之道」。飲食研究者用以表示一地區因為地理、物質、以及各種人文環境所產生的特殊的食用食物的方法或儀式。

文青飯桌上的台灣夢：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與治警事件

／汪雪憬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挑動文青火熱的心

日治初期，根據「六三法」，台灣總督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權於一身；一九二〇年代林獻堂、蔡惠如等人在東京組成了新民會，致力於「六三法撤廢運動」。但部分新民會成員，如：林呈祿等人，卻對六三法撤廢運動有不同的想法，他們擔心六三法撤廢運動，等同於認同並接受日本政府的內地延長主義。新民會經過討論後，為兼顧台灣的特殊性並能限制總督的大權，決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取代過去的六三法撤廢運動，期待日本憲法架構下，依然能追求台灣人自治的理想。

一九二一年林獻堂和東京留學生等一百七十人連署，首次向帝國議會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要求在台灣設置台灣議會，議員民選，遭到拒絕。

旋即，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消息傳回台灣，激起了台灣知識分子空前熱烈的響應，爭相報導並投入，促成了台灣文青們的大串聯。一九二一年十月蔣渭水等人趁此熱潮，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推動文化啟蒙，希冀以此協會為中心，結合更多台灣知識分子積極推動議會設置請願活動。之後，在第二次請願活動時台灣參與連署的人就超過三百人，林獻堂等人再度向日本議會請願，又遭拒絕，但台灣文青們不氣餒，繼續用熱情號召請願，引起總督府的側目與猜忌。

一九二三年一月蔣渭水、石煥長、蔡培火等人為了要長期推動議會請願運動，決定籌組「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就在即將成立之際，總督府卻依《治安警察法》，以危害社會秩序為名，下令禁止成立；而，蔣渭水等人卻趁著第三次請願之際，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總督府對此十分惱火，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逮捕許多組織中的重要幹部，如：蔣渭水、蔡惠如、林幼春、林呈祿等人，總督府的打壓並沒有讓台灣的文青們氣餒，反而讓請願運動更加蓬勃發展。到第七次請願時，連署人數達到兩千人，是第一次請願人數的十倍之多。



學生時期的蔣渭水。（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自一九二一年持續到一九三四年，這十四年間，歷經治警事件、台灣文協分裂，內部意見歧異，還是向日本國會提出請願十五次，日本帝國議會雖有部分議員同理台灣的訴求，多數始終對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態度冷淡，以「審議未了」為由置之不理。雖是如此，運動過程中，台灣人的意識和追求自治的訴求，透過無數次的講演，早已植根民心。^{註2}

酒樓美食佳餚中建立堅定的革命情誼

這一場場嚴肅的政治活動，其實和輕鬆的餐桌脫不了干係。

日治時期，台北大稻埕有四大著名的酒家，分別為「江山樓」、「東薈芳」、「春風樓」、「蓬萊閣」，經常有政要、商賈、文人、名流往來匯聚，往往也是台灣社會運動家的聚集地，其中蔣渭水經營的春風樓，就成為社會運動家們的免費食堂與活動地點。



謝文達。（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一九二〇年在春風樓成立台灣第一位飛行家謝文達的應援會，並發起為謝文達購買飛機「台北號」的募款，或許謝文達的台灣自治意識由此萌芽。然而春風樓的歷史不長，蔣渭水將自己的財力和時間都奉獻在台灣協會和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後，春風樓只得轉讓。

這群台灣文青，經常聚會的地方還有當時最負盛名的江山樓，一九二三年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創始會原先也預定在江山樓舉行；同年二月六日，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三人赴日本進行第三次請願之前，各界也在江山樓設宴餞行，當年知名的詩人林幼春即在飯局中即興作了一首詩〈送蔡培火、蔣渭水、陳逢源三君之京〉：

一往情深是此行，中流擊楫意難平。風吹易水衝冠髮，人唱陽關勸酒聲。意外鯤鵬多變化，眼中人獸漫縱橫。臨歧一掬男兒淚，願為同胞倒海傾。^{註3}

詩中「一往情深」一詞傳達了席間大家對設置議會的期待，最後以「願為同胞倒海傾」，說明這群夥伴為台灣前途準備慷慨赴義的決心。

其後，因治警事件，蔣渭水等人被捕，入獄之前，他們也在江山樓為蔣氏舉辦送行會，還有其他各種英雄宴，如：同獄會，出獄的洗塵宴也都在這裡舉行。一次又一次的美饌佳餚，觥籌交錯中，建立深篤的革命情感，串聯台灣文青們一顆顆火熱的心。

為台灣自治夢，蹲監獄，吃糠粃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歷時十四年，期間提出請願十五次，其中第三次請願運動影響深遠。蔣渭水等人在東京請願之時，謝文達駕駛台人

募款購買的「台北號」飛機，從東京空中揮灑台灣議會宣傳單二十萬張、五種色彩，傳單上書「台灣人呻吟在暴戾政治之下久矣！」、「給台灣人議會吧！」等文字，引起了日本媒體的注意，「島民大舉上京，要求台灣自治並開設台灣議會」的斗大標題出現於報紙。這件事也讓謝文達得罪日本政府，飛行執照因此被吊銷，斷送了在殖民政府原先可以擁有的錦繡前程。就如，林幼春的詩所寫「願為同胞倒海傾」，台灣文青們在高級酒店吃喝中，讓他們願意用自己的光明前途，去換台灣的未來。^{註4}

一九二三年蔣渭水等人在東京成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惹怒了總督府，旋以違反治安警察法，在台灣逮捕多人，一九二四年一審宣判無罪，檢察官提出上訴，二審改判為有罪，第三審維持二審決議。蔣渭水、蔡培火被判四個月的有期徒刑，蔡惠如、林幼春、林呈祿等人被判三個月有期徒刑。

被捕入獄的這些人，都不是地痞流氓無賴，而是來自台灣各地的菁英，有醫師、老師，也有出身望族的富家公子。如果用現代的話來說，他們是日治時期，受過新式教育的知青和文青。

蔡培火，雲林北港人，一九一〇年從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擔任阿公店公學校訓導，兩年後於台南市第二公學校任教。之後，他在親友與林獻堂的資助下前往日本留學，並考上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理科二部（物理化學科），一九二〇年加入「新民會」並擔任《臺灣青年》的編輯兼發行人。

林幼春出身台灣大家族霧峰林家，也是台灣著名的詩人，自一九二一年起因堂叔林獻堂的關係，積極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蔡惠如則出身於台中清水望族，其父蔡敏南曾任日治初期牛罵頭區區長，他本人則曾經營米穀、製糖、輕鐵會社等實業。他與台灣留日學生林呈祿、蔡培火等人組織「新民會」，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辦理《臺灣青年》、《臺灣民報》等台灣人的報紙。

蔣渭水，宜蘭市人，九歲起授業於當地宿儒張鏡光，奠定良好的漢文基礎。十六歲始入公學校就讀，三年後考進台北醫學校，在學期間，他認識不少台灣各地的優秀青年，成為日後從事政治活動的夥伴。台北醫學校畢業後，曾回宜蘭醫院任職，再到台北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本業雖是醫生，但他最熱衷的是政治社會運動。一九二一年促成台灣文化協會，使林獻堂、林幼春等傳統仕紳與蔣渭水所率領的知識青年，展開密切的合作結盟，並與日本留學生共同致力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1924年台灣議會請願團抵達東京車站時，與前來迎接的台灣留學生合影。（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林幼春。（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林幼春（前排左一）是當時著名的詩人，圖為他與詩社「櫟社」文友合影。（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治警事件讓這些原本過著優渥體面生活的知青們被判刑入獄，還得跟一般作奸犯科的人一樣，接受裸體檢查等侮辱的對待。至於監獄的飲食，尚未定讞還在羈押期間伙食不差，林幼春述及三餐有麵包、肉汁等。^{註5}但定讞之後的三餐似乎惡劣得多，林幼春的詩〈強飯〉就寫著：「能食非人食，生機未盡無，但求存把骨，終得養肌膚，餓死高賢達，嗟來此士迂，丈夫輕小節，談笑對糠粃。」這裡的「能食非人食……但求存把骨」，到末句的「談笑對糠粃」，對照林幼春在江山樓在滿桌好菜和勸酒聲中，送蔣渭水等人到東京第三次請願時所吟的詩，一樣的豪邁，但多了幾分悲壯。

蔣渭水〈獄中隨筆〉有兩則相關記載：

獄中的飯分六級……我是不做工的囚人，所以只配吃六等飯……雖是下等的糙米，總是若比南部農人同胞專喫蕃薯簽還是好些。老實說飯量是不足，所以我連秕粟都吞落去。又因為沒有肉類，石灰質一定是不足，故此連飯中的小石，也哺破吞下，到此時石頭也是營養品了。

飯中多有枯腐變黑的飯粒，在平常時是捨棄不值得東西，在獄裡是比粟粒更好的食物。因此有時偶然一見是臭米飯粒，乃至嚙破的時，卻是鳥鼠屎，臭氣迫人，甚是厭惡。只因若要吐出，又恐連好的飯粒並

去，所以不得不硬著喉強吞落去。^{註6}

蔣同樣寫到飯量不足、混著枯腐變黑的飯粒和烏鼠屎與小石頭……獄中伙食的惡劣可見一斑，但是，蔣渭水和林幼春一樣，都甘之如飴。縱使蔣渭水在他的日記寫到，在獄中時常夢見江山樓的宴會，正在夢中狼吞虎嚥時，忽然醒來，覺得惆悵，他在追求台灣自治路上並沒有退卻，反而在獄中透過大量書寫和閱讀，深化其思想內涵，他說把監獄當作可修可潛的修練場，視之為「早稻田大學」、「政治別莊」、「社會研究所」。

蔡培火在這樣惡劣的獄中生活中，寫下的〈台灣自治歌〉，可以一窺當時這群知識分子的心志。

蓬萊美島真可愛，祖先基業在。田園阮開樹阮栽，勞苦代過代。著理解，著理解，阮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台灣全島緊自治，公事阮掌才應該。^{註7}（台語發音）

可見，一九二〇年代的台灣文青們不在意自己吞下的是品質惡劣的糙米飯，只在意台灣何時能自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意外地串聯起台灣文青們，追求台灣自治，高級酒店是他們一起編織夢想的地方，監獄是他們修練場，或美食佳餚，或枯腐變黑的飯粒，滋養那一顆顆為台灣自治跳動的心。

註2：台灣大百科全書，<https://reurl.cc/e8borQ>。

註3：林資修（一九九二），〈送蔡培火蔣渭水陳逢源三君之京〉，《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59/2c/76.html>（二〇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瀏覽）。

註4：轉引自蔣朝根編著，《獅子守與獅子吼：治警事件90年紀念專刊》（台北：台北市文化局，民一〇一），頁九一。

註5：林幼春獄中家書（一）：「我夜間約在八時睡眠，晝間約在六時起身，三餐麵包約一塊，肉汁各一瓶。」轉引自廖振富，〈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頁二〇。

註6：以上兩則引文，同出自蔣渭水，〈獄中隨筆（二）〉，《臺灣民報》六十號（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頁九。

註7：臺灣音聲一百年，<https://reurl.cc/VXZoky>（檢索日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食譜 ◎ 陳燕琪

餐包 (16個)

* 參考「十八麥」

<https://www.facebook.com/18wheat/posts/205771472112629>

材料

高筋麵粉：550公克

速發酵母：2小匙

砂糖：50公克

冰糖：50公克

鹽巴：1.5小匙

鮮奶：320公克

無鹽奶油：50公克

蛋黃：1顆

作法

- ①取鋼盆依序放入麵粉、酵母、砂糖、鹽巴和鮮奶。
- ②以電動攪拌器高速攪打材料至成團後，加入放置適溫的無鹽奶油，繼續以高速攪打；同時裁切合適大小的烘焙紙鋪在烤盤上備用。
- ③待材料再度攪打成團且表面光滑時，將麵團取出秤重，均分為16份。
- ④滾圓每份麵團後排在烤盤上，將麵團表面噴水並以濕布覆蓋，放置室溫發酵到麵團比原先長大一倍為止（約2小時）。
- ⑤烤箱以170度預熱。
- ⑥將發酵完成的麵團表面刷上蛋液，送進烤箱烤30分鐘，出爐後放涼即可食用。



肉汁（約1人份）

* 參考「松露玫瑰-肉汁醬Gravy」

（<https://trufflerose.pixnet.net/blog/post/27396186>）

材料

煎過一塊牛小排留在鍋中的油脂

麵粉或太白粉：1小匙

雞高湯：100毫升

鮮奶或紅酒：100毫升



作法

- ①取出煎好的牛小排，將麵粉（或太白粉）加到鍋中的油脂，開小火拌勻。
- ②加入雞高湯和牛奶（或紅酒），繼續以小火煮到濃湯狀，撒上鹽巴和黑胡椒調味即完成肉汁醬。以麵包沾取或淋在排餐、蔬菜上食用。

雞高湯作法

材料

雞骨架：1副（用買雞腿肉時請攤商去骨留下的雞腿骨1隻）

青蔥：1支

薑：2片

米酒：1匙

作法

- ①將雞腿骨洗淨，青蔥洗淨後捲起備用。
- ②起一鍋水燒開，將雞腿骨放入，待雞腿骨變色後就將水倒掉。
- ③再起另一鍋可蓋過雞腿骨高度的水燒開，放入雞腿架、青蔥、

薑片和米酒。

④水燒開後轉小火加鍋蓋繼續熬煮半小時即可。

⑤用篩網過濾高湯，待涼後放冰箱，可用在各式料裡。

糙米飯（約2人份）

材料

糙米：1杯

開水：1.5杯

作法

- ①取電鍋內鍋盛裝糙米。
- ②將糙米以清水快速淘洗2~3遍後瀝乾。
- ③加入開水後靜置2小時。
- ④按下煮飯鍵，待飯煮熟後掀開鍋蓋，以飯勺由下往上的方向鬆開米粒，再蓋回鍋蓋燜15分鐘即可盛碗。



簡吉農民運動的滋味

／汪雪憬



如果把台灣史分成左右兩種觀點，會發現整本歷史課本，多數都是民族主義的右邊觀點和事件，少了很多左半部的聲音和篇幅。而，每次政權的遞換，大唱民族主義的右行者都可能翻了身，成為政治上的要角，可是憑著理想實現社會公平的左行者，似乎命中注定，勞苦終生，不得安息，終究都成為政權迫害下的犧牲者。農民運動者簡吉就是典型的左行者。在他四十八年短暫的生命裡，超過一半的歲月，都與農民站在一起，他組織讀書會，喚起階級意識，組織農民，走上街頭陳情抗議，讓弱勢者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掙得些許的公平。這樣的奔走，換得他在日治時期兩度入獄，牢中度過十一個年頭，國民政府來了，他繼續積極參與各種社會運動，他至終成為白色恐怖下的受害者。

茲以這篇短文，探討二林事件如何觸發簡吉民主的味蕾，爾後他從事農民運動過程中，他又嘗盡什麼樣的酸甜苦辣。

簡吉農民運動之路：變味的糖

台灣氣候炎熱多雨，適合甘蔗生長，日治之初，總督府確立了「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發展政策，積極推動製糖工業的近代化。總督府也頒布了各種台灣糖業獎勵規定，包括資本補助、確保原料、市場保護等有利製糖會社壟斷利潤的種種措施。在政府的扶植之下，日本糖廠的利潤非常可觀，在一九一〇年時，台灣砂糖收入已達到四千五百萬圓，曾在台任官的東鄉實與佐藤四郎就寫到，糖業發展的結果，出現了「收入氾濫而使總督府當局為之眩惑的黃金年代」。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糖價更是暴漲，創下一億三千萬圓的暴利。^{註8}

然而，種植甘蔗的農民處境，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一九二五年爆發二林蔗農事件時，李應章與二林農民創立了台灣第一個農民組合「二林蔗農組合」，並製作了〈甘蔗歌〉，其中可以約略窺探台灣蔗農悲慘的生活。

（一）種作甘蔗無快活，風颳大水驚到大；燒沙炎日也著行，一點蔗汁一點汗。咳哟哟！有磨無食真罪過。

（二）沙崙犁平荒來墾，手種甘蔗像竹圍；初一磨到二九彌；三年無賺夠吃虧。咳哟哟！替人挨金做烏鬼！

（三）錯蔗無異搶去分，磅秤由伊咱無權；十萬將要入等級，蔗葉過扣數百斤。咳哟哟！種蔗難似中狀元！

（四）甘蔗咱種價咱開，公平交易即應該；橫逆搶人無地講，將咱農民當奴隸。咳哟哟！啥人甘心做奴隸！

（五）登記種蔗做農奴，苦在心頭無處呼；弱者只好手牽手，據理

力爭咱自由。咳哟哟！不達目的不罷休！

（六）蔗農如困鬼門關，受虧何處去伸冤；會社親像勾魂鬼，騙人落凹崎幢幢。咳哟哟！挽救農民救台灣！

（七）長工也要想翻身，何況貼本做農民；大家睏了愛精神，參加組織是正經。咳哟哟！十萬農民一條心！

（八）蔗農組合是咱的，同心協力救大家；兄弟姊妹相提攜，不驚青面和獠牙！咳哟哟！出力要和齊！要和齊！^{註9}

上面歌詞道盡糖廠王國美名之下，台灣蔗農的心酸，不論怎麼辛苦耕種，台灣農民還是吃不起甘蔗，在沙地種植遍地的甘蔗，種了三年還是賺不了錢，因為磅秤都是日本說了算，隨便扣重量，台灣農民的冤屈無處訴說，那個令株式會社資本家心裡甜滋滋的蔗田，和生財的巨大工廠，對台灣農民而言，是面目猙獰，壓榨剝削吃人的魍魎。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日本政府為了讓台灣變成糖業帝國，保障企業營收，所以訂定各種剝削農民的辦法，如：實施「採收區域制度」和「產糖獎勵法」將蔗園劃分區域，歸屬固定糖廠收割，農民不得越區出售。又規定甘蔗不得私自採收，全由會社雇工收割，再由糖款中扣除工資；甘蔗重量由糖廠過磅，蔗農不得參與；價格更是會社按蔗糖銷售情形由糖廠片面決定，一切權利取決於會社。台灣第一個大規模的農民運動，二林蔗農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的。

二林地區甘蔗面積廣大，不只有一家糖廠，北面日本財閥經營的「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下簡稱明糖），南面有台北板橋林家與日本資本家合股所經營的「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下簡稱林糖）。然而，南北兩區收購蔗價不一樣，林糖的價格比明糖來得低很多，而且林糖向蔗農收取更高的肥料費或規費，兩者之間一年一甲土地就差了一百七十圓以上（當時一斤肉只有幾毛錢），引起林糖蔗農極度的不滿。台灣文化協會李應章與當地農民創立二林蔗農組合與林糖交涉，農民提出多項要求，其中一項要求由雙方立會，先講價而後刈取，林糖不同意，雙方談判破裂，當年十月林糖派人強行採收甘蔗，雙方起衝突，警察逮捕九十三人，多人受到處分。乍看之下，二林蔗農事件似乎失敗，然而，二林蔗農事件卻立下台灣農民組合的基礎。簡吉等人的極力奔走，除了蔗農組合之外，台灣各地的農民組合也雨後春筍般地出現，農民開始透過組織爭取自己的權益。至一九二八年台灣農民組合全台大會時，全台已有二十七個農民組合的支會。台灣農民各地應聲揭竿起義，也呼應殖民政府之下台灣農民的辛酸，楊逵的文章提到：「自年頭到年尾，天天所食是無米的蕃薯籤飯，罕有的監魚（鹹魚）便講是有點奢侈了，這樣的他

們從何去得到十分營養呢？一身所穿是破了又補幾十重的衫褲，青黑色而消瘦的營養不良的身軀……這等與通風過頭的破厝，像是人類世界最大淒慘的標本」。^{註10}



日治時期甘蔗田與甘蔗搬運列車。（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二林事件的發生讓一個小學老師簡吉，毅然決然地辭去工作，義無反顧地投入農民運動，在他四十八年短短的生命，不論政權如何改變，他的每天、每個意念，都是想讓農民擺脫剝削與壓迫，頂天立地，沒有畏懼地活在這個世界。

農民運動遍地開花的代價：難以忍受的牢飯

簡吉生長於勞苦的農民家庭，靠著勤耕苦學，十五歲進入台南師範學校，十八歲畢業後，回到母校鳳山公學校擔任教職。初任教師的他十分認真，他深信知識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教育可以讓農村子弟有機會翻身，過更好的生活，然而任職不久，簡吉卻發現，那些學生都是清晨在家幫忙農事後，再拖著疲憊的身體來到學校，若逢農忙時，即使有心也沒辦法來學校上課，又因長期缺乏營養的關係，孩子們面黃肌瘦，體力很差，即使教師備課多充足，講得多生動，大部分小孩都是沒有辦法吸收學習的。他說：

我在村莊做教員的時候，生徒們經由學校歸家，都要再出田園勞動，因為過勞所致，以致這樣的兒童，雖由往學校就讀，而教學效果往往便失其半，為此我想，在那裡當教員，卻是月俸盜賊，為這樣的原因，而辭去教職。^{註11}

疼愛貧困學生的鄉村教師，看見孩子們身體過累和營養不良的狀況，簡吉感到無力與心痛，所以用「月俸盜賊」這麼強烈的字眼批判自己，他了解問題不在孩子，而在農民生活實在太苦，除非改善壓迫農民的社會結構，不然，這群孩子還是沒辦法接受教育。於是，他毅然決然地捨棄穩定的工作，辜負父母與新婚妻子的期待，全心投入農民運動。



農民運動家簡吉。（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二林事件啟發了簡吉對台灣農民際遇和農村經濟的思考。二林事件方興未艾之時，適巧鳳山地區的佃農與陳中和新興會社發生衝突，佃農決定效法二林蔗農成立「鳳山農民組合」，推選簡吉為組合長，該組合協助佃農成功地贏得抗爭。簡吉到各農村巡迴演講，希望能經由知識的灌輸，喚醒農民自覺的意識，他陸續協助成立一些農民組合，終於進一步組織了全島性的「臺灣農民組合」。到一九二八年，該組合擁有全台二十七個支部，會員人數多達兩萬四千多人，以當時五、六百萬人口來論，其影響力之深可見一斑。

這風起雲湧的農民組合，事實上，也與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相結合，一九二八年台灣農民組合通過支持台灣共產黨的決議。當時日本積極取締共產思想，一九二九年簡吉被捕；一審判刑四個月，二審改判一年；出獄後仍持續帶著農民抗爭；一九三一年，再度被捕，判刑十年。

他在牢獄中所寫的日記，這樣寫他所吃的飲食：

牙齦上又長出個異物，早上刷牙時出血，小腿好像長兩個腫包。去年曾長出小牛頭瘤，很難受，這次是否又是他。未曾過腫包的我，難道會兩次入獄就是兩次？據說原因在於食物的轉變，應該說是事實。食物與去年相比有所改善，去年吃的飯食，簡直不是人吃的東西，已經腐爛

的蕃薯也摻進去。米是黑色未完全成熟的壞米，還有大量砂子和穀段。在菜餚方面，星期三的午餐增加了脂肪。可是其他日子的菜好像沒有脂肪，因而脂肪依舊缺乏，腸胃不舒服，肚子總是咕咕響，真是無法忍受，飯量差不多是台北監獄的最小量。菜是達不到台北的一半，特別在品質上，無論是飯或菜都差得很。^{註12}

一個來自生活不富裕的農家子弟，一輩子努力不就是圖個溫飽嗎？好不容易當上老師，為什麼簡吉甘願放棄？還得忍受跟父母、妻子、孩子分離之苦，在牢獄中吃這些難以下嚥的食物？

一九三一年第二次坐牢，在他的獄中日記寫著，獄中最困難的苦刑，是深愛自己的祖母病逝，卻無法送終……

這一切都是為了讓農民擺脫各種壓迫，重拾生存的尊嚴。

如他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臺灣民報》的〈大同團結而奮鬥〉所說：

我們必須正確的認識一切事務，不可看見門面的現象，而沒卻了事物的本質，不可只「見樹不見林」，我們必須提高我們的階級意識，而結成廣大的堅固的團結，而進攻呀！大家趕快起來鬥爭而獲得我們的生存權，日本資本主義要倒了，世界資本主義也要倒了，我們不僅僅是要由教育機關解放出來，而且要由一切壓迫解放出來！^{註13}

馬場町的槍聲中結束革命的一生

簡吉坐了十年的牢，一九四一年終於出獄，之後的四五年，儘管戰事吃緊，躲美軍空襲是生活日常，但就簡吉人生當中卻是可以回歸家庭的平淡四年。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戰爭結束，簡吉對新時代的來臨，充滿了期待，自願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然而，新政府來了，人民的生活卻不見改善，二二八事件後，他決定繼續投入共產革命，一九五一年遭政府逮捕，奮鬥的一生在馬場町槍聲中寂靜了下來。他的兒子簡敬回憶，母親陳何從容鎮定地見過父親冰冷的屍體，之後便不敢也不願再提起這位，為弱勢、為農民，拋棄妻兒，熱血一輩子的丈夫。晚年，陳何皈依佛門，安靜吃素念佛，每次誦唸經書，旁邊總是放著泛黃的小冊子，原來是丈夫簡吉的日記。陳何早晚虔誠誦經聲拂過簡吉生命每一天的記錄，吐露著壓抑的思念與不忍，願他到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西方極樂世界。

註8：經典出版社編著，《赤日炎炎：台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台北：經典雜誌社，民九十四），頁一三四。

註9：台灣二林蔗農事件文化協會臉書社

團，<https://www.facebook.com/872935069433235/posts/1492996550760414/>。

註10：黃惠楨，《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台北：秀威出版，二○○九），頁四八。

註11：楊渡，《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台北：南方家園文化事業，二○○九），頁四五。

註12：簡吉，《簡吉獄中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民九十四），頁三九—四一。

註13：楊渡，《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台北：南方家園文化事業，二○○九），頁三八。

食譜 ◎ 黃文儀

雙味地瓜籤煎餅（各約15片）

甜味——煉乳黑芝麻



材料

地瓜：400公克

麵粉：100克

樹薯粉：100公克

蛋：1顆

水：150公克

黑芝麻：適量

調味料

鹽：半茶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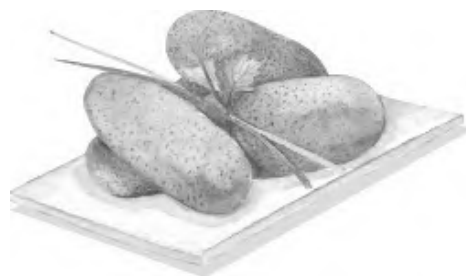
糖：1大匙

煉乳：適量

作法

- ①調粉漿：麵粉和樹薯粉混合，加入蛋，用水調勻成無顆粒的粉漿（水慢慢加，調至濃稠可流動的狀態）。
- ②地瓜剉籤（刨絲），倒入粉漿拌勻，加入黑芝麻。
- ③平底鍋抹上適量的油，放入②的材料，鋪平，以中小火慢慢煎到兩面呈金黃色。
- ④起鍋後淋上煉乳（改用蜂蜜或楓糖也可以）。

鹹味——綜合時蔬



材料

地瓜：300公克

蝦皮：30公克

綜合時蔬（洋蔥、高麗菜、紅蘿蔔、茼蒿花、香菜）酌量調配

麵粉：150公克

樹薯粉：150公克

蛋：1顆

水：240公克

調味料

白胡椒粉、芝麻香油、辣椒油、鹽

作法

- ①調粉漿：麵粉和樹薯粉混合，加入蛋，用水調勻成無顆粒的粉漿（水慢慢加，調至濃稠可流動的狀態）。
- ②地瓜刨籤（刨絲），茼蒿花切小丁，洋蔥、高麗菜、紅蘿蔔切絲，香菜梗切末。
- ③將②的材料倒入粉漿，加入一大匙鹽，白胡椒粉適量和香油數滴。
- ④平底鍋抹上適量的油，放入③的材料，鋪平，以中小火慢慢煎到兩面呈金黃色。
- ⑤起鍋後可加適量的辣椒油增加風味（此步驟可略）。

被排除的美味、被清洗的記憶：青蛙 湯與台籍日本兵

／陳燕琪



說起國內旅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在地必吃與美食地圖；在眾多推薦中，有多少人會將「高雄蒜頭田雞湯」、「嘉義朴子四腳羹」，或「北港圓環紅燒青蛙」列入？

青蛙，俗稱田雞、水雞（tsuí-ke）、「四跤仔」（sì-kha-á）、田蛤仔（tshân-kap-á），在肉品相對昂貴的五、六○年代，是務農人家經常用來補充蛋白質的食材；至今衍生除了水煮以外，椒鹽、醬爆、當歸、生炒、鹽酥、三杯等多樣的料理手法。

不過，原住民族食用青蛙的歷史遠比非原住民族來得久遠，例如阿美族傳統社會裡，作為生活技能之一的「採集」，因為範圍包含整體生活場域，採集名稱因應採集用途與物種而有不同稱呼，例如野菜採集稱為「midateng」、貝類採集稱為「micekiw」，而青蛙、蝦蟹等夜間採集則稱為「milaklaw」。^{註14} 族語中對各種蛙類稱呼多達八種，採集開始前也有宗教禱詞，因此採集既是與部落連結，也是和自然依存的生活型態之一。^{註15}

教科書中曾經最知名的阿美族人莫過於在皇民化運動改名中村輝夫的史尼育唔，加入高砂義勇隊被派到印尼摩羅泰島作戰後，於偵查過程與部隊走散，遂獨自生活三十一年，直到一九七四年才被發現。三十一年！究竟如何能在那樣的環境存活？根據戰後日本老兵的口述：「……他們並精於狩獵，野豬、雉雞、山貓、蛇、蝦、鰻魚、青蛙、小蟲，都可以分出可食與不可食加以獵取，在無糧食的山中得以充飢……。」^{註16} 和史尼育唔相同被徵用充當軍人或軍屬的台灣人，根據戰後日本厚生省的統計，二戰期間總共徵用了二十萬七千一百八十三名，占總人口百分之三，當時台灣約有六十五萬家庭，表示每三個家庭當中就有一個家庭有家人被動員上戰場，其中戰死與生死不明者高達五萬三千餘人。若以確定戰死的三萬餘人來計算，當時六十五萬台灣家庭中，就有三萬家庭裡有人戰死。^{註17}



台籍日本兵。（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但為何我們對「台籍日本兵」的認識如此薄弱？又或者，是什麼讓我們對二戰期間台灣人的戰爭記憶如此陌生？

戰爭的記憶

當二戰的戰爭記憶被統治政權定調為「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時，「台灣為日作戰失敗」便是被排除的歷史記憶；因為沒有抗日的戰爭活動不符合中華民國的戰爭經驗，於是四行倉庫是可歌可泣的、遷都重慶是艱苦卓絕的；至於國府高層宴請突襲松山機場的蘇聯援華志願隊飛行員^{註18}根本胡說八道，遭遇美國襲擊沉沒的神靖丸號^{註19}則從沒聽過。

「為什麼某些歷史事實會讓某些人無法接受？」或者可以說統治政權為了形塑國族認同，在揀選某部分歷史的同時，也忽略某部分歷史，例如台籍日本兵。

台籍日本兵的組成

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對美國發動「珍珠港事變」開啟太平洋戰爭後，一九四二年一月在台灣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限定台籍人員自十七歲至三十歲，均可參加應募。參加者的理由各有不同，有的為了自我證明。

「.....我被派任利嘉國小任教三年。任教期間，與一位日本女教師相戀。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七月暑假，有一天由校長陪同前往女方家裡提親。女教師的父親很生氣的說：『バカヤロ，你這個蕃人，你想怎麼養活日本女人？休想娶我這女兒！』連日本人校長都抬不起頭來，我畢竟是蕃人籍的，無可奈何。聽說其父對當教師的女兒也照罵不誤。

同年八月底，她就嫁給一個日本人調離他校。『好吧！我去當軍人立功給你看！』這個就是我志願當兵的動機。」

——Kelasay，一九二一生，陸軍特別志願兵，派往摩羅泰島，編入川島第二游擊隊第二中隊。^{註20}

也有的是被志願。

「.....台灣青年沒有義務當日本兵，但可以特別志願，就是在巡查督促保正（今的里長）的監視之下，很『特別』的在志願書上蓋章申請，這種不是出自於自己意願的『志願』，成為『榮譽』的日本現役兵後，可獲得跟日本人一樣的義務與稍有不同的權利。而所謂權利卻是為日本天皇陛下「敢死」為光榮的權利.....。」

——陳千武，〈旗語〉。^{註21}

總督府遵照軍部人力需求，進行殖民地動員，除了高砂義勇隊、特別志願兵等正規軍人外，也招募各種類別的軍屬，如特設農業團、糧食生產要員、南東派遣要員、高雄海軍施設部南東方派遣工員、海軍少年工、特設勞務奉公團、特設勤勞團.....等。

其中，海軍少年工們除了被指名如李增昌外，還有像吳春生、吳春郎兄弟對前途懷抱想望的，以及東俊賢般渴望學習科學，見識新世界的；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間，超過八千名以上的年輕學子，被動員到日本各地區之工廠，投入軍用飛機的生產線。



高砂義勇隊。（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此外，戰爭動員體制亦納入醫療者，除了醫師依照〈醫療關係者徵

用令〉被徵召外，許多女性出於對「白衣天使」的救死扶傷與報國的想像，也紛紛在受訓後前往戰地從事傷病士兵救治與看護。^{註22}

而更多的人，則加入了軍屬中的「特設勤勞團」。根據現今所知的資料，這是回數與人數最多且範圍分布最廣的派遣團體，前後共計三十回，總人數約兩萬八千人。^{註23}被動員者主要是以勞力支援的方式協助日軍作戰。

「為什麼沒有當兵，去當這個軍屬，有兩種理由。第一個理由，家裡嗷嗷待哺，人很多，爸爸媽媽四十、五十歲了，古時候的人四十、五十歲就很老，.....八塊錢一個月，二等兵，那我們可以拿四十五塊本俸，到了南洋兩倍的海外津貼，一共可以拿一百三十五塊，一百三十五塊蠻多的.....。」

——梁煜堃，一九二五年生，第四回特設勤勞團，前往新幾內亞擔任軍屬。^{註24}

台籍日本兵的二戰遭遇

自高雄港出發前往南洋的船隻，為躲避敵軍飛機轟炸與潛艦魚雷攻擊，採用之字形航行，原本僅需三、四日便能到達菲律賓，在變慢的航速下硬是耗費二十餘天才抵達；但更多船隻早在途中被擊沉，許多人連上岸機會都沒有。^{註25}

「『啊！完了。輸送船完了。』.....巨大的黑色船體，跟著一次又一次的爆炸響，把赤紅的火柱衝上天空。這樣不到三十分鐘，同時中彈的兩艘輸送船便急促地傾斜，震動海水捲起浪濤大漩渦，把冒煙的船軀吞進去。龐大軀體的輸送船沉沒，在待機卸船的好多士兵和乘務員，也來不及脫離黑命運，跟著輸送船消逝了。——稍後，汪洋怒吼的海面，連一塊燒毀的木板都不留，很快恢復了冷冰冰的本來面目.....。」

——陳千武，〈輸送船〉。^{註26}

而抵達戰場後，即使是通過嚴格的錄取標準，經歷困難訓練的台籍少年飛行兵們也傷亡慘重，如張彩鑑於一九四二年在緬甸作戰時遭炸彈破片擊中，感染破傷風病故；劉志宏在一九四四年以特攻隊作戰方式死於菲律賓。^{註27}更有些人成為了以艦艇向敵軍船隻做自殺式攻擊的震洋特攻隊。

「海軍的總指揮部都放在九州，我們的命令全都是九州過來的命令，轉過來的命令，在那個地方就是開發一個，叫做『震洋艇』，『震

『洋艇』是要幹什麼呢？.....就是特攻隊，跟現在ISIS一樣，人肉炸彈。」

——陳金村，一九二八年生，震洋特攻隊。^{註28}

而躲過空襲爬上繩梯下到接駁艇上岸的特設勤勞團員，足跡遍布菲律賓、馬來亞、爪哇、摩鹿加群島、新幾內亞及周圍島嶼。工作內容包羅萬象，除興建機場跑道，搭建碉堡掩體等建築工事，也負責通信配線作業、部隊物資倉儲搬運、戰鬥過程武器彈藥運輸外，經常在戰地現場成為補充兵員，被施以軍事教育，執行作戰任務；當派遣地為戰事吃緊區域，人員的大量死亡則無可避免。^{註29}

「去的時候兩百多個嘛，四部卡車去，兩百多個，一個、兩個小隊嘛，一個小隊一百零六個，那個，二百一十二個又加四個，兩百一十六個夠，去，還有日本人中隊長，還有一個夠，那這樣子，一千多個去，那個，回來只有我一個。」

——梁煜堃，一九二五年生，第四回特設勤勞團，前往新幾內亞擔任軍屬。^{註30}

「帝國」不負的責任

「老實說，『二戰終戰』並無為台籍原日本軍人軍屬帶來任何『安樂』；『台灣光復』也未帶給我們前國軍台籍老兵任何『幸福』，反而把我們這群『軍奴』迫入更苦難的境地。那種辛酸並非一般筆墨所能形容。」

——許昭榮，〈台籍老兵的輓歌〉。^{註31}

大量人命凋亡後，日本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無條件投降，各盟國相繼召開軍事法庭審判二戰相關戰爭犯罪行為，總計有一百九十名台灣人被判刑定罪為B、C級戰犯，其中有二十一名台籍戰犯遭判決死刑並受處決。從澳洲和英國的軍事法庭記錄中可了解到被判處死刑的台籍戰犯原本被徵用的身分都不是與管理戰俘相關的工作，卻因為具備雙語能力，可與中國戰俘或當地華人溝通，才在無法抗命的情況下，被賦予擔任通譯及監視員的角色，於是戰爭結束後便遭指控涉嫌犯有殺害與虐待等戰爭、違反人道罪行。^{註32}

在拉包爾完成十年服刑的柯景星，放棄成為日本人的選項回到台灣，與其他台籍日本兵向日本政府索討戰時作為「日本人」所應獲得的積欠薪資及撫恤，最初因為日本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的轉變遭到忽視，即便一九八七年日本以特別立法方式提供台籍前日本兵之遺族及戰傷病

者當事人「弔慰金」，但從軍期限相同的前日本兵領到的撫恤金卻是台籍日本兵的五十八倍。擔任戰俘監視員而被判處五年徒刑的簡茂松，之後雖在日本生活卻終身未入籍日本，持續控訴日本政府對台籍日本兵的不公對待。

相較於台灣人在二戰期間的艱困處境，日本官方對於日治時期因日本帝國發動戰爭而蒙受傷害損失的台灣人，無論是安置、補償，或戰爭紀念、責任歸屬，幾乎不曾負起應該面對的責任。^{註33}

「祖國」不負的責任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清晨，曾經被日本軍帶去南洋充當特別志願兵、軍伕、軍屬的一千多名台灣青年，在沒有人迎接的基隆碼頭，鴉雀無聲的上岸了……。」

——陳千武，〈女軍囑〉。^{註34}

二戰結束後，有些人選擇遠離故鄉，如因進行特務動員而害怕中國國民黨追殺的吳連義；^{註35}也有不向盟軍投降，直接加入游擊隊為印尼獨立而戰的陸軍志願兵李柏青；^{註36}也有先協助印尼建國，繼而投入台灣獨立運動的外務省翻譯陳智雄。

而另有些台籍日本兵在二二八事件後投入與國民政府的抗爭，如指揮埔里烏牛欄戰役的黃金島；組織斗六治安維持會的軍醫陳篡地；包圍水上機場的湯守仁。而許多人都在白色恐怖時期或陷牢獄，或遭槍決。

既非日本人，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也非中國人，台籍日本兵的命運多舛，更在國共內戰期間因人力需求，許多青年再次被徵召到大陸參與戰役成為台籍國府兵。敗戰後存活下來的，又有些被編入台籍中共兵；但無論台籍兵為哪一個政權作戰，終究都擺脫不了棄子的命運。

「也當過日本兵，也當過國軍，也當過共軍，很悲哀就是了。台灣那時候景氣也不好，想說，說的待遇很好，大家就去參加，說難聽一點就是用騙的，用騙的、用拐的。」

——林余立，一九二七年生，日本海軍整備兵、國軍七十軍維修兵。

之前受軍事法庭審判，服刑歸來的盟國戰犯們呢？一抵達基隆港便像罪犯般被帶到警察局建檔指紋，並在刑警總隊等候有人作保領回，被警告「用看的、用聽的，但就是不要用說的，也不要加入任何組織」。更多是像簡傳枝這樣在二戰後進入集中營等待遣返機會的台籍日本兵，回到故鄉後低調過日，即便是在中南半島擊落過敵機的許崙墩，也始終不願透露戰鬥經歷；因為當國家變成另一個國家，社會變成另一個社

會，時代變成另一個時代，語言變成另一個語言時，「我是誰？」以及「我可以是誰？」成為了他們時刻自問卻難以向社會訴諸的疑惑。

就這樣，「祖國」既不協助聲討「帝國」不負的戰爭責任，又在國族框架下壓制台籍日本兵的歷史；所以我們不認識台籍日本兵，更不知道曾經在二戰期間被動員到南洋的二十多萬台灣人，其分布、其工作、其遭遇、其死亡；人權保障與人性尊嚴的不可得，終究讓一輩子都在爭取台籍兵權益的許昭榮，在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用自焚向當權者做出嚴厲抗議。^{註37}

記憶的戰爭

拋開誰是加害者／受害者的單一敘事，戰爭的記憶可以多元，以「台籍日本兵」為例，殖民者（日本）對被殖民者（台灣）的責任，被殖民者（台灣）對其他被殖民者（東南亞各國）的責任，殖民責任與戰爭責任的歸屬，以及個人、國家、社會各層面的複雜討論，都有助於我們更完整地認識戰爭所帶來的影響，並透過反省戰爭的過程，讓人的遭遇在記憶的過程中受到尊重，也能更加完整台灣的歷史。



台籍老師日本兵出征前。（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回到文章最初提到的青蛙料理，若能以理解其發展脈絡來破除既有印象，除了豐富飲食的多樣性，也能更加完整在地美食地圖；而將台籍日本兵放進戰爭記憶，就是把台灣放進戰爭記憶。如同陳千武在詩作〈信鴿〉所寫，「我底死，我忘記帶了回來」；因為透過記憶，台籍日本兵已重生在同胞的記憶當中，戰爭帶來的歷史經驗也同步餵養和平，許諾一塊以人權立國的土地。

註14：呂慈慧，〈潮間共生：阿美族重安部落潮間帶採集文化知識體系之研究〉，海洋委員會補助研究（二〇一九年十一月），頁二。

註15: 盧建銘, 〈採集與微型生態菜園的沃土生計〉,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九十八期(二〇一五年三月), 頁二六六一—二六八。

註16: 〈被淹沒的島嶼戰史: 高砂義勇隊〉, 《台灣光華雜誌》(一九九九年三月),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901882c4-fa7c-43b0-9337-d04091ef43d4>。

註17: 藍適齊, 〈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 從二次大戰的歷史記憶開始臺灣的「歷史和解」〉, 「歷史學柑仔店(kám-á-tiàm)」,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https://kamatiam.org/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

註18: 杜正宇, 〈論二戰時期的台灣大空襲(一九三八—一九四五)〉, 《國史館館刊》第五十一期(二〇一七年三月), 頁六五一—六七。

註19: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 美國海軍向停泊在越南聖雀岬港(Port Saint Jacques)的神靖丸號投下炸彈, 船隻沉沒; 船上五十九名台灣醫生, 只有十八人活著; 三百四十二位離鄉的台灣人, 只有九十五人獲救。《終戰那一天: 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台北: 衛城, 二〇一七), 頁一〇〇—一〇三。

註20: Kelasay格拉賽(岡田耕治、陳德儀)著、林哲次譯, 《一位高砂志願兵的摩羅泰島戰記》(台東: 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 二〇一七), 頁一三。

註21: 陳千武, 《活著回來: 日治時期, 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台中: 晨星, 一九九九), 頁一四。

註22: 馬翊航, 〈堇花, 紅十字與南十字星: 醫療者的故事〉, 《終戰那一天: 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台北: 衛城, 二〇一七), 頁八八—一一九。

註23: 沈昱廷, 〈烽火下的南洋軍夫台灣特設勤勞團〉, 《臺灣學通訊》第一〇〇期, 頁一七一—一九。

註24: 吳嘉宏, 〈大風起兮應遠行: 臺灣少年工的故事〉, 《終戰那一天: 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台北: 衛城, 二〇一七), 頁五一—八七。

註25: 〈臺灣特設勤勞團員林正興口述歷史〉, 陳柏棕記錄整理, 《歷史臺灣》第十期(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頁一四九—一六八。

註26: 陳千武, 《活著回來: 日治時期, 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台北: 晨星, 一九九九), 頁六八。

註27: 陳世芳, 軍事動員與少年飛行兵, <https://www.wacc.ntl.edu.tw/public/Attachment/4514107268.pdf>。

註28: 《奔流: 台灣兵的故事》, KMH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影片七分三十秒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hc50XjjMcY>。

註29: 沈昱廷, 〈烽火下的南洋軍夫台灣特設勤勞團〉, 《臺灣學通訊》第一〇〇期(二〇一七年七月), 頁一七一—一九。

註30: 《奔流: 台灣兵的故事》, KMH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影片三十四分二十五秒處。

註31: 杜正宇、呂宜璟、蔡宗宏編選, 〈台籍老兵的輓歌〉, 《寧願燒盡. 不願鏽壞: 許昭榮文獻選集》(台北: 內容力有限公司出版, 二〇一八)。

註32: 藍適齊, 〈在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臺籍戰犯〉, 《臺灣學通訊》第一〇〇期(二〇一七年七月), 頁二四—二五。

註33: 藍適齊, 《「台籍戰犯」、帝國崩解、與戰後國際秩序的重構: 台灣二戰史與「殖民戰爭責任」的新思考, 以及一併進行的建立「台籍戰犯」資料庫》,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期末報告(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註34: 陳千武, 〈女軍囑〉, 《活著回來: 日治時期, 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台北: 晨星, 一九九九), 頁三〇七。

註35: 蔣為文, 〈滯越台籍日本兵吳連義之案例研究〉, 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台北: 中央研究院, 二〇〇九)。

註36: 周永捷, 〈情繫逾甲子印尼感念李柏青義助獨立建國〉, 《臺灣學通訊》第一〇〇期(二〇一七年七月), 頁三一。

註37: 馬非白, 〈【被遺忘的歷史】錯亂時代下的台籍老兵自焚者: 許昭榮〉, 《想想副刊》(二〇一九年九月一日),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7836>。

食譜 ◎ 陳燕琪

蒜頭蛤蜊田雞湯

材料

田雞（虎皮蛙）：600公克

蛤蜊：300公克

清水：700毫升

蒜仁：80公克

薑片：20公克

米酒：50毫升

鹽巴：適量

九層塔：適量



作法

- ①用剛好淹過蛤蜊的水量加鹽巴使蛤蜊充分吐沙。
- ②取一湯鍋加700毫升水開火，待水滾，放入薑片、蒜仁，轉小火蓋上鍋蓋續煮。
- ③取另一湯鍋盛水，待水滾，將商家已事先處理過的虎皮蛙放入汆燙，再以冷水洗淨虎皮蛙外皮備用，切塊與否視個人喜好。
- ④將虎皮蛙和米酒放入煮有薑片、蒜仁那鍋，湯再度煮滾後的浮沫要完全撈除，轉小火煮到虎皮蛙熟透。
- ⑤放入已完成吐沙的蛤蜊，待蛤蜊全開後撈除浮沫，以鹽巴調整味道，上桌前下新鮮九層塔，完成蒜頭蛤蜊田雞湯。

三月十日下午的那碗魷魚粥：二二八事件與三月大屠殺

／黃惠貞



每到農曆過年時節，台灣各大城市年貨大街開市時，各種年菜南北貨隨採購人潮湧入，魷魚絲常常成為媒體檢視年貨漲跌的指標。加入魷魚乾的客家小炒也常是年節祭祀後牲禮的菜式出路。魷魚似乎總和漢人的過年扯上關係呢！

一般烹飪書籍都會說魷魚乾是香港食材，其實，香港也是進口來的。不同於章魚、烏賊、軟絲仔以及鎖管類來自近海的淺海及底棲環境中，魷魚類（柔魚科）則生存於大洋的表層或水體中。香港經濟較台灣發展更早、更國際化，也就更有能力自各地進口各類食材。知名的港式點心裡就有椒鹽魷魚、蒜蓉蒸魷魚、蒜蓉炒鮮魷，都是將魷魚以小蘇打粉充分泡發，再烹調成各式料理。另外還有香港國民小吃的咖哩魷魚魚蛋，將下雜魚類剔骨剝肉製成魚漿做成的魚丸、泡發的魷魚切片煮在濃稠的咖哩醬汁中，原先是街頭攤販小食，後來也成為海外港式餐廳的大菜，成為港式料理中的名菜。

對台灣人而言，由於四周海域缺乏可供商業捕撈的魷類資源，一九七〇年代前，本地供食用的魷魚清一色是來自日、韓等地的乾製品，價格相當昂貴，食用魷魚成為一種奢侈的消費行為。直到一九八四年以後，遠洋漁業開始成功開發阿根廷、福克蘭群島海域的魷魚漁場，台灣才從魷魚乾輸入國成為輸出國。魷魚乾的價格降低，作為零食的魷魚絲、以「大三牲」的豬肉、魷魚乾和豆乾炒成的「客家小炒」（客家地區原只稱為「炒肉」），以及街頭攤販小吃魷魚羹湯（麵）才普及起來。

時間再往上溯，魷魚乾在台灣史上還有一種鮮為人知的吃法：泡軟後解成細絲，煮成魷魚粥。當時，這可是高價且稀罕的進口貨，這批魷魚乾還是年節獲贈的禮物，這位煮粥的少婦李邱己妹女士可是個養尊處優的律師娘，她正準備將這鍋粥當作丈夫、小叔與來訪客人的下午點心。但是，直到六十一年後，她以百歲高齡闔眼的那一天，她都沒有等到丈夫李瑞漢歸來再喝那一碗粥。

良人已去，徒遺熱粥

李瑞漢出身於苗栗縣竹南鎮的地主家庭，畢業於日治時期唯一由台灣人自行辦學的台中一中，後來留學日本中央大學法科，先後取得辦理士（專利師）、辯護士（律師）專業證照，一九三〇年起在台北市大稻埕——當時北台灣商業最繁盛的地區——當開業律師。小他五歲的胞弟李瑞峰也追循他的學習路徑，留日成為律師，在宜蘭執業。兄弟兩人都是台灣接受現代法學教育和專業訓練的第一代律師，有錢、有社會地位，是地方的菁英、聞人，受人敬重，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人生勝利組。二次大戰結束後，李瑞漢還被選為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



李瑞漢。（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作為會長，在三月初，他召集台北市律師公會會員開會，檢討時局，提出「司法獨立」、「起用本省人」等改革建議，並無什麼激越言論，也未曾參加任何政治團體。^{註38}當年三月十日下午，李瑞漢兄弟以及同為律師的林連宗先生（當時也是省參議員及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正在李瑞漢家中的客廳聊天，一邊吃隔壁鄰居送的魷魚煮成的粥。突然間就被便衣警察和憲兵要求協助政府調查相關事務，以軍用吉普車載走，從此一去不回。李家女眷到處打聽他們的下落。當時，正值中央派遣軍隊來台進行軍事逮捕行動的清鄉時期，各地都有名人莫名遭逮捕、槍決的消息（三月十一日律師王添灯，三月十三日律師湯德章、三月十六日法官吳鴻麒、三月三十一日檢察官王育霖），每聽到某處出現屍體，李家女眷便前去認屍，皆無所得。經過數年，音訊杳然。後來，李家便把兩兄弟被抓的三月十日當作忌日，每逢該日便做魷魚粥以作紀念。

二二八事件？三月屠殺！

然而，李家兄弟沒參與政治團體，為什麼卻受難？難道就像許多人說的：國民黨就是要「有計畫地屠殺台灣菁英」？若如此論斷，其實也太簡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情勢了。

話說從頭。二戰之後，美國決定由中國部隊代表盟軍接收台灣。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日本宣布投降兩週後，台灣仕紳數十人即在林獻堂領軍下，組織「光復致敬團」前往上海、南京拜會中央部會成員，可見當時台人是歡迎國民政府接收的。但當時台人未必知道，國民政府體制最早進入台灣的卻是特務機關。



台灣光復致敬團至大陸拜訪，返台前夕攝於上海機場。前排左三為丘念台，左四為林獻堂，右三為葉榮鐘，右四陳逸松。（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軍統局^{註39}就派戴笠人馬在台北招募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吸收醫師、律師、各級公職人員等社會菁英。之後國民黨內各派系也憑藉各種關係進入台灣，相互角力；表面上是由陳儀主政，實則各派系把持不同勢力相互監視、競爭。

^{註40}一九四七年初，中華民國憲法預備施行，特務機關面臨改組、縮編壓力；此時發生了二二八事件，特務機關便抓住這個機會，要證明自身的重要性。

二月二十八日，長官公署開槍射殺請願民眾激起全台動亂後，警備總部和保密局即已經認定事變是「奸匪叛亂」，準備利用接收前建立的情報網將「奸匪」一網打盡。而保密局官方^{註41}同意暗中組織的「忠義服務隊」滲透入民意代表組成的「台北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註42}佯裝成處委會的治安組，表面上協助維持秩序，實則四處破壞、毆搶外省人，意圖製造中央派兵鎮壓的理由。不只是台北市，台南縣、基隆市、澎湖縣的處委會，花蓮青年團、台灣新生報社、中部青年自治同盟等各地政治組織、媒體都有保密局線民滲透，甚至捏造情報指控「青年思想奴化，做獨立復辟迷夢」，^{註43}或在各地秩序已見恢復時，還誇大「暴動已為台灣共黨所操縱」^{註44}的危急情勢。

另一方面，隨情勢變化，處委會角色從折衝者漸轉變為改革者，為回應民間要求而提出政治改革方案。但在保密局線民運作下，卻突然升高政治要求，大有要以處委會取代長官公署的氣焰，陳儀當下便下令解散處委會，並認定與之相關之政治團體為非法組織。陳儀一方面分化、欺騙處委會，一方面向迷信軍事力量的中央調兵請兵，待大軍三月八日自基隆登陸後，即以綏靖、清鄉行動等在中國大陸對付土匪、共產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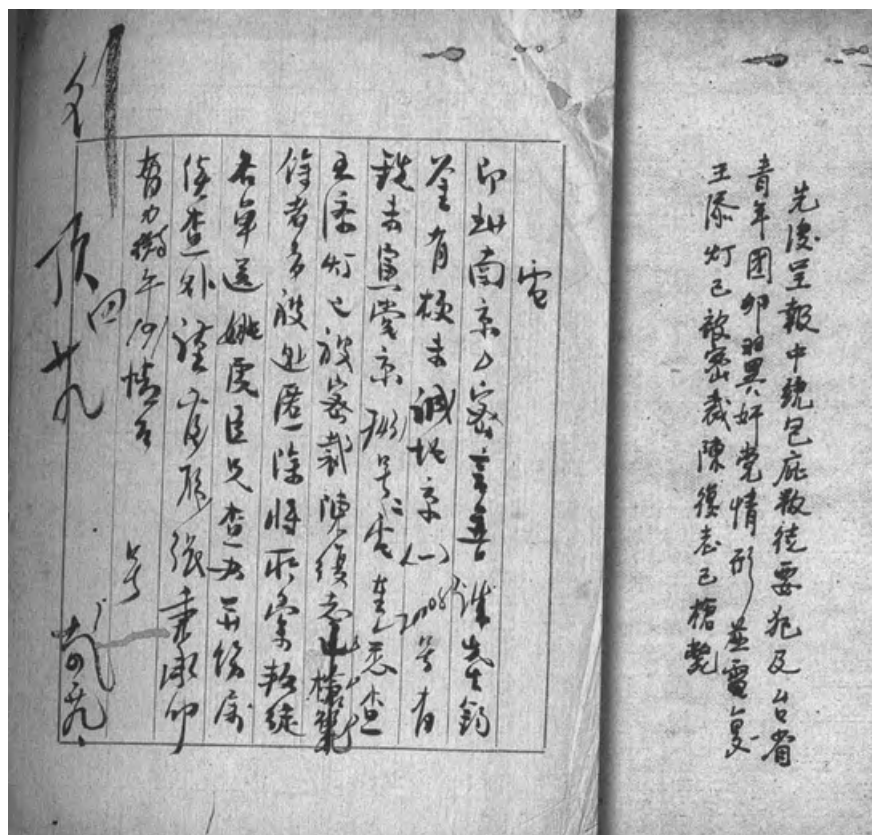
方法解決事件。

於血腥鎮壓同時，保密局台灣調查站則以「警備總部調查室」為掩護，以戰爭期間對付日本人、共產黨那套滲透、埋伏、暗殺的方法全力打擊「敵人」。與李瑞漢兄弟同為執業律師的王添灯，當時不但是省參議員，還是三青團台北分團副主任，但仍被調查站特務「密裁」，當其被殺資訊呈報給南京中央時，中央只詢問「由何人、奉何命予以制裁」，卻不問為什麼，也未曾制止或處罰這類非法的暗殺行為。

所以，雖說是「二二八」事件，但最多之傷亡卻發生在三月，當時駐台北的美國副領事葛超智（G.Kerr）即以「三月屠殺」向國務院報告此台灣事變經過。



王添灯。（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保密局呈報王添灯已被密裁。（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埋入時代漩渦中的冤屈

國民黨在「三月屠殺」中殺戮台灣菁英是事實，而背後涉及其派系鬥爭，以及與日本殖民政府迥然不同、台灣人相當陌生的滲透、埋伏、暗殺之統治手法。即使在新出土的檔案中，我們仍看不到李瑞漢兄弟參與任何政治組織、或為事件出頭，也未曾發現足以理解其受難的直接證據。但若了解當時國民黨在台的情勢，或許可以對李家兄弟所處的時代漩渦多一分體悟。

但無論如何，對李家人而言，一切的真相停留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下午四時兄弟二人及其友人被帶走的時刻，所有記憶凝結在那一碗涼透的魷魚粥裡。今天，當我們嚼著年節豐盛年貨留下的魷魚絲時，我們該怎麼看待這碗還埋著冤屈怨恨的魷魚粥呢？

延伸閱讀

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台北：自立晚報社，一九九〇）。

李筱峰、陳孟絹，《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二〇一五年增訂版）2》（台北，玉山社，二〇一五）。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台北，衛城，二〇一七）。

沈秀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台北，玉山社，二〇二〇）。

許雪姬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五》（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二〇一五—二〇一七）。

註38：歷史學者李筱峰綜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東亞圖書館的報章資料，以及受難家屬的訪談記錄寫成《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書，這也是第一本直接描述該事件受難者的專書。該書提到這碗魷魚粥的故事。

註39：軍統局前身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密查組，成立之初目標就是效忠蔣介石，其成員具有祕密身分，一方面保護蔣的安全，一方面蒐集反蔣情報，逮捕暗殺反蔣人士。軍統的作為也會和國民黨內的中統局產生內部鬥爭，一九四四年終中統局長被撤職永不錄用之後，中統局漸趨下風，軍統局較受蔣介石重視。一九四六年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並設有台灣調查站，在台建立特務網絡。

註40：此為政治史學者陳翠蓮在其最新研究《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一書中所指出。

註41：保密局同意忠義服務隊滲透一事，由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一書揭露，其根據是新出土的國家安全局「拂塵專案」與保密局台灣站檔案。

「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是二〇〇八年四月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購得的某情治人員遺留的相關檔案，其中有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和各組情治人員在台灣各地調查的史料，這是南京中央政府取得事件資訊的管道之一，也是目前僅見情治人員報告的原型。資料共有二百二十三件，一千六百多頁。

註42：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前身是台北市參議會成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二日改組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三日改組處委會加入各界代表，組「忠義服務隊」維持治安，四日處委會再改組為全省組織。

註43：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頁二六七。

註44：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頁二六九。

食譜 ◎ 黃文儀

魷魚粥

材料

乾魷魚：1尾

豬里肌肉：100公克

乾香菇：3朵

乾干貝：適量

蝦米：適量

紅蔥頭：3~4瓣

薑：1小段

芹菜：數枝

米：1杯（或用存飯）

水或高湯：8杯

調味料

鹽、醬油、糖、酒、白胡椒粉



作法

①魷魚泡軟切絲。

泡魷魚的方法：水加米酒或水加小蘇打粉，淹蓋魷魚，至少泡4小時，等到肉質變軟，色澤較淡即可使用。

②豬肉切絲，用適量的酒、鹽、糖、醬油、白胡椒粉抓醃。

③香菇泡軟，泡軟之後切絲，香菇水留著備用。

④乾干貝和蝦米用料理酒泡軟（用紹興酒浸泡，香氣更足），泡

乾貨的酒留著放入香菇水。

⑤紅蔥頭逆紋切片，薑切細絲，芹菜切珠末。

⑥起油鍋，放入紅蔥頭和薑絲，炒出香氣後放入香菇絲、干貝和蝦米同炒，小火煸出香氣；再放入豬肉絲，翻炒至豬肉變色，用少許醬油炆鍋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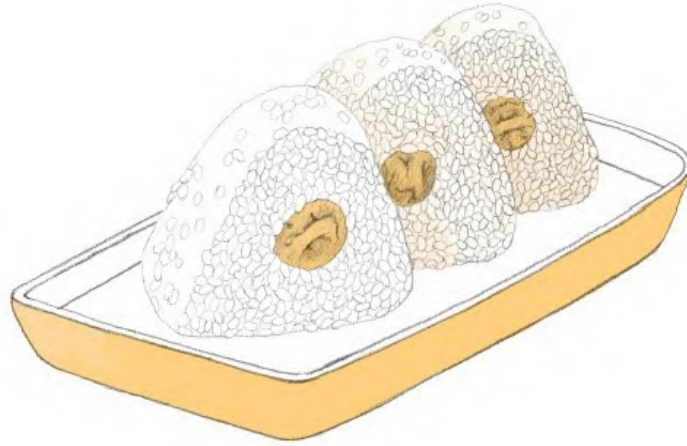
爆香料是台式鹹粥的起手式，不可省略！

⑦生米加上香菇酒水（或用高湯），米：水＝1：8（想吃稠一點就1：7），煮到米湯沸滾，加入爆香料，撒上適量的胡椒粉，小火慢煮。

⑧到米粒軟糜，加入魷魚絲，看到魷魚絲兩端微捲即是煮熟，再加入芹菜末，粥滾即可熄火，可以酌加鹽巴調整味道。

武裝台中：飯丸與二七部隊紀事

／陳燕琪



味覺的原點：土地

無論「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或「看天吃飯」，各地人們雖然隨著風土發展出不同的飲食文化，卻都抱持著相同的敬神愛鄉，「田頭田尾土地公」，對土地的愛護、對作物的珍惜，這就是味覺的原點。^{註45}

日治時期，受限於自然環境與物質條件，台人以蕃薯和稻米為主食，副食則以能儲存並節省開支、烹飪時間的自家種植的蔬菜及醃漬食物為最常見。^{註46}也凸顯老一輩台灣人「食飽未（tsiah-pá-buē）？」對身心安好的問候，畢竟在物質條件缺乏的年代，吃飽遠比營養或美味來得重要。

筆者曾訪問家族長輩們關於兒時的美味記憶，大抵是午後趁大人不注意的空檔溜進廚房，一手掀起飯鍋蓋，另一手用水沾濕後抓握一把飯，有時若來得及，還能在被發現前滴幾滴醬油，和手足們跑到水圳或田埂旁分食便是無比珍饈，連殘留在手上的鹹味都要舔盡不可，「現在看來哪有什麼，也不過就是飯丸啊。」

說起飯丸，大家的第一印象是現點現做的路邊攤「飯丸（pŋg-uân）」，還是超商貨架陳列的「飯糰（ONIGIRI）」？是圓柱狀、三角，還是球狀？採用的米飯種類？內餡是些什麼？以海苔包覆嗎？

日本平安時代（七九四—一一九二）的貴族舉辦宴會時，為了解決隨從吃的問題而發給便當，便當的內容通常是飯糰（ONIGIRI）加醃漬物的簡單餐點。^{註47}歌川廣重的繪畫可見「坐在地上歇息的旅人，在四國朝聖的行程中，從裝有飯糰和醃漬物的便當盒取食」。^{註48}

至於飯丸（pŋg-uân）據信是由江浙、上海移民帶來，最初是以糯米飯包覆油條、鹹菜、菜脯以及肉鬆的形式。然而無論冷熱或形狀或餡料種類，飯丸（pŋg-uân）和飯糰（ONIGIRI）的輕鬆攜帶與便利食用特性，讓它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那動盪年代中，處處有其身影。

當所得者並非所求

張燈結彩喜洋洋，勝利歌兒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莊，台灣光復不能忘。

不能忘，常思量，不能忘，常思量。國家恩惠情分深長，不能忘。

有錢難買真情意，有錢難買真爹娘，今朝重見天和地，八年血戰不能忘。

不能忘，常思量，不能忘，常思量。加緊建設為國增光，不能忘。

張燈結彩喜洋洋，光復歌兒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莊，民族精神不能忘。

不能忘，常思量，不能忘，常思量。中華民國地久天長，不能忘。

——陳波作詞，陳泗治作曲，《台灣光復紀念歌》。

二戰結束初期，台灣社會認同回歸祖國，大多歡欣鼓舞；過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無法實現的民主與自治，自一九四六年開始的各級參議員選舉，似乎可以期待「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只是，隨著接收人員的貪污腐化，以及軍警紀律不佳時有所聞，加上情勢愈加險峻的國共內戰，導致物價飛漲，民怨四起。能給予基本飽足的飯丸便成了救濟飢餓市民的選擇之一，甚至因此上報。

「本市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區隊隊長林連宗頃決定每禮拜炊作飯丸救濟貧民，其所需費用並不向外捐募，全部由林隊長暨隊員三十六人捐充。據悉，本市貧民一百六十二戶，數多至六百六十二人，日前物價高漲，生活困難嗷嗷待哺，腹堪憐。」

——林連宗義舉，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民報晚刊，臺中圖書館典藏。^{註49}

但，積壓已久的民怨終究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因大稻埕查緝私菸引發的陳文溪遭槍擊事件以及二十八日長官公署開槍事件，擴大成為全島性的反抗行動。三月一日行政長官公署宣布戒嚴，相較於各地陸續傳出軍警對民眾的濫暴與殘害，中部並未遭遇大規模屠殺，追究其原因，可以是一個以寡擊眾，為鄉土、為理念拚搏的故事。

我為人人：即便是烏合之眾

二二八事件中的兩條處理路線，有以地方仕紳、社會菁英為主的談判協商路線，和以一般群眾為主的抗爭行動。^{註50}三月二日下午官民合組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台北中山堂首度開會，行政長官陳儀透過電台廣播宣布將對事件寬大處理並改革省政時，楊逵、鍾逸人以及地方仕紳在台中座（即台中戲院，現址為中正路及繼光街口）舉行市民大會，會中選出謝雪紅為市民大會主席。三月三日早上在市民館（今民族路六十六號）成立中部地區作戰本部，宣示武力抗暴的決心，民眾攻下聚集國府士兵的教化會館（公園路、繼光街口）。

「一中、二中、工業學校、商業學校全部，師範學校都參加，沒有一個不參加的，可以說台灣人就是義憤了，到那個時候沒有一個說不好，沒有，應該跟他拚，大家都說應該要跟他拚。」

——陳養全，一九三〇年生，台中中區人，事件發生時，父母皆贊同獨子參加教化會館之戰。^{註51}

教化會館一役，國府軍隊出降，使民心振奮，隔天紛紛成立自衛隊

維護台中治安，取代全面失能的政府。

「台中公會堂（今中區自由路上）集中一群那些外省的那些婦人小孩老人都集中在那邊照顧他們得以生活，我們這些建國學校的學生和老師都是來到那邊服務輪流去照顧。」

——王清霜，一九二二年生，二二八事件時，擔任私立建國工藝學校教師，與學校師生將外省人集中於公會堂保護並提供飲食，是台灣知名漆藝家之一。^{註52}

三月四日清晨，民兵攻破干城營區（今東區南京路上），各路人馬聚集，包括黃金島率領的獨立治安隊，呂煥章率領的台中師範學校，何集淮率領的台中商業學校，以及謝雪紅擔任校長的建國工藝學校學生隊，決定成立民軍部隊，取名「二七部隊」，推選出鍾逸人擔任隊長，黃信卿擔任參謀。

「教化會館攻陷之後，那些人就集中往這邊來，這邊算一算就這樣下令叫他們整隊報數之後，有四百多個，我們就成立叫做二七部隊，因為要紀念二月二十七號晚上在台北大稻埕所發生的悲慘血腥事件。」

——鍾逸人，一九二一年生，戰後初期曾投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也曾擔任《和平日報》記者，二二八事件後參加二七部隊，受推舉為部隊長，事件後逃亡至汐止被捕，坐牢十七年。^{註53}

各地的抵抗組織構成分子複雜，以台中二七部隊為例，有台籍日本兵的退伍青年，有台灣共產黨成員，有教師，有學生，也有黑道，還有以台中女中、台中家政女學校和省立台中醫院的護理人員為主的女性青年，參加捏飯丸、照顧傷患的工作。



二七部隊紀念碑。（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而為了延長保存期限，米飯通常都泡過鹽水，所謂的飯丸也不過是泡過鹽水的、用雙手捏成團的純飯丸，好一點的會包有醃梅子，其實非常克難。

「那時候謝雪紅有帶那些學生軍出來街頭宣傳，腰部都掛手榴彈，穿著戰鬥服裝。另外一些學生，幾個都在卡車上在那宣傳，後來有一句我最記得就是她說『我們共產的蘋果你也要試吃看看』我才知道，夭壽這不就是共產黨這樣，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謝雪紅的背景，她是台灣共產黨的領袖。」

——黃炳松，一九三三年生，二二八事件時年僅十五歲，目睹慘烈的烏牛欄戰役。

「我跟汪玉蘭還有方義仲的妹妹（按：方梅英，這三位女生同班）三個人，就和莊野秋登上一輛舊巴士，車上都是參加二二八的年輕人，有從日本回來的，有在台灣念書的，我就和他們一起到了埔里。到埔里時我們也沒參加什麼……在埔里過了一夜，第二天，莊野秋帶我們到竹崎……回到家，爸爸一看到我，就叫我過去跪下，還打我一耳光。他很生氣地說：『為什麼女孩子要參加這樣的事情？』我說沒有參加，因為我們學校（台中師範附屬學校〔按：指該校簡易師範科〕）團體行動，負責照顧俘虜，一些外省人還有和外省人結婚的台灣人都集中在學校

裡，我們就照顧他們，是訓導主任問我們要不要做的。」

——高菊花。^{註54}

二二八事件能凝聚不同階級、職業、性別，就監察院二二八事件報告指出，此種「奉仕」（有服務、效力之意）精神與二戰末期台灣總督府推動「奉公運動」的訓練有關，此種我為人人的集體主義也在二二八事件中展現。^{註55}

三月八日下午憲兵第四團搭船登陸基隆進行掃蕩，一路南下。三月十二日國府二十一師逼近台中，二七部隊為避免在市區燃起戰火波及台中市民，決定撤離台中推進埔里。三月十四日國府二十一師兵分兩路攻打埔里前夕，謝雪紅與楊克煌先行遁逃，離開二七部隊。三月十五日晚上，副官古瑞雲以及突擊隊長陳明忠率領部分成員前往日月潭襲擊魚池派出所與國府二十一師的先遣部隊。

「他們即將要來攻，我們先下手這樣嘛，攻上去這樣。我這個突擊隊有二、三十個，其中差不多二十個去而已啦，還有這個師範學校的十幾個去，還有嘉義隊，對，總共三個隊湊一湊四、五十個搭車，總指揮是古瑞雲，等於是我做突擊隊隊長，師範學校的呂煥章做副隊長，他們才有機關槍，我們沒有機關槍，我們只有槍跟手榴彈，到底是多少人也不知道，只知道那個方向這樣而已。」

——陳明忠，一九二九年生，二二八事件時為台中農學院學生，參與教化會館之戰並加入二七部隊退守埔里後參與日月潭、烏牛欄戰役，坐牢二十一年。^{註56}

古瑞雲、陳明忠這一行人之後回到烏牛欄橋頭北岸（今愛蘭橋），結合守在南岸黃金島所率領的學生軍，共同會戰二十一師的軍隊。

生命的頹敗與韌性

三月十六日清晨，面對人數與裝備的懸殊，黃金島藉由地形以數十民兵智取挺進吊橋的上千兵力，造成國府二十一師不少傷亡。

「看到來一直打打打，到傍晚差不多四點的時候，我整日也沒有吃飯呢，也累了，要爬起來，剛爬起來而已就被打一個洞，（指胳膊窩）這裡一個洞。」

——陳明忠。^{註57}

但終究是一般民兵與正規軍隊的對抗，在二十一師派遣小隊另沿山路展開包抄後，二七部隊全面敗退，有些在散逃中犧牲。

「在坑底一個趴在牆壁上，在我推測可能是他剛要跑走，被人家打

到那裡，有看到亡者，沒看到開槍者，那坑底死了兩個。」

——詹明和，埔里耆老。^{註58}

「很可惜沒有人敢認屍，沒有人敢，他們的家屬還有親戚也沒人敢來認屍，所以聽他說，後來那個埔里鎮公所的財政科長潘基洲先生才派他們的清潔隊隊員一位姓詹的來這邊處理這些學生軍的屍體，所以很可憐，死者什麼姓名也不知道，埋屍在哪也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黃炳松，一九三三年生，二二八事件時年僅十五歲，目睹慘烈的烏牛欄戰役。^{註59}

民主的原點：人的意志

根據現有史料，有數百人曾加入二七部隊，可確認的名單共有五十人，而五十人當中，有二十六人被處死或下獄，十四人逃亡海外；二七部隊不見得是二二八事件中規模最大的武裝組織，烏牛欄戰役也不是中部最後一戰；當黃金島與隊員將武器掩埋再各自離開時，山區也還有民眾組成的游擊隊持續戰鬥著的話，烏牛欄戰役的價值是什麼？

「為了我們台灣，到最後剩兩顆子彈，要突圍的時候那四個卻死了，我想說，四個人，為了我們台灣犧牲，死四個人，為了什麼？」

——黃金島，一九二六年生，二〇一九年歿，二二八事件時目睹軍隊在台中市區濫殺，義憤下加入二七部隊任警備隊隊長，並在埔里指揮烏牛欄戰役，坐牢二十四年餘。^{註60}

五月十六日全台綏靖工作宣告完成並宣布戒嚴，改成立台灣省政府由魏道明擔任首任省主席；警備總司令由彭孟緝擔任。歷來各方對「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亡人數雖莫衷一是，^{註61}但肯定的是對生者留下難以抹滅的傷痛，噤若寒蟬的、流亡海外的、封閉自我的、為政權服務的，也還有繼續奮鬥的。選擇繼續奮鬥者，還會遭遇第二波民主運動的挫敗，在挫敗中猶原還會有選擇繼續奮鬥的，透過不斷的犧牲和持續的堅持，在第三波民主運動下獨裁者終於被迫做出妥協，完成台灣民主的百年追求。^{註62}

「烏牛欄之後就這樣整個都散光了，散了後這齣戲就結束，散了後我就一直逃亡……是感覺說對過去的事情不必後悔，……當時發生時正當年少應該發聲就發出來對不對，以後的後果那就要另外自己承擔，事實上說起來就是那麼回事。」

——蔡伯壘，一九二六年生，戰後擔任台中商業學校國語教師，坐

牢十年餘。^{註63}

回顧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即使是失敗的運動，如二七部隊抗暴，都代表在最艱困的時代，還存在捍衛鄉土、堅守民主，願意與不義政權一拚的人們；被記憶的失敗透過訴說，成為後人的啟發與滋養，在理解那些確實存有之後，我們才真正得先人傳承並與土地連結。



烏牛欄戰役紀念碑。（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註45}：胡川安，《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台北：時報出版，二〇一五），頁一七二。

註46：陳玉箴，《「台灣菜」的文化史：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體現》（台北：聯經出版，二〇二〇），頁八九—一一〇。

註47：宮崎正勝著，陳心慧譯，《餐桌上的日本史》（台北：遠足文化，二〇一六年修訂版），頁一九一。

註48：歌川廣重繪，「東海道五十三次細見圖會」（全十圖，村鐵出版，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刊行），收於日本國會國立圖書館。

註49：林連宗，時任台灣省律師公會理事長，三民主義青年團台中分團第一區隊長，第一屆台灣省參議員，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被推為代表，北上交涉聯絡；三月十日與律師李瑞漢、李瑞峰三人被軍警帶走，從此失聯。

註50：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台北：衛城，二〇一七），頁二二五。

註51：李佳懷導演，紀錄片《武裝台中：二七部隊，一九七四》，台中市新文化協會，二〇二〇。

註52：同註51。

註53：同註51。

註54：周婉窈，〈優雅內面的創傷：素描高菊花女士〉，《暴風雨下的中師》（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二〇一八）。

註55：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台北：衛城，二〇一七），頁二二七—二二八。

註56：同註51。

註57：同註51。

註58：同註51。

註59：同註51。

註60：同註51。

註61：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台北：衛城，二〇一七），頁三八七—三八八。

註62：陳翠蓮，《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自治的夢想》（台北：衛城，二〇一三），頁八—一二。

註63：同註51。

食譜 ◎ 陳燕琪

二七部隊的飯丸 (png-uan)

材料

米：隨個人喜好，這裡準備糙米和白米

燒海苔：1包（約30片）

餡料隨個人喜好，這裡準備鹽漬鮭魚、炸蝦、紀州南高梅、鰹魚香鬆、辣醃高菜（可以台式榨菜取代）、鹽昆布、明太子、鹽巴

作法

一、米飯

- ①取電鍋內鍋盛裝糙米。
- ②將糙米以清水快速淘洗2~3遍後瀝乾。
- ③依包裝說明加入固定水量後靜置1小時（白米可省去此步驟）。
- ④按下煮飯鍵，待飯煮熟後掀開鍋蓋，以飯勺由下往上的方向鬆開米粒，再蓋回鍋蓋燜15分鐘即可。

二、以中小火乾鍋煎熟鹽漬鮭魚後備用。

三、炸蝦

- ①製作天婦羅麵衣比例參考。

冰水：200毫升

蛋黃：1個

低筋麵粉：100公克

- ②帶尾蝦以清水洗淨後，用廚房紙巾拭乾後放入麵衣中。
- ③起油鍋，使炸油溫度到達180度（請用耐高溫油炸的油品，這裡使用芥花油）。
- ④將均勻裹上麵衣的帶尾蝦下鍋油炸至金黃即可撈起，放在廚房紙巾或瀝油網上，去除多餘的油備用。

四、組合

- ①炸蝦淋上天婦羅專用醬油（也可自行調味），將鹽漬鮭魚撥碎除刺，紀州南高梅去籽，以及明太子去膜.....等，備好所有餡料。
- ②準備一碗開水，用來沾濕雙手（或模具）讓捏製飯丸時不使米飯沾黏而影響捏合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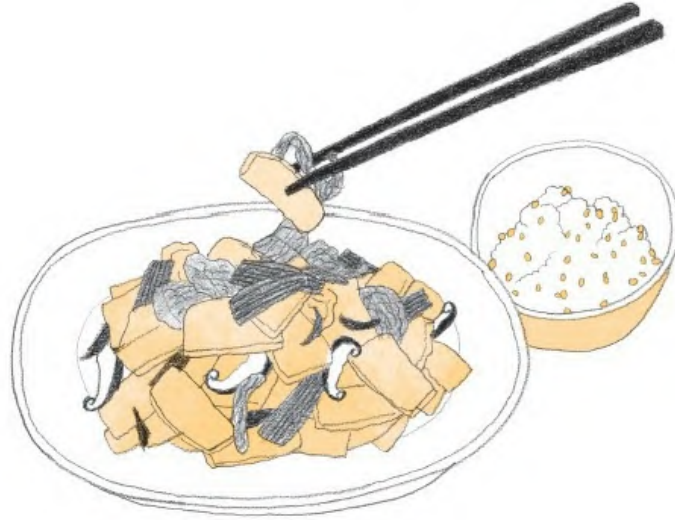
③手捏飯丸：沾濕雙手並取適量鹽巴塗抹，從飯鍋中取出適量的飯（普通大小的飯糰約使用半碗飯），利用雙手手掌捏出三角形，再用慣用手的大拇指、食指與中指整形，完成鹽味飯丸；其他口味則依照需要事先與餡料拌勻再使用（除了鹽味飯丸外皆不須再沾鹽巴）。模具飯丸：將模具浸水，從飯鍋取米飯填入模具的一半，放入餡料，再取米飯填滿模型，把模具的蓋子蓋上壓實後，將模型倒扣，取出成形的飯糰並包上海苔即可。

④將完成的飯丸盛盤即可食用。



山林裡的竹筍炒肉絲：樂信．瓦旦、 吾雍．雅達烏猶卡那與原住民族日

／黃惠貞



從容器變成食物的竹子

對漢人來說，特別是嶺南以南的漢人，竹子是生活必需；用作住屋的建材、交通工具的竹筏、寫字紙的紙漿、穿著的鞋子，還有拿來食用的竹筍。對原住民來說，竹子也很重要，但卻不是用來吃的竹筍，而是用來防衛的刺竹林、用來盛裝外出狩獵時食材的容器。

台灣原生竹類僅有綠竹和刺竹兩種，今日常見的孟宗竹、桂竹、麻竹都是日治時期才引進的經濟作物。今日原住民風味餐常見的竹筒飯是日治時期將散生類的竹林視為經濟作物，引進原住民部落之後才出現的。特別是用桂竹容裝燒烤，軟糯的米飯凝結成團，被具有香氣的竹內膜包覆的款式，更是近年原鄉旅遊興盛之後才出現的。^{註64}山中野菜餐廳常見的竹筍雞湯、竹筍炒肉絲則是山地資源融入漢族文化的菜式。現今原住民委員會羅列的民族菜餚裡就有竹筒飯（卑南族、鄒族都有）、花生竹筍、竹筒魚、落喬桂竹筍等竹林製品，而泰雅族主要居地的苗栗縣泰安鄉更是全國桂竹筍的最大生產地，這顯示經過百多年的生活變遷，竹子在原住民飲食和經濟生活中已經占有相當的重要性。

一盤竹筍炒肉絲、一叢原鄉中的竹林產物是原住民被漢化的象徵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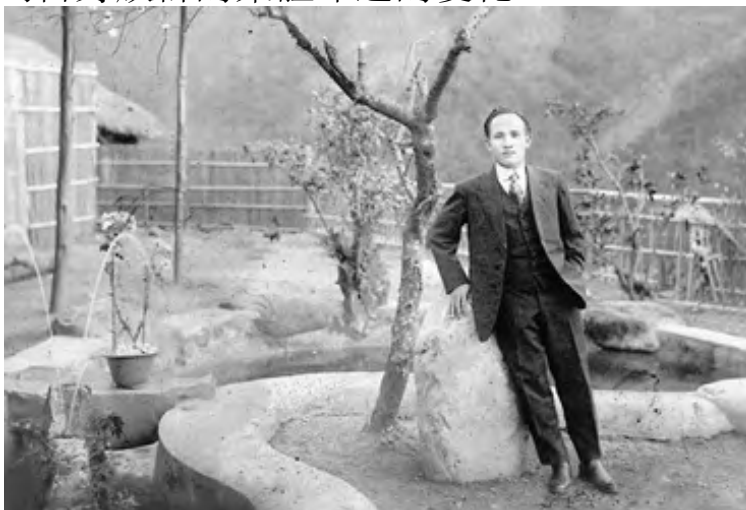
外來政權對原住民族的「治理」

對原住民來說，和外來者的接觸多是慘痛的經驗。荷治、鄭氏治台時期，原住民都曾被大量殺戮，其遺下的村社土地便成為漢人先民「筆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基礎。清治時期則是漢人大量來台，促使台灣成為以漢文化為主流的轉化時期。期間，雖有依照大清律例規定，漢人墾戶與原住民村社頭人訂定合法契約、繳交租金（所謂的蕃大租）以取得村社公有土地開墾獲利的平和的土地轉移故事，但這並不是大宗，更多發生的是漢人對原住民的詐欺、驅趕，甚至是將之視為藥材、食物，獵殺後剝肉、剔骨製成「蕃膏」藥的駭人行徑。^{註65}

延續著清政府積極進入台灣內山、後山征討不服統治的原住民的「開山撫蕃」策略，日本殖民政府也在平定漢人的抵抗後，先以長達數百公里的鐵絲網「隘勇線」圍堵原住民，再進一步為開採台灣的山地資源，以鎮壓討伐為主、威赫懷柔為輔，在原住民社會中展開同化和強制现代化的工作。戰後，接手統治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原住民的分類、政策、法規上多沿襲自日治時期，唯一的差異不過是從「日本化」的同化轉變為「中國化」。在官方思維裡，具有南島民族血統的原住民也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整體來說，一百多年來官方的作法，對原住民而言，「現代化」意味著與傳統生活絕對割裂、否認自身的文化，甚至血緣。

被「現代化」的原住民

日治時期，殖民者將西方文化轉譯為日本人理解的方式引入台灣，受到影響的不只有被稱為「本島人」的漢人，原住民也受到現代文化的衝擊。在接受現代化知識的同時，原住民一方面被迫改變了個人的生活方式，也認知到自身族群的集體命運的變化。



樂信．瓦旦攝於新竹州大溪郡自家庭院。（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瓦旦．燮促是泰雅族的總頭目，^{註66}世居北部山區的泰雅族自清代以來就是被統治者「開山撫蕃」的對象，族系被迫從三峽大豹溪向桃園角板山撤退，在日治時期又遭逢殖民者「理蕃計畫」的軍事攻擊，最後不得不投降，並且將長子以人質身分交給日本官員撫養，唯一條件是讓這孩子受新式教育。因此，他的兒子樂信．瓦旦改名為渡井三郎。一九二一年樂信從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今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成為台灣原住民第一位西醫，並回泰雅族部落為族人服務。因為現代化知識他成為日人和族人之間的協調者，並受到總督賞識而入贅愛媛縣望族日野家，再次更名為日野三郎。一九四〇年，前往日本參加「開國二千六百年慶典」，是高砂族唯一代表。之後，更成為總督府評議會員，是日治時期極少數擁有全台知名度的原住民。戰後，他又當選為台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且隨著政權轉移，他再更改漢名為林瑞昌——這是一九五四年他被槍決時判決書上的名字。

另一位原住民菁英是出生在特富野部落的鄒族領袖高一生，^{註67}他的家族就是在日本殖民者「理蕃政策」中成長的「現代化」原住民。他的父親阿巴里是歸順殖民者、第一代接受日本教育的部落領袖之一。而高一生自己則是受過完整師範教育（相當於今日大學畢業）的高等知識分子，在達邦擔任蕃童教育所教師兼駐在所巡查（日人警察教師合一的治

蕃模式），太平洋戰爭時期，擔任達邦青年團團長，領導族人「破除迷信」、「開墾荒地」、「推廣經濟作物」。他教導族人廣植麻竹、要求妻子研發竹筍相關菜色，戰後還成立新美農場，致力於改善鄒族人的經濟生活。他的子女在戰爭結束前也都受有良好教育，家裡有大量圖書，休閒生活是聆賞西洋古典音樂。由於具有在地領袖的聲望和能力，在二戰之後被接收的中華民國政府任命為第一任台南縣吳鳳鄉鄉長（鄒族人主要居住地，今日的嘉義縣阿里山鄉）。也就是說，他一家三代人的經歷正是鄒族菁英階級現代化的縮影。但這家族和高山民族發展的一切可能性，都隨著他在一九五四年因貪汙案及匪諜案被槍決時戛然終止。



高一生。（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這兩位不同族裔，但都受到日人現代化教育影響的原住民菁英，在他們取得現代化知識後，不圖追求個人身家的發達，更在意的是族人生活和各方面的改善。高一生、樂信、瓦旦這樣的原住民菁英終其一生在族人權益和外來統治者之間周旋，但在大日本帝國和中華民國這兩個皆具有太陽象徵的旗幟的政權之下，他們付出的是生命，以及身後名被汙蔑的代價。

被白色恐怖剷除的原住民菁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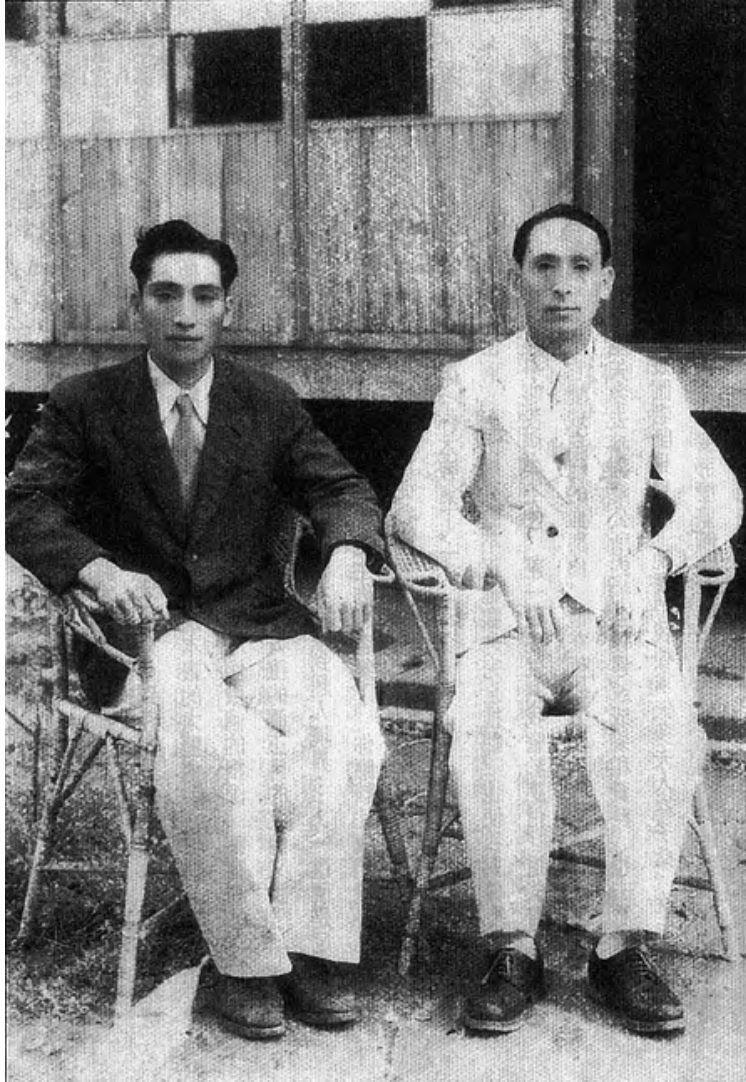
戰後，因著對新政府「光復」的期待，在殖民時期被迫同化的原住民期盼：

八年抗戰，日本投降，光復了台灣，可享受三民主義民族平等之德政.....光復了台灣，被日本追放後山的我們，應復歸祖先之地祭拜祖靈，是理所當然之事。光復台灣，我們也應該光復故鄉，否則光復祖國之喜何在？^{註68}

樂信．瓦旦向當時的地方政府提出〈復歸原社陳請書〉，希望返回故里，但被草草打回。高一生則在鄉長任上組織集體農場，協助改善族人經濟生活，並提出原住民族自治、要求政府歸還原住民土地。但是，這些訴求聽在統治者耳裡更像是「叛亂」。

一九五二年，樂信．瓦旦在省議員任內，遭到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以「高山族匪諜案」罪名逮捕，鄒族的高一生及其家人湯守仁（曾在山地招撫政策中，受命擔任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謀）、杜孝生（醫師）也同案被捕。因為鄉長職務、以及主持集體農場，高一生再被安上帳務不清、貪汙罪名。在關押兩年多後，同案六人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遭槍決。為平抑其族人可能的不滿聲浪，在關押期間，當局已經擬就一套「高一生等貪汙案行動辦法」，之後更印製日文傳單將其扭曲成阻礙山地生活進步、剝削鄉民的貪官。

諷刺的是，高一生遭槍決兩週之後，嘉義地檢署對其貪汙案做出不起訴處分，但為恐刺激鄉民，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還上呈保安司令部說：「擬函轉嘉義地檢處，將不起訴處分書勿再送達」。^{註69}從此，真相石沉大海，留下高家人獨自承受「匪諜」、「貪汙犯」罵名，千辛萬苦地忍辱偷生。^{註70}以及，原住民沒有能人，都是靠國家救濟的不重要的少數族群的社會印象。



高一生（右）與湯守仁。（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在自己土地上被歧視的人

白色恐怖之後，原住民集體權的爭取要遲到一九八〇年代政治解嚴才有機會再度被提起。解嚴後，本土化的風潮陣陣捲來，許多國人才逐漸從過去黨國教育的「大中華」視角轉向注意自身腳下的這片土地。還我土地、原住民正名、自治、設立專責機構等在一次次爭取原住民族權利的社運遊行中被呼籲。

一九九〇年代，原住民作為台灣最早住民的歷史身分終於被肯定，行政院成立原住民委員會。一九九四年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一九九七年第四次修憲，進一步將「原住民族」入憲。^{註71}二〇〇五年正式立法，將每年八月一日訂為「原住民族日」。

二〇一七年成立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要好好清算歷史的債務，調查真相回復原住民應有的權利。經過調查，二〇〇四—二〇一六年原住民認同稍稍從百分之一．九上升至百分之二．七，但是同時，已經正名的原住民十六族總人口數已經不及全國總人口數之百分之二，而居於「山地鄉」之原住民也只約占百分之二十三而已。原住民族是行將消逝的弱勢群族，而原野的山林則是回不去的故鄉！台灣原住民的存在足以證明台灣有獨特、有別於中華文化的歷史源頭，原住民的存在作為族群論述的一環，成為台灣國族論中的關鍵。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原住民卻常常不被看見。

二〇一六年蔡英文總統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文告中說：「泰雅族語裡真相叫做balay，很多真相叫sbalay就是和解的意思，每個人坦誠說出真相之後，長老邀大家一起喝一杯，讓過去的真的過去，這就是sbalay。」

今日，我們還遠遠無法言說原住民歷史的所有真相，怎麼一起喝一杯達成和解呢？擁有比較多人數和權力的漢人需要更加努力吧！

延伸閱讀

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台北：玉山社，二〇一八）。

高一生，《高一生獄中家書》（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二〇二〇）。

國家檔案局，《湯守仁案史料彙編一一二》（台北：國史館，二〇〇八）。

註64：高一生的長子高英傑先生在《拉拉庫斯的回憶》一書中說道：早期竹筒飯使用的是台灣原生綠竹，後來才改用桂竹。因為桂竹有特別的竹膜，煮出來的飯有天然的包膜以及特殊香氣。是今日原住民風味餐常見的菜色。

註65：胡傳《台灣日記與稟啟》（一八九二）、片岡巖《臺灣風俗誌》（一九二一）、總督府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傳教士馬偕的回憶錄也提到這些風俗和見聞。

註66：泰雅族的命名原則是父子連名制，在自己的名字後面加上父親的名字。樂信．瓦旦就是指瓦旦的兒子樂信。

註67：鄒族原名為吾雍．雅達烏猶卡那Uyongu Yatauyungana，父親死後，被日本郡守收養改名矢多一生，戰後再更改漢名為高一生。鄒族的取名方式是在個人名後面加上是族名和出生地，鄒族原居於玉山上，原有八個古老氏族，Yatauyungana是其中之一，改用漢名之後原氏族名和漢姓各有對應。Yatauyungana就是高氏家族。其他尚有安、楊、石、湯、梁、汪、方等。

註68：樂信．瓦旦，〈臺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請書〉。

註69：戴寶村，〈台灣原住民政治案件與山地管控（一九四五—一九五四）：以湯守仁案為中心〉。

註70：其長女高菊花（藝名派娜娜）原為小學教師，被迫改以歌唱維生，甚且被脅迫成為政府作為外交性招待的玩物。又因為政治案件家屬身分無法灌錄唱片，其優美歌聲甚至無法傳於後世（《派娜娜》影音專輯紀錄片）。

註71：「原住民族」一詞含有元民族其體權的概念，意思是以原住民集體為關照的單位，包括認同權、自決權、文化權、財產權／土地權，以及補償權（施正鋒《原住民族的集體權》）。

食譜 ◎ 陳燕琪

小米飯（約5人份）

* 考量一般家庭取得方式，以小米飯取代竹筒飯。

材料

白米：2杯（這裡用台中秈稻10號，來自冠宇以莉自然米）

小米：1/3杯（這裡用原生種糯小米）

作法

- ①小米1/3杯洗淨後泡水2小時。
- ②白米2杯洗淨後加入開水2杯，再加入已完成浸泡並瀝乾的小米，以電子鍋煮熟。
- ③打開鍋蓋攪拌均勻，蓋上鍋蓋繼續燜15分鐘即完成小米飯。



竹筍炒肉絲（約5人份）

材料

脆筍：1包（約320公克，脆筍指麻竹筍的頭部）

乾香菇：數朵（約10公克）

乾辣椒：1~2條

青蔥：1小把（約60公克）

梅花豬肉絲：1盒（約230公克）

調味料

1、醃肉用

醬油2小匙、米酒2小匙、白胡椒粉1/4小匙、太白粉4小匙。

2、最終調味用

鹽巴或醬油、白胡椒適量、砂糖1/2小匙。

作法

①脆筍以水浸泡2小時除去鹽分後瀝乾備用。

②乾香菇以冷水泡開後去蒂切絲備用。

③乾辣椒先切一條備用。

④青蔥洗淨後切段備用。

⑤豬肉絲以調味料1抓醃入味約20分鐘。

⑥以小火熱鍋，將豬肉絲下鍋炒至半熟。

⑦加入青蔥繼續拌炒。

⑧接著加入香菇絲，炒出香味後下筍絲拌炒。

⑨加入辣椒乾炒勻，最終調味後即可盛盤。





噤滯時光裡的將軍玫瑰：匪諜案與孫立人事件

／陳婉玲



添香增味，引花入饌

四時花卉不同，姿態各異，人們配合歲時節令，引花入饌。根據記載，唐以前，「花饌譜」散見於食學、本草學。其時，花饌或為療疾，或為養生。後來，對花的認識日益深廣，烹調技藝也逐日精進，花饌不只有食用上的意義，更是技藝的炫示、權勢的彰顯。相傳，武則天在遊園賞花時突發奇想，命宮女將百花與米相和搗碎，蒸製成糕，名為「百花糕」，每逢花朝之日，特以此賞賜群臣。宋代以後，續有花饌譜的出現。南宋林洪《山家清供》、明代戴義《養餘月令》、晚清徐珂《清稗類鈔》等，皆見各式花饌譜。不論作為主料、輔料、香料或色劑，花卉的運用及烹飪皆靈活多樣。從實用角度來看，花可賞、可食，具療效，與常民生活緊密依存。

從精神層次觀之，文人惜花、詠花，喜藉花形、花色，象徵人品。戰國楚國大夫屈原，受讒遭逐，寫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翻閱《離騷》，多見屈原以香草喻個我品德之馨香，託高潔之志趣，以「飲露」、「餐英」表明不與奸佞同流。此後，騷人墨客承續其意，藉詠花託言寄情。久之，花與人遂巧妙連結。提到陶淵明，腦裡浮現的是高潔隱逸的菊；述及周敦頤，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躍然紙上。像這樣花與人近乎等號的連結，非獨古人專有，一九五五年的台灣，亦有靜默根植的「將軍玫瑰」。

幽居歲月：第二市場裡的將軍玫瑰

彼時，第二市場裡，人們圍購一株株的「將軍玫瑰」，負責販售的是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張美英女士。每日早上，將軍夫人騎著腳踏車送孩子上學後，就到第二市場販售將軍親手栽植的玫瑰、花果，這些微薄的所得，將用以換取青菜豆腐。

孫立人將軍遭軟禁的前三年，薪俸遭拔除，收入頓失；不得退役，亦不能另尋差事。不剿匪的將軍，著軍裝、戴斗笠，修枝剪葉、種樹除草，而美英夫人則日日奔走於第二市場，販售水果與「將軍玫瑰」。和多數家庭一樣，變色的年代裡，撐持家庭完整性的，是靜默流轉的女性身影。

幽居的日子靜謐闐寂，只有雙眼的流動急切喧鬧。將軍所居屋宅後方，一棟三層樓高的建築，有眼凝視；屋左竹棚下一間什麼都不賣的小雜貨店，有眼窺探；提壺燒水的人、截聽電話的人……灼人眼眸流轉，警醒人將軍榮光已逝。

囚禁肉身、噤絕聲音，國家不只要人遲滯未來，最好連過往一併滅除。國防部史政局中關於孫立人將軍抗戰的史實被刪改；在台練兵的文件遭銷毀；國軍歷史館歷屆陸軍總司令照片，身影闕如；圓山太原五百

完人紀念碑，將軍所撰紀念文，名字遭剷；陸軍總部攝影室相關影像，悉皆燒燬；軍訓班畢業同學錄，不得保存；孫將軍親送幼年兵紀念玉照，限令收繳。國家說，配合行事，否則人人都有涉案嫌疑。



孫立人。（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抗日名將：榮光下的導火線

刪得了的記錄，刪不去的身體記憶。每日清晨，將軍飲過牛奶，總習慣性地轉動手腕，用開水輕輕刮除杯緣殘存的牛奶。那從緬甸帶回來的習慣，始於用開水刷洗已盡的煉乳罐頭。彼時，他在仁安羌為英軍解圍，打響「東方隆梅爾」之名；他的戰功斐然，親率新一軍使日軍節節敗退。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他，是抗日時期少數留美的軍官，更因二戰時的優異表現，在國際間擁有高度聲望。一九四九年，麥克阿瑟將軍曾親派飛機邀請孫將軍到東京會談。孫將軍在取得蔣介石同意後前往，麥克阿瑟表明，美國希望孫將軍承擔防衛台灣的责任，但孫將軍表示自己效忠蔣介石。回台以後，孫將軍雖將此事明白上呈，但與美的親近關係，埋下日後遭禁的導火線。

風雲詭譎的政局，最忌傳言，一九五〇年，傳聞美方有意放棄蔣介石，改推省主席吳國楨，軍事上任用親美的孫立人管理中華民國國軍，然而，傳聞終究是傳聞。六月，韓戰爆發，杜魯門總統下令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孫將軍主張藉此機會反攻大陸，同時希望取得軍事指揮權，蔣介石於日記中批評此舉實是「自不量力，只想藉美國之感情保護」^{註72}。留美的孫將軍，思想行事與派系與多數出身保定、黃埔軍系的

將領不同，^{註73}加上直言不諱的性格，在在深化蔣介石對他的戒心。

命運的交疊：郭廷亮與孫立人

棋局中，牽制將軍唯用兵；政局亦如是，國家手段尤為高明，是令將軍的卒成國家的兵。為牽制將軍，部將郭廷亮，被迫入局、成棋。

時間倒回一九四一年，剛滿二十歲的郭廷亮加入由孫立人領軍的新一軍，同在仁安羌打了漂亮的一役。然而，孫將軍的勝仗給了同為緬甸遠征軍的杜聿明極大壓力，於是，杜聿明擬造了子虛烏有的訊息向蔣中正密報，原有機會殲滅共軍的孫將軍，遭陣前換將，從東北遠調至台灣。一九四八年，群龍無首的新一軍，很快隨瀋陽陷落。由於郭廷亮在瀋陽時，曾結識白經文、白經武兄弟，情報單位據此線索認定郭廷亮為匪吸收。殘兵鳥獸離散，郭廷亮帶著在瀋陽認識的妻子，拿著共軍提供的解放證逃到台灣投靠孫將軍。

擬造的靶紙：「郭廷亮匪諜案」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許多人的一生從此錯軌。郭廷亮遭非法逮捕，不分晝夜地遭受刑求、拷問、逼供。偵訊官捏造毫無事實根據的口供和自白，威逼郭廷亮簽字，承認一九五五年任陸軍新第一軍榴砲營少校連長時，曾受意於孫將軍積極聯繫弟兄，串連部屬發動兵諜，進而意圖在屏東策動兵變。郭廷亮在歷經十晝夜的「老虎凳」^{註74}刑求後幾近崩潰。隨後，辦案官又帶來郭廷亮懷孕五個多月的妻、二歲的兒子與不到一歲的女兒前來，告知他，只要承認自己是匪諜，就能保全孫將軍。這場由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親自主持的誘騙計畫，目的在威逼郭廷亮扮演匪諜簽署自白書。國家如此行事，無非是為將結局導向孫立人有謀反、叛變的意圖。過程中，美方雖不斷表示關切，但國家皆以此為中華民國內政，美方不應插手，阻絕了美國的干涉。

這場刻意設計的「郭廷亮匪諜案」，受牽連者一百多人，經政工人員及保密局一年多的偵查，最後被起訴者計三十五人，郭廷亮遭判無期徒刑。

此際，靶紙已成，正待張弓！

沒有槍響的兵變：「孫立人兵變案」

白色羽箭出發了！

由無罪的「匪諜」證實的「兵變」案，使將軍官邸守門的衛兵變成憲兵。「政府要追究孫將軍應負的責任！」陳誠的話言猶在耳，總統府第一局長黃伯度、第二局長傅亞夫，隨即帶著郭廷亮等人的自白書與一張三百多名軍官被捕的名單前來，要求身為新一軍領導的孫將軍寫下「辭職簽呈」。空氣凝滯，將軍怒吼：「問心無愧，何咎之有，為什麼

要引咎辭職？」雙方不歡而散，是日，官邸電話被斷線。情勢升溫，近身參謀遭憲兵逮捕、訊問。「提出辭呈，三百多名部屬的生命可獲保全，否則若依法處刑，恐怕連孫家多人都性命難保。」一個人，生死事小，清白為要；然而，若事關三百名袍澤？未曾敗戰的常勝將軍，終於屈服，同意引咎辭職。辭職簽呈的撰寫費時一週，往返修改多達五次，終於寫出讓上面滿意的「自動引咎辭呈」。為便於監控，將軍被迫遷居偏僻狹小又便於監看的劍潭。以當時一般公教人員月薪二百元的情況，劍潭屋宅月租高達八千。將軍思量，不如移居台中，既可免除政府猜忌，又可為國家省下費用，遂自行買下台中向上路一座日式木造屋宅。僻靜的屋宅，前後左右皆水溝，時光行經，悉皆遲滯。那是噤絕的一九五五——一九八八年，靜默而喧擾的白色歲月。

鏽蝕的真相：葡萄乾陳情書

一九七五年總統蔣介石逝世，郭廷亮獲特赦，刑期由無期徒刑減為十五年，然自一九五五年入獄，郭廷亮實已服獄二十年，理應開釋回家的他，因一語：「上級給你指派了工作。」復遭禁於綠島，日子又緩緩推進八年。郭廷亮叮囑家人訪視時帶來葡萄乾，無人知曉時，便從口袋摸出牙籤，將葡萄乾插在上頭，沾著鏽鐵罐裡的鏽水，寫下遭受構陷、威逼的始末。紙盒上鏽蝕的水痕輕淺，但多年前偵訊的強光不減，他下意識撫著受刑的身軀，卻不明瞭體膚雖已復原，為什麼疼痛猶在？刑求的過程尚未盡訴，紙盒已到盡頭。郭志忠拼接一個又一個的紙盒訊息，於一九八一年向總統蔣經國提交陳情書。

國家暗地查訪陳情書虛實，次年，郭廷亮獲准恢復自由，警備司令部給了郭廷亮六十萬，要求他保守遭威逼的「匪諜」祕密。「回家以後，平平靜靜過生活，做一個與世無爭的隱士。」想方設法恢復孫將軍名譽的郭廷亮，將上級交代，拋諸腦後了。於是，郭廷亮再度被上層安排到綠島養鹿，鹿鳴呦呦，一去五年。

一紙匪諜自白書，暫停了郭廷亮的人生，也成功抽撤將軍原有的舞台，他們各居島嶼一方，各自定格三十三年。

霧漸散去：「忠義昭著，公道伸張」^{註75}

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一九八八年，社會掀起翻案風。為遮掩真相，國家欲將鹿場全數贈予郭廷亮，使其滯留綠島，使「無罪的匪諜」與「沒有槍響的兵變」真相沉寂，郭廷亮斷然拒絕了。擬造的靶紙已殘，礙於輿論，國家不得不撤除禁令，恢復將軍自由，那已是李登輝繼任為總統的時代了。

長期幽居，積鬱成疾，不可逆轉的時光，將將軍肉身帶往崩潰邊緣。霧，漸漸散了嗎？扭曲的真相是否大白？在緩慢與身體告別的過程

裡，將軍總是睡睡醒醒，滿口囁語：「他們是冤枉的，他們年輕，還有前途，我願承擔一切責任……。」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將軍彌留之際，猶一再訴說：「我是冤枉的……。」

將軍遠去，郭廷亮領導昔年同案難友，四處陳情。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孫將軍逝世週年，郭廷亮與新一軍同事相約祭拜。在獨自搭車返家換穿西裝時，卻意外從列車摔跌。因傷及後腦、左眼青腫，旋即陷入昏迷，郭廷亮被緊急送往桃園醫院急救，由於週末沒有醫生，次日才轉往台北榮民總醫院診治，然六十九歲的郭廷亮已回天乏術。關於墜月台一事，桃園地檢裁定，屬「單純交通事故」。

郭志忠為替父親洗冤，將父親出獄後詳加補充而未及公布的陳情書送交台北《中國時報》刊載。文中詳載被捕和受刑的經過，以及國家要他假扮假匪諜的曲折始末。籠罩著三十多年的「匪諜」與「兵變」迷霧，終於漸漸散去。

關於郭廷亮的「單純交通事故」，則要遲至二〇〇〇年，由朱泮源博士調閱當年郭廷亮在桃園醫院的X光會診單及電腦斷層掃描，方才證實郭廷亮之死，實是人為所造成。^{註76}威權的閹影未因解嚴而散去，撐過戒嚴時期的郭廷亮，在解嚴後四年，因翻案而喪命。時光噤滯，島嶼失語，此匪非匪，烏有兵變，裂變的人生皆不可逆轉，誰該為此負責？

重返孫將軍曾居的台北南昌路舊址，陽光朗朗，氣味甜膩，曾經的將軍官邸，今已成婚宴場址。刀叉聲迎來一道道「花團錦簇月常圓」、「魚躍龍門晉官爵」，甜膩加速遺忘，唯玫瑰香沁入歷史夾層，隱然昭示「此曾在」，鏗然的刀叉聲遂為金戈鐵馬的隱喻。相較於南昌官邸的甜膩喧譁，向上路官邸靜默如昔，不知不常開放的紀念館，玫瑰是否依然？



孫立人將軍官邸。（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參考書目

- 1、編委會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台北：學生書局，一九九二）。
- 2、沈克勤編著，《孫立人傳》（台北：學生書局，一九九八）。
- 3、鄭錦玉，《碧海鉤沉回憶思錄：孫立人將軍功業與冤案真相紀實》（台北：水牛出版社，二〇〇五）。
- 4、孫克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台北：學生書局，二〇一四）。
- 5、陳威伯、施靜宜，《餐芳譜：拈花作料理，古人與花的千古韻事》（台北：麥浩斯出版，二〇一五）。

網站資源

- 1、促轉會「轉型正義」資料庫，<https://twjtcdb.tjc.gov.tw/Search/Detail/23395>。
- 2、中國文化研究院：「中國花文化」，<https://chiculture.org.hk/tc/search?keywords=中國花文化>。

註72：林孝庭，〈離島突襲西方公司主導〉，世界新聞網，二〇一一年六月五日。

註73：國軍高級將領，大體以保定、黃埔兩處軍校出身者為主。保定在前，包括蔣中正、陳誠、周至柔等，人數較少而位高權重。黃埔則有「天子門生」的身價，人多勢眾。至於孫立人將軍，既有國內外大學畢業資格，又於美國讀軍校，回到軍中則被視為「異類」。彭歌，〈悲劇時代悲劇英雄：讀沈克勤著《孫立人傳》〉，載於《孫立人傳》，頁一〇一一。

註74：「老虎凳」是將人仰放捆綁在一張長凳上，在腳跟和凳面間加磚頭，一塊塊疊加，終至使人昏厥，甚至折斷小腿骨。

註75：一九九〇年，孫立人將軍病逝，靈前總統褒令書「忠義昭著，公道伸張」八字。

註76：病歷表中X光會診單及電腦斷層掃描顯示：郭廷亮頭部右頂骨及左顳骨骨折，因右頂骨骨折遭受重擊，導致硬腦膜下及蜘蛛網膜下腔出血，進而造成嚴重顱內出血及腦髓位移，最後引

致腦死。此二處並非郭廷亮墜月台碰撞處，而是早在列車上頭部左右兩邊已先受到鈍器重擊。沈克勤編著，〈郭廷亮「匪諜案」真相〉，載於《孫立人傳》，頁七四七。

食譜 ◎ 陳燕琪

玫瑰葡萄歐式麵包

材料

高筋麵粉：250公克

鹽巴：1小撮（以大拇指、食指、中指一起拿取鹽巴的量）

速發酵母：2.5公克

鮮奶：180毫升

玫瑰花醬：2大匙（約30公克）

葡萄乾：1小把

分量外的高筋麵粉



作法

- ①取鋼盆放入高筋麵粉、鹽巴、速發酵母混合均勻。
- ②倒進鮮奶、玫瑰花醬與葡萄乾，將所有材料仔細揉成團，揉好的麵團會呈現濕黏狀態。
- ③鋼盆蓋上保鮮膜後，放置冰箱冷藏約12小時。
- ④在乾淨桌面上撒一些高筋麵粉避免沾黏，雙手沾取麵粉後將鋼盆裡的麵團取出整成圓型。
- ⑤將整好的麵團放到鋪上烘焙紙的烤盤，並放進烤箱啟動發酵模式約1小時（夏季可以採取直接室溫發酵，冬季氣溫較低，就和1杯熱水一起放在密閉容器裡）。
- ⑥用細篩網在發酵完成的麵團上撒薄薄一層麵粉，再以銳利的刀子在麵團表面劃出喜好的形狀。
- ⑦烤箱以200度預熱，麵團進烤箱後先調整成180度烤10分鐘，接著調降為150度續烤20分鐘即可出爐（烘烤期間若麵團表面顏色已

達喜好程度，可在麵團上蓋鋁箔紙防止顏色持續加深）。



玫瑰花醬

材料

有機玫瑰花：200公克（只要無農藥，各品種皆可）

檸檬汁：100公克

白葡萄酒：160公克

細砂糖：160公克（約玫瑰花重量的60%~80%皆可）

植物性吉利丁粉：4公克

作法

- ①洗淨盛裝果醬用的玻璃瓶、蓋，放入沸水中大火滾煮5分鐘。
- ②將玻璃瓶、蓋倒扣晾乾或烘乾備用。
- ③玫瑰花瓣以清水沖洗後晾乾（或吹乾或脫水），帶有一些水分也沒有關係。
- ④用果汁機將玫瑰花瓣、檸檬汁、白酒打碎。
- ⑤將細砂糖加入吉利T粉中混合均勻。
- ⑥取一鍋倒入所有材料，開中火加熱到沸騰，過程中不斷攪拌沸騰後轉小火並持續熬煮攪拌約10分鐘。
- ⑦熄火且趁熱裝入已乾燥的玻璃瓶中，蓋緊瓶蓋並倒扣直到完全冷卻。室溫可保存約3個月，開封後則可以冰箱冷藏約1年。花醬可當抹醬，作為麵包、甜點材料，或加水直接稀釋飲用。



宿舍夾層裡的便當：施水環姊弟與有罪的左傾青年

／洪碧霞



一九五四年七月，台北臨沂街、金山南路附近的郵電宿舍裡，施水環（一九二五—一九五六）安靜地起身準備便當。菜色包括炸蝦、炸鯖魚、鹹鴨蛋、高麗菜、落花生，也許再加一顆鹽梅。^{註77} 然後，她用塊花布包裹著便當保溫，轉往房裡，小心翼翼地推開存放棉被的押入（放置棉被的櫃子），伸手移開上方天花板的木片；天花板上有一個年輕男子伸出手來，接過便當……那是他的弟弟施至成。姊弟倆這麼做已有兩年多，從一九五二年二月開始。

施水環是在藏匿弟弟嗎？是的，因為施至成是個逃犯。

他犯了什麼罪？



施水環，1940年代晚期。（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那個年代裡，左傾就可能有罪

那是一個恐共、防共到濫殺無辜的時代。一九四五年二戰後美蘇冷戰，導致民主自由的國度都在圍堵共產主義蔓延。一九四九年左派的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獲勝，得到中國大陸的政權，國民黨敗退來台。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民主國家更有理由激化對左派分子的仇視。

但台灣所謂左派知識分子，應該從一九三〇年代起全球流行左翼運動的脈絡來看。早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就有不少左翼文學家和工農運動；跟主張階級鬥爭的激進派共產黨不同，台灣的左派人士多站在窮困的與受壓迫的弱勢這邊，關心下層社會的苦難。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黨的腐敗與高壓統治摧毀了年輕人對中國的憧憬，這些左派人士才反過來對紅色祖國有所寄望，以為共產主義能為台灣人民帶來更好的生

活。部分大學生加入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學生工作委員會」，用學運的方式替學生爭取該有的權益。^{註78}

台大農學院植病系的施至成，就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加入了地下組織學委會台大本部支部。^{註79}

當時國民黨把爭奪政權的對手共產黨，視為整個國家的敵人，因此，如果加入了跟共產黨有關的任何組織，哪怕只是讀書會，都可能被視為匪諜和叛徒，絕不像今日這樣，只是一項政治選擇。

根據戒嚴時期《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死刑，不管是否為首謀。這就是當年國民黨政府用來殘害異己的「二條一」。而窩藏叛徒，凡「為叛徒徵募財物或供給金錢資產者」或「包庇或藏匿叛徒者」，都要處以重刑。林粵生是施至成的台大同學，他讓施至成在逃亡時在自己的單身宿舍停留一日一夜，並給他五十元作為交通費，因此被判十五年徒刑。^{註80}

那棟宿舍裡，改造是為了家人

讓我們回到一九五二年的一月。當時，情治單位在台大宿舍抓學委會成員，施至成脫逃，先至施水環同事郭傳峯家躲藏一個月，於二月起再由姊姊施水環藏匿在宿舍，直到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九日施水環被捕為止，共計兩年餘。^{註81}

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施水環是如何藏匿弟弟的？官方的判決全文，只說施至成藏匿於施水環宿舍，並未提到具體藏匿的地方。一般均指施水環把弟弟藏匿於宿舍天花板內，這個說法可能來自施水環的表兄陳清鈺，^{註82}但其中仍有很多細節值得推敲。

台灣建築與文化資產保存專家凌宗魁說：「木造建築改造彈性很大，把它想成積木，很容易隨使用者需求修改。」^{註83}施水環在弟弟被通緝時，沒有立刻把弟弟接過來，而是請同事郭傳峯先收留弟弟一個月；也就是，她有一個月的時間改造宿舍。她真有可能改造嗎？又改造了什麼？

日治時期郵務人員被視為判任官，官舍分成四種等級。本來因為台籍郵務員工被差別待遇的關係，施水環很有可能被分配到最小的丁種宿舍。但根據凌宗魁對台北臨沂街、金山南路一帶郵電宿舍的研判，應該比較接近台北遞信部高等官舍（亦即今李國鼎故居）。且施至成與同學共三個大男生初入大學時，曾暫住於施水環宿舍內，可見房子的坪數應該不小。^{註84}加上她是較為少數的女性員工，故很有可能跟女同事一起分配到兩戶雙併的丙種宿舍（樣子接近高等官舍，符合凌宗魁的觀察）。



日式住宅的屋頂結構（林之助紀念畫室屋頂）。（圖片提供：陳銘顯）

施水環確實有同宿舍之同事，即方玉琴；^{註85}方玉琴在施水環被捕後，受託幫施至成雇車逃亡而被判十三年。方玉琴始終否認知道施至成為在逃叛徒，雖經常見到施至成，且施水環曾吩咐過她不可告訴他人，但考慮到女生宿舍經常接待男性親屬，本來就不合規定，方玉琴所說應該屬實。這麼想來，所謂方玉琴與施水環同宿舍，極可能是隔壁間而非同室，則就印證了兩人分配到雙併宿舍的推測。那麼，施水環就有獨自隱密地改造宿舍的機會。

而施水環住的丙種官舍室內構造如何？雖然找不到直接史料，但從現存乙種官舍平面圖來研判，把下女部屋和浴室取消，大概就少了五坪，很接近丙種官舍。以此推想，上下兩層式的「押入」在無樓梯輔助下，很可能被改造成爬往屋頂的通道，只需將上方木板移開即可爬到天井（天花板），又有門板可以遮掩，鋪好的被單也可以減低聲音。但天井和押條（竿緣）都無法承載重量，一定得依靠著樑柱才行，推測施水環在天花板屋樑上多放了一大塊實木，讓弟弟有蹲坐的地方。而且日式宿舍屋頂多採「切妻造」斜頂，在樑柱之間保有較大的空間，並多設有透氣窗，不至於太過悶熱。

但問題來了，施至成有可能一整天不分日夜都待在天花板裡嗎？睡覺時如何才能不跌下來？

過去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有的人家會叫小孩子躲在地板下面，^{註86}可見日式建築的地板下是有空間的。通常日本的木造住宅從地面到一樓的地板的「床高」（地板高度）大概是四十五公分左右，台灣則提高到六十公分左右，以因應台灣高溫多濕的天氣。^{註87}有的日式住宅地板的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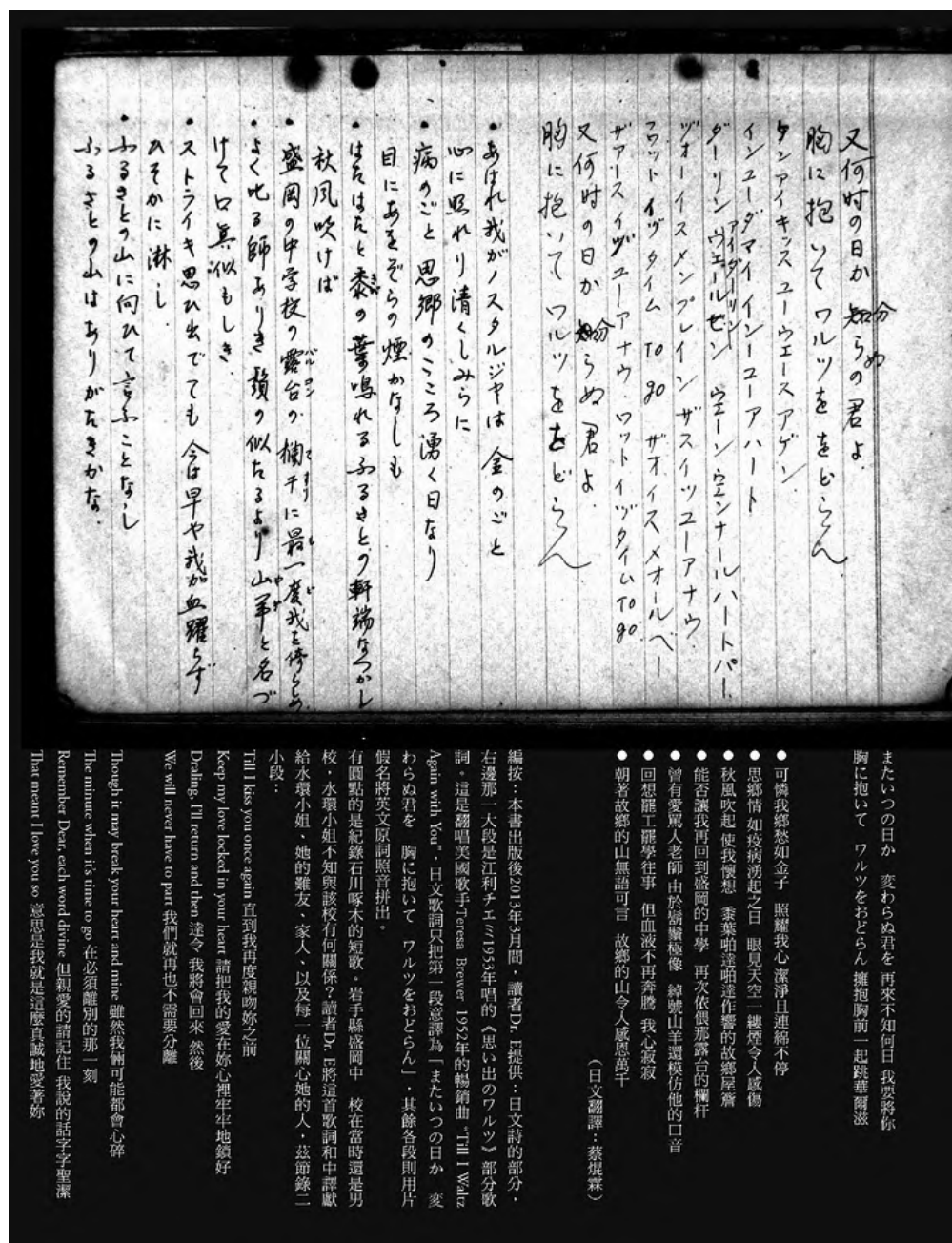
度甚至到七十五公分，特例還有一公尺高的。^{註88}因此，合理推測施至成白天躲在天花板裡，時刻保持警覺，晚上則下來到宿舍的地板下貼地睡覺。但若押入下方的木板可以打開通往地板下，很容易被特務發現，因此推估前往地板底下的通道可能是在「居間」（起居室）某塊榻榻米的下方，或是靠近炊事場的某塊木板下方。施水環可以事先在房屋地板下面鋪上一層磚頭或塗上一層厚水泥，再鋪上榻榻米或木板，隔開濕氣。在高達六十至七十五公分的空間裡，一個大人平躺或翻身應該是足夠的。

那份判決裡，構陷是為了什麼？

於是，就可以想見本文開頭那一幕：每天一早，施水環安靜地起身準備便當，遞給已經醒來爬到天花板上的弟弟。为了不引人注目，施水環偶爾以弟弟或弟弟同學來訪為由，^{註89}多採買些食物招待客人來掩人耳目，這就是方玉琴之所以看到施至成好幾次的原因。但食物還是不能買太多，因此姊弟兩人幾乎每天挨餓。施水環入獄時，體重只有三十八公斤，而施至成，更是骨瘦如柴。^{註90}

一九五四年的七月，告密者發現獨居的施水環卻煮了兩人份的飯菜，因而檢舉她；想必，是她要多煮些有慈母味道的飯菜幫弟弟補身子吧？^{註91}

僅是窩藏叛徒，施水環應該罪不及死，但為何最後會被判處死刑？在判決書上，施水環原判的罪名是顛覆政府罪。審核意見指稱施水環參加叛幫組織後，並為匪發展組織，吸收黨徒，及藏匿叛徒等，均屬惡性重大，支持死刑原判。^{註92}然而同案其他受難者認為施水環應該是被構陷的。^{註93}



施水環在軍法處所寫下的筆記。

（圖片提供：曹欽榮授權，書林出版有限公司提供，引用自《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二版）》P.512。）

構陷的事，要從戰後郵電人員待遇說起。施水環屬戰後留用的台籍郵電人員，他們跟外省籍正職員工同工不同酬，加上國語能力不佳，就給了共產黨進行工人運動與工人教育的機會。^{註94} 在這樣的背景下，施水環很有可能參與了左傾郵務工會所辦理的國語學校。而且，該校學生自組之「補習班同學會」所發行的刊物《野草》中，施水環曾經投過稿。

^{註95}並據施水環在軍法處所留下的筆記本，她用日文寫著：「回想罷工罷學往事，但血液不再奔騰，我心寂寂。」^{註96}可知她也有關心過或參與過左派的工運或學運，為弱勢的人們發聲。但應沒有參與任何共黨組織，因為以時間脈絡言，施水環若真的有參與過所謂叛幫組織，並為匪發展組織，她應早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國語補習班同學會的老師計梅真被抓後，就會被牽連進「郵電工委會案」。^{註97}可見如果不是因為之後藏匿弟弟施至成，被發現後再被誣陷曾參與過左派相關組織，施水環很有可能逃過一劫。但姊弟情深，弟弟有難時，姊姊怎能不伸出援手？

然而，在施至成躲藏的兩年多之中，國民黨特務為什麼沒辦法在施水環的宿舍裡搜出施至成？在施至成被通緝後，特務第一個嚴密監控的地點，理應是他的台南老家。所有親朋好友住的地方，也會被地毯式嚴格搜查過好幾遍。因此，施至成在逃亡的第一個月，先被藏匿在施水環同事郭傳峯家中，應是特務想不到的。在施水環宿舍已被徹底檢查過的情況下，或許反而因為宿舍所在離戒備森嚴的總統府與軍法處都在兩公里內，而應驗了那句「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讓特務不往施水環宿舍盯哨盤查；此外，推測多數外省籍特務不懂台灣日式建築天花板與地板尚有可藏人的空間，使得施至成得以在姊姊巧妙的安排下，藏匿在日式宿舍超過兩年之久。

白色恐怖時期，「保密防諜，人人有責」。若非有人告密，施水環也不會遭到逮捕。慶幸躲在宿舍天花板或地板內的施至成很冷靜，沒有被發現，且得以在特務離去之後，請姊姊同事方玉琴為他雇車離開。他先躲到表哥陳清鈺家，再去投靠大學同學林粵生一晚，然後繼續逃亡生涯，從此行蹤成謎。^{註98}如果他還活著，最想念的滋味，應該是姊姊在他躲藏時，為他準備的便當吧！

* 本文承蒙凌宗魁先生指正，非常感謝。本文有關左派入罪觀點，為作者個人觀點，讀者可自行分析。

施

水環，一九二五年生，台南市人。弟弟施至成，台大畢業，因牽連「台大支部案」逃亡兩年，一直躲在施水環宿舍天花板內。施水環因保護弟弟，再加上在台北郵電局服務時，認識同事錢靜芝、丁竊窺，牽連「郵電支部案」，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九日被捕。自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槍決日），囚於台北軍法處十九個月，前後寄出六十八封家書，述說她對家人殷切的思念。六十八封家書依原件逐字照錄。施家寡母信靠上帝，給予獄中的女兒信仰的支柱。施至成後來下落成謎，恐亦遭到不測。筆者曾透過信中所稱施家人受洗的台南永樂教會（現「看西街教會」），找尋施家親人現況，未能取得更多訊息。遺留下來的資料係由施至成大學好友林粵生提供，許多細節也已隨林先生去世而無法求證。



（後左起）施水環、丁竊窺、（前左起）張滄漢、吳東烈、施至成。

註77：這些菜色是從施水環在軍法處寫的家書〈六十九信〉裡歸納出來的。由於她跟弟弟施至成感情很好，在施家是同一個母親生的，從小相依為命，從水環身上理應可以窺見弟弟可食用的菜色種類。但在獄中的信件，受限於監禁的不自由，寫出的菜色一定比平時更局限，因此也很難確定這就是便當裡的菜色。不過，筆者認為懷念母親飯菜的味道，對躲藏兩年的施至成而言很合理，而施水環設法滿足弟弟，也可理解；因此，本文的便當菜色，就以施水環家書提到的為主體，加以推想。書信內容參見曹欽榮等採訪整理，《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台北，書林，二〇一二），頁四六六一五四五。

註78：林傳凱，〈學生工作委員會（一九四七—一九五〇）〉，收入陳俊宏總編輯，《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第六十九信》（台北，奇異果文創，二〇二〇），頁九八—一〇二。

註79：許進發，〈左傾知識青年的肅清：學生工作委員會案〉，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台北：台灣歷史學會出版），頁一〇三—一〇四。

註80：周婉窈，《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二〇一九），頁四三。

註81：施至成與施水環的官方資料都記載於丁窈窕的判決書裡，收入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https://twjcd.db.tjc.gov.tw/Search/Detail/16219>。

註82：林粵生與陳清鈺均因曾藏匿施至成而被判刑。陳清鈺的說法見於他在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寫的信，收錄在施明雄投書：〈白色恐怖時期遭殺的可能也是我們的親人！〉刊登於《蘋果日報》即時論壇，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180808/KJN2UA6C7R3MZKFXW4RPTKTA64/>。

註83：這是筆者聯繫凌宗魁先生，請教他有關施水環藏匿弟弟在天花板一事如何可能時，凌先生的回答。

註84：溫席昕，〈施水環〉，收入陳俊宏總編輯，《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第六十九信》（台北，奇異果文創，二〇二〇），頁一五。

註85：方玉琴的審判內容記載於丁窈窕的判決書裡。收入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https://twjcd.db.tjc.gov.tw/Search/Detail/16219>。

註86：這是凌宗魁分享給筆者的，是他研究所老師的說法。

註87：渡邊義孝作、高彩雯譯，《台灣日式建築紀行》（台北：時報文化，二〇一八），頁四〇。

註88：吳昱瑩，《圖解台灣日式住宅建築》（台中：晨星，二〇一八），頁二一八。

註89：施至成在台大的朋友張滄漢、葉子燦，被指曾在施水環藏匿施至成期間前往宿舍探視。見溫席昕，〈施水環〉，收入陳俊宏總編輯，《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第六十九信》（台北，奇異果文創，二〇二〇），頁一八。

註90：這是根據施水環表哥陳清鈺的說法，收錄在施明雄投書，同註82。

註91：何友倫，〈窩藏匪諜〉，收入陳俊宏總編輯，《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第六十九信》（台北，奇異果文創，二〇二〇），頁七六。

註92：曹欽榮等採訪整理，《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台北，書林，二〇一二），頁四六二—四六三。

註93：受難者說法指同案被判十五年徒刑的雷水淥的證言。見溫席昕，〈施水環〉，收入陳俊宏總編輯，《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第六十九信》（台北，奇異果文創，二〇二〇），頁一八。

註94：林傳凱，〈郵電工作委員會（一九四六—一九五〇）〉，收入陳俊宏總編輯，《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第六十九信》（台北，奇異果文創，二〇二〇），頁八三—八七。

註95：關於施水環究竟做了哪些跟共產組織有關的事，在此不直接採官方判決書中所說的，因為那些很有可能是刑求來的口供或誣陷。本文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有證據才算。施水環投稿於左派刊物《野草》，見溫席昕，〈施水環〉，收入陳俊宏總編輯，《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第六十九信》（台北，奇異果文創，二〇二〇），頁一九。

註96：施水環筆記由蔡焜霖翻譯，出自曹欽榮等採訪整理，《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二版）》（台北，書林，二〇二二），頁五一—二。

另對照林正慧〈一九五〇年代親共或左翼政治案件〉之研究，提到一九四九年「四月發生四六事件，七月，台灣省郵電管理局為郵電改組暨郵電員工分班過班的糾紛，發動請願行動」，應該就是施水環在筆記裡說的「罷工罷學往事」。林正慧文章收入張炎憲、陳美蓉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台北：台灣歷史學會出版），頁一四二。

註97：同註94，頁九—一九二。

註98：同註91。

食譜 ◎ 陳燕琪

鹹鴨蛋

* 參考「LALA CIARA-【自製鹹蛋】浸鹽水VS表面裹鹽兩種方法實測比較」 (<https://cialala.com/salted-egg/>)

材料

鴨蛋：12顆（也可選用雞蛋）

白醋：2大匙（約30毫升）

海鹽：約270公克（依實際容器做調整）

清水：約1700毫升（依實際容器做調整）

料理米酒：25公克（或其他40%以上的食用酒精）

八角：1粒（或個人喜好香料，可省略）

作法

①將蛋殼表面刷洗乾淨後取一鉢盆盛裝，倒入850毫升清水和白醋，浸泡約2小時以軟化蛋殼（過程中會起泡屬正常現象）。

②取另一鍋盛裝850毫升清水，與海鹽、八角一同煮滾後放涼備用。

③取出鴨蛋再度沖洗清潔並擦乾。

④拿乾淨的玻璃容器，放進鴨蛋、鹽水，以及米酒後密封；放置陰涼處約28天即可開封食用。



蒜炒高麗菜



材料

高麗菜：半顆 蒜頭：2顆
枸杞：適量 開水：適量 鹽巴：適量

作法

- ①將高麗菜葉剝開洗淨，切除高麗菜的硬莖後依個人喜好決定寬度切絲，硬莖處則切細絲以縮短烹調時間。
- ②開中火，起油鍋，下蒜頭爆香。
- ③放入高麗菜和枸杞拌炒。
- ④倒進適量水後蓋上鍋蓋燜煮約1分鐘，待高麗菜熟透即可盛盤備用。

炸物

材料

去殼帶尾蝦：數隻

敏豆：1小把

冰水：400毫升

低筋麵粉：200公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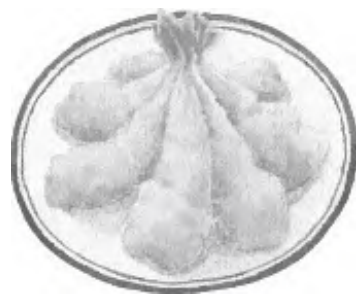
薄鹽鯖魚：數片

天婦羅麵衣（參考比例）

蛋黃：2個

芥花油：約1公升

（或耐高溫油炸的油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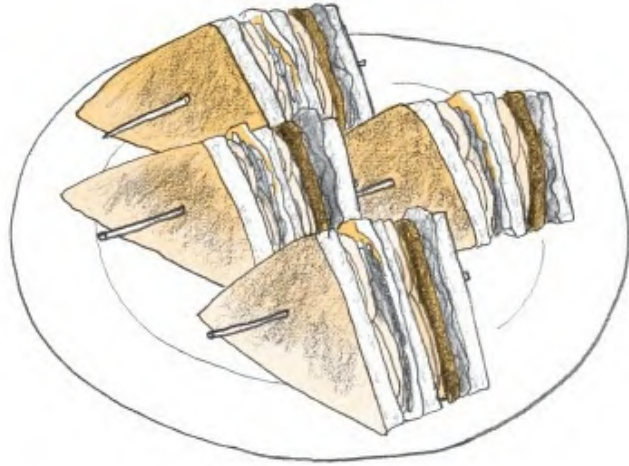


作法

- ①蝦以清水洗淨後，用廚房紙巾拭乾備用。
- ②魚以清水洗淨後，用廚房紙巾拭乾並切片備用。
- ③敏豆摘去頭尾，以清水沖洗後切段，並用廚房紙巾拭乾備用。
- ④將冰水和蛋黃先行攪拌，再倒入麵粉混合，完成麵衣調配（量少者材料減半即可）。
- ⑤起油鍋，使炸油溫度到達180度。
- ⑥將蝦、魚、敏豆依序放入麵衣中，確認均勻裹上麵衣後下鍋油炸至金黃即可撈起，放在廚房紙巾或瀝油網上，去除多餘的油。
- ⑦取便當盒盛飯，進行擺盤。

總匯三明治：背後那一段被遺忘的反美的歷史

／黃惠貞



獨步全球的總匯三明治

台灣人好吃也懂吃，除了傳統小吃美食之外，對異國飲食接受度也高，而且這些異國美食傳入台灣之後，總能在台灣人的巧手慧思下轉換，甚至發揚光大成為獨具特色的新東西，總匯三明治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十八世紀時，英格蘭的第四任三明治伯爵（John Montagu, 4th Earl of Sandwich）不想因為肚子餓而中斷牌局離開牌桌用餐，於是，他的僕人便提供他兩片麵包夾上少許冷醃肉、醬汁和起司片的簡易餐點，好讓他方便用手拿著吃而不必離開牌桌。飲食學者進一步考據認為這並非伯爵家僕的獨到創意，而是在地中海地區旅行時受到希臘、土耳其人餐前小菜（*mezze*）的啟發。後來，伯爵的吃法在貴族圈中流行起來，鼎鼎大名的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將這餐點以三明治

（*sandwich*）命名記錄在日記裡，從此這道餐點便以該名廣為人知，並跟隨當時的移民潮帶到北美洲，到十九世紀初，美國的烹飪書便已經出現三明治的食譜了。在美國最常見的三明治版本是夾入培根、萵苣生菜、番茄組成的基本款，俗稱為B.L.T.三明治。後來，紐約某知名俱樂部（*nightclub*）的廚師把香煎雞胸肉加入做成較豪華的俱樂部版本

（*club sandwich*）。^{註99}而俱樂部（*nightclub*）這一新式社交場傳到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上海，被翻譯為「夜總會」，*club sandwich*就被翻譯為「總會三明治」。

對台灣人而言，西式食物的傳入可以回溯至清末開港時期，西人喜愛的咖啡、巧克力、牛奶糖都在此時首出現於台灣人的餐桌。日治時期，台灣也出現一些西式餐廳、賣咖啡的喫茶店，但真正引入「總會三明治」使其於台灣流行的是一九六〇年代的駐台美軍俱樂部。曾經在美軍俱樂部工作的台灣人在那裡學會了許多西式餐點，在美軍離開後自行創業，把「總會三明治」加入更多台灣人喜愛的食材，放在早餐店裡販售。一九八〇年代，隨著工業化腳步，通勤工作者增多，外食普遍以及早餐店的連鎖化，難以望文生義的「總會」一詞被「總匯」取代，並且按照字義自行演繹，加入更多樣例如：肉鬆、煎蛋、豬肉排等台灣在地人喜愛的食材，成為名符其實的「總匯三明治」。^{註100}至此，*club sandwich*已經遠離它的美國祖先，成為外國人驚嘆不已的台灣特色了。但台灣與美軍俱樂部的緣分，得從一九四九年開始說起……

為台灣帶來美式文化的駐台美軍

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共軍已經輕鬆取下長江下游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後，國共內戰的烽火正在廣州城蔓延；自中日戰爭以來即積極介入調停國共衝突的美國政府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正式全名是：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指稱蔣介石政府應該為國共戰爭中的失敗負最大責任，執政的杜魯門政府撤回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只想盡快從中國內戰的泥淖中開脫，放任國民黨自生自滅。直至中共以「抗美援朝」為理由主動派遣志願兵支援朝鮮戰場，美國才驚覺錯估中共的意圖。

一九五一年美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成立〈聯防互助協定〉，派遣軍事顧問團來台，同時也增援大批美援物資給予國民黨政府，助其穩定在台灣的統治。韓戰停戰協定簽訂後，一九五四年更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開啟美台軍事、經濟關係緊密合作的時期，直至一九七一年美國外交政策轉變，謀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而一九七八年底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確定，斷絕對中華民國之法律承認，一九七九年五月最後一批美軍離台。一九八〇年五月，持續二十餘年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也一併終止了。

長達二十五年的美軍駐台時期，一般民眾對於美國在台的實際軍事運作未必清楚知曉，但是，美軍官兵及其眷屬居住之處儼然成為一個美國文化的「飛地」，^{註101} 美式飲食、服飾、生活器物，乃至於建築物風格、音樂類型、圖書思想等，對於當時處於戒嚴時期，出版、文化各方面受到嚴格管控的台灣人來說不啻是個呼吸自由的窗口，甚至也是尋求掙脫出走的助力。那時在台灣南北都市都設有的美國新聞文化處圖書館，就是年輕學子借閱西方文學、思想書籍的好地方，而「美援」援助的麵粉、大豆等物資也改變了台灣人的飲食習慣。為了推廣麵粉的使用，台灣官方還成立「麵食推廣委員會」和美國小麥協會合作設立「烘焙技術訓練班」^{註102} 開授製作麵包、西點的補習課程，以利增加麵粉的利用度和食用量，今日台灣人普遍接受的麵食正是當時在美國勢力下「麵食推廣運動」的成果。直到今日，台北市中山北路、天母、陽明山地區、新竹市光復路、台中市西區等處原為駐台美軍官兵及其眷屬居住的社區，都還留有美式鄉村風格的建築，和街道格局，或改建為新世代追求異國情調的特色餐廳，或僅留存著「美村」、「中美」、「華美」等街道名稱供後人推想。而此時期親美的國家政策，也影響了各級學校的英語教育傾向於美式發音和美式文化的介紹，原為駐台美軍提供新聞、娛樂的美軍電台^{註103} 及其後繼的ICRT電台也成為年輕學子學習美式英語、認識美國流行音樂文化的重要媒介。至此，台灣人早已不復記憶二次大戰期間美國軍機轟炸台灣的歷史（媒體報導、歷史教科書也完全不會提起）。一九七〇年代，台灣社會還有「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順口溜，美國是多數留學生的目的國，也是那幾個世代青年的夢想國度呢！

突然發生的五二四反美事件

但在美軍駐台初期也曾發生過一起引發民眾反美情緒的事件，那日是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中華民國少校劉自然在駐台美軍宿舍區（位於今陽明山地區）被槍殺了。這樣明目張膽的殺人事件，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是非常駭人聽聞的。事發後，行凶者立刻被當地的警察局人員逮捕，也製作了筆錄，正準備將之移送至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進行審訊，但是，行凶者雷諾上士（Robert G.Reynolds）是駐台美軍顧問團成員之一，依法他享有外交豁免權，因此，這起刑事案件本國地方法院並無管轄權。最後在雙方政府高層協商下，該案由八名美國憲兵組成的軍事法庭於台北美軍顧問團的總部內進行審判，雖然輿論一片譁然，但兇嫌只以「故意誤殺罪」被起訴。案情雖有諸多疑點（迄今仍無法釐清），但至五月二十三日，該法庭仍判決雷諾上士無罪，而且被當庭開釋。隔天，他與家人迅速飛離台灣。

案件至此，受害者的家屬覺得正義未被伸張，隔日，劉自然少校的妻子奧特華身著黑色喪服；手持中英文書寫「殺人者無罪嗎？」、「我控訴，我抗議」的看板到美國駐台大使館（位於今日台北市中山北路）前抗議。由於此時是戒嚴時期，所有聚眾陳情、抗議事件都是被嚴格禁止的，而且台（中華民國）美有正式邦交和軍事協防的合作。但是，這個不尋常的行為並沒有被及時制止，當時的台北市警察局面對奧特華的抗議並沒有任何的管制動作，當下她還接受黨營的中國廣播公司記者的現場採訪，利用廣播的即時性向社會大眾訴說她的不滿和委屈。她聲淚俱下地控訴經由廣播新聞迅速傳開，當天中午左右，即有越來越多的群眾包圍住大使館。之後，突然有人得到消息，宣告殺人嫌犯已經離境回美，部分情緒激動的市民開始對大使館建築丟出石頭、棍棒、磚塊，然後翻牆進入館內，砸毀汽車、撕毀大使館上的美國國旗，破壞室內家具、搜出文件燒毀，還毆傷使館內人員。暴力行為波及鄰近的美國新聞處、美軍駐台總部，混亂時間長達十個小時。直到傍晚，台北衛戍總司令部才宣布對台北市區、陽明山（美軍眷屬宿舍區所在地）進行「戒嚴」，並實施宵禁。軍隊進駐市區，以水龍頭、瓦斯槍執行清場，過程中有三人死亡，數十人受傷，一百多人（包含數名記者）被逮捕。

（事後，其中的四十人遭判處六個月到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在美國駐台大使的抗議下，外交部長和駐美大使也銜命正式向美國道歉。當局為避免暴亂動搖美台關係，將這波戒嚴持續至六月底，一直到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公開宣告「美國遠東政策不因台北騷動而有任何影響」時，這波突如其來因反美抗爭而產生的政治危機才宣告解除。



民眾不滿美軍雷諾上士的判決，聚集美國駐台大使館前陳情抗議。（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這起在美台密切合作初期爆發的反美事件起因為何，迄今未有定論。事後，許多資料和報導都認為這和國民黨高層的路線分歧有關，而且和蔣經國及其主導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勢力在幕後策動脫不了關係。^{註104}劉自然案件判決無罪出爐當天，外交部長葉公超還約見美國使館人員表達抗議要求重審案件。而戒嚴時期唯一被核准發行的三大報都以社論嚴厲譴責該判決，乃至於受害者家屬的控訴報導、抗議群眾的過激言行都像是被高層默許或安排好的。事件後隔天，美軍顧問團向美國國防部報告，認為事件是「早有預謀的安排」，三天後，美國大使藍欽（Kar L. Rankin）親自到士林官邸詰問蔣介石，是否發動事件者影響力

夠大才使軍警不出動以制止暴動。九月中旬，奉派來台調查此案的美國總統特助李察志（J. Richards）也曾表達美國政界盛傳蔣經國領導的救國團在此事件中「扮演積極角色」。^{註105}上述說法在當時都遭蔣介石總統否認，蔣經國本人也曾在美國親國民黨的刊物中聲明：「只有兩個理由才會使我反美：我瘋了或者我是個叛徒。」^{註106}

五二四事件發生之時，蔣介石總統人在日月潭度假，事發後才趕回台北處理危機。為了給美方一個交代，他先將台北衛戍司令、憲兵司令、台灣省警務處長免職，隔年六月修訂〈出版法〉增加撤銷登記的處分內容（事件前立法院曾強烈反對立法），以加強言論控制。同時，將軍、警、保安機關裁併整合為「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由他本人自行督管，並任命同為保定軍校出身的黃鎮球為總司令。這是白色恐怖時期執行文化審查、郵電檢查、電話通訊監聽、情報等最重要的情治機關。



激動的抗議人士對美國駐台大使館丟擲石頭、棍棒，甚至有人衝進館內破壞家具、燒毀文件，導致大使館損失慘重。（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牽連記者的案外案

五二四事件被捕的許多民眾包括數名記者，當暴力滋事的多名民眾被視此為「不幸事件」的執政當局輕判時，兩名積極報導事件的《民眾日報》編輯林振霆、《聯合報》記者戴獨行卻被控以叛亂罪名。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的起訴書上指稱林振霆「參加朱毛匪黨，來台後於方向文輯雜誌撰寫『小塊文章』一文攻擊政府宣揚匪黨理論，受指示團結上海中國新聞專科學校同學滲透各報館（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戴獨行則被控「讀書時期閱讀匪黨理論書籍並參與學潮，來台後繼續與匪黨分子研討，且明知林君為匪諜未予檢舉（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或縱容之者）」。最後，林振霆被依照《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意圖顛覆政府並著

手實行」判處死刑，後減為無期徒刑，實際坐牢二十七年。戴獨行則根據《檢肅匪諜條例》被處五年有期徒刑、財產被沒收。同案遭受牽連的還有兩人的私立上海新聞專科學校前後期同學，都被指控是「潛伏匪諜，奉命等候解放接收報紙」。^{註107}在威權統治時期，報導事件的記者比進行政府默許的滋事群眾更被忌憚，受到的壓迫也更可怕。

五二四事件中兩個「愛國青年」的差異人生路

五二四事件中參與反美抗爭出現許多戴有「青年反共救國團」（由蔣經國創立領導）團徽的青年，據說是由當時成功高中的教官帶到現場的。^{註108}當時也是成功高中學生的陳映真和陳中統也參與抗爭，還留下新聞照片。^{註109}當時的熱血青年舉著「抗議美軍藐視人權」的硬紙板夾在人群中抗議，應該是被視為愛國學生的。但是，十多年後，兩人卻都遭國家體制構陷入獄，並從此走向完全不同的政治追尋。陳映真被視為戰後最重要的左派文學家，留有大量小說作品，到生命結束之時，他居住於北京，仍堅持支持兩岸統一，是「左統」派的健將。但在一九六九年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裁判書中，他是涉及「民主台灣聯盟」預備以非法之方式顛覆政府的叛徒，被處以十年徒刑，先後在台東泰源監獄和綠島山莊。而陳中統在高雄醫學院畢業後赴日繼續攻讀癌症和血液學專業，在日本認識「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成員，一九六九年返台後被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罪名依照《懲治叛亂條例》處十五年有期徒刑，被監禁於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今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由於他的醫學專業，坐牢期間他主要是在醫務室看診，也因為如此而得以知悉多數受刑人的資料，因而得以協助抄錄資料、傳遞名單進行政治犯的國際救援行動。出獄後他參與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平反工作，並捐出當初參與救援的相關文書供學者收藏研究，迄今都是台灣獨立建國的堅定擁護者。

反美？親美？——台灣人的選擇

台灣的歷史發展，和多數的食物和飲食文化一樣，所有的統治政權都來自外部，在政治民主化以前，統治者以及其國家政策都不是一般人民可以置喙甚至左右的，一般人基於簡單的正義感做出的政治行動，在統治者自身利益的考量之下卻往往有完全不同的解讀。一九五七年五二四事件的那一場反美抗爭，早不在多數人的記憶之中，但是回顧以往，在大國博弈、地緣政治的衝突之中，台灣這蕞爾之地卻往往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今日已然民主化的時代，各種資訊紛呈、各種政治主張也都能自由傳播，但當我們輕鬆嚼著台版總匯三明治，吃早餐看國際新聞時，可得好好想想國際政治可不像異國食物一般親切，可以隨意組合，面對國家政策，台灣人應該理性思考而非依據習慣的意識形態感情用

事。

註99: Stephanie Bulter, 〈The story of the sandwich〉, 《STORY》,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註100: 鄧士瑋, 〈台灣獨有的總匯三明治竟是個以訛傳訛的美麗錯誤〉, 《食力》,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https://www.foodnext.net/science/scsource/paper/4975371433>。

註101: 一種文化地理概念, 意指某一地理區域內有一塊隸屬於他地的區域。在美軍在台享有治外法權的時期更是如此。

註102: 後來改制為今日仍存在的「中華穀類食品工業研究所」。朱宥勳, 〈法式甜點在台灣的祕密, 比你想像的還要多〉, 《端傳媒》,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註103: 正式名稱是「美軍廣播網台灣分台」(Armed Forces Network Radio Taiwan), 簡稱為AFNT。美台斷交後, 由美國聯邦政府將相關設備無償贈與中華民國政府改組為繼續以英語廣播的台北國際社區廣播電台(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adio Taipei), 簡稱為ICRT。

註104: 馬非白, 〈中國國民黨的反美真相: 五二四事件〉, 《想想論壇》,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註105: 〈劉自然事件〉, 文化部: 老照片說故事。

註106: 同註102。

註107: 習賢德, 〈劉自然事件六十年省思〉, 《觀察雜誌》, 二〇一七年四月號。

註108: 同註102。

註109: 徐宗懋, 〈陳映真與陳中統〉, 《中國時報》,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食譜 ◎ 黃文儀

台灣豪華版總匯三明治（1人份）

材料

切邊吐司：3片

絞肉：60公克

番茄：適量

雞蛋：1顆

肉鬆：適量

美乃滋：適量

洋蔥：20公克

小黃瓜：適量

培根：1條

作法

①製作漢堡肉（約可做5片）。

絞肉300公克加入洋蔥100公克切末，打入一顆雞蛋，加入適量的鹽和白胡椒粉調味，少許香油提香。

②番茄切片，小黃瓜切絲以鹽和糖拌勻調味。

③煎漢堡肉，肉排在鍋中壓平，兩面煎至上色。

④煎培根，以培根的餘油煎荷包蛋。

⑤吐司烤到金黃上色，單面塗抹美乃滋。

⑥組合三明治：第一片吐司鋪上番茄片。小黃瓜絲，肉鬆和荷包蛋。蓋上第二片吐司，鋪上番茄，漢堡肉和培根。蓋上第三面吐司。以竹籤固定三片吐司的四邊，交叉切成四等分。



簡單版總匯三明治 (1人份)

材料

吐司：2片

奶油：適量

美乃滋：適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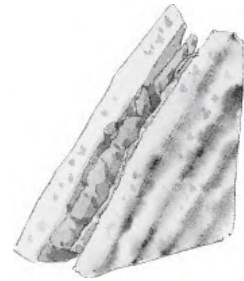
萵苣：2片

番茄切片：2片

培根：2條

作法

- ①吐司單面塗上奶油在鍋中香煎上色。
- ②起鍋後塗美乃滋，鋪上萵苣、番茄和培根。
- ③兩片吐司夾好對切，方便單手拿起來就食。



放棄官菜的反對黨：雷震、傅正與中國民主黨組黨事件

／黃惠貞



有一種菜系叫「官菜」

上海是鴉片戰爭之後第一批對外開放的港口之一，發展到一九二〇年代，已經是個國際大都會，在飲食文化上非常講究且精緻。上海菜可以分為「本幫」、「外幫」，以及「海派」三種類型。「本幫」指的是一般市民生活中產生的當地菜餚。「外幫」則是融合中國各省烹飪專長的各地精華。這些菜系相互學習，演變為適合在地人口味的混血新菜餚便稱為「海派」。

民國初年，許多知識分子來到上海就學或是出洋留學，而留洋歸國後，也在此大展身手；因此，民初知識分子多數都有上海經驗。一九四九年之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在黨國體制下，來台的黨政官員多為江浙籍，並帶來發跡自上海的江浙資本家、知識分子，對台灣的飲食文化產生相當的影響。集結江浙菜系精華的上海菜也就成了富裕和社會地位的象徵，因而有「官菜」之稱。

上海菜最重要的烹飪手法是「燒」，特徵可以用「濃、油、赤、醬」四字來概括，也就是以醬油燒製食材，不斷搖晃鍋具使油水充分結合，色澤濃稠油亮、滷汁肥濃醇美，滋味鹹中有甜、甜中有鮮。這種烹飪手法製成的肉食如：燒黃魚、燒肉在今日已經是家庭餐桌常見的菜式了，但在普遍還不富裕的一九五〇年代，可是一般人妄想不到的美味。

浙江人雷震的能量來源就是這些菜式，所謂「飢來吃飯倦來眠，即此修身便是仙」，他要攢足氣力寫回憶錄，把他如何從協助統治者建設「自由中國」的座上賓變成階下囚的民主追求公諸世人。

黨國體制下的《自由中國》

雷震，浙江長興人，蔣介石的同鄉，國民黨還在「中華革命黨」時期即入黨，畢業自京都大學，專攻行政法、憲法學。回國後在國民政府中任職，且逐步高升，歷任國民參政會的副祕書長、政治協商會議祕書長、制憲國民大會副祕書長，深度參與政府的憲政建立和政府組織。

政府來台之後，他還被蔣介石延聘為國策顧問，後又被派往香港擔任慰問使者，負責聯繫赴港的民主人士組織跨國際、黨派反共陣營來支持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最後的「自由中國」。



雷震。（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一九四九年三月，國民黨軍隊於徐蚌會戰大敗後，在台大校長傅斯年的家中，幾位曾留學西方的知識分子決定共同籌組「自由中國社」，發行刊物和報紙，由胡適撰寫該社宗旨（還擔任最初三年的發行人），並由雷震親自送到已經下野、閒居於故鄉溪口的蔣介石家中，得到他的同意以及承諾支援經費。當時處於動員戡亂時期，出版刊物需要取得執照，而《自由中國》雜誌在出刊四年後才取得內政部的雜誌登記證。簡單說，這份雜誌是受到官方認可、擁有來自高層授予的特權。

創刊號的文章，除了胡適親撰的〈自由中國的宗旨〉，還有雷震的〈獨裁、殘暴、反人性的共產黨〉、殷海光的〈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從內容上看，這個刊物的主旨就是要以自由民主抵抗極權政治，與當時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非常契合。無怪乎這本雜誌的贊助者、訂閱戶不乏當時的黨政高官、公家單位，甚至是軍隊也集體訂閱。

社會學者吳乃德說：「這份雜誌是國民黨政權內部的自由派所自動構築的反共思想防線。」《自由中國》原是一份黨國「體制內」的雜誌。



雜誌《自由中國》創刊號。（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強人體制與唱反調的異議者

遷台以後，國民黨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以加強社會控制，使個人獨裁和黨國體制緊密結合。修改黨章後，蔣介石成為永遠的總裁，不需要選舉，也不會有下一任。為了執行黨意，在全國公家單位，乃至於各種職業團體廣設國民黨的小組，仿照共產黨將黨設在政府之上，所有決策一概由黨組織決定，再交由政府機關執行。為了統一高級公務員的思想、培養對領袖的忠誠，另外設有「革命實踐研究院」。想在黨國體制內官運亨通，就必須到這裡接受思想檢視、忠誠度考驗。

許多懷有自由主義、多元民主思想者，對這樣的改造當然是不屑的。

雷震曾在籌備會議中發言反對設立軍中的黨組織。一九五一年六月號出刊的《自由中國》社論，編輯委員夏道平更公開為文批評時任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彭孟緝「利用權勢」、「誘民入罪」的不當。這篇文章引起彭孟緝的不滿，造成一陣騷動。雷震動用關係疏通，並在下一期刊出賠罪道歉的文字，但卻引起人在美國的胡適不悅，去信雷震，要求若

《自由中國》雜誌無法捍衛言論自由，他就要辭去發行人。雜誌將胡適的信件刊出，讓國民黨顏面無光，國民黨改造委員會還一度討論是否開除雷震的黨籍。

該事件後，雜誌繼續鼓吹言論自由，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號的社論說：「在情況非常的時候，大家不得不犧牲言論自由……這種論調不能

自圓其說……凡誠意於實現民主政治者，必須尊重且培養言論自由。」這主張打到國民黨賴以維持威權的痛腳——總統無限期連任、禁止組織新政黨、限制言論自由、政府不守法……理由都是「非常時期」。

從此，雷震與雜誌跟黨國高層越走越遠，一九五三年雷震的國策顧問職務被免除；一九五四年美國國務院邀雷震赴美，而他被禁止出國。

一九五六年，蔣介石七十大壽，雜誌社發行專刊提供建言。這個《祝壽專號》一共印行了九版，大為暢銷。其內容是勸阻蔣介石尋求三連任總統、期待建立民主政治、批評國民黨控制軍隊。這次，蔣經國領導的政工系統與救國團主動發出攻擊文章，施壓國民黨地方黨部、鄉村地區的書店不得銷售該雜誌。

在黨國體制下籌組反對黨

一九五八年起，雜誌繼續推出「今日問題」系列，由殷海光執筆痛批國民黨宣傳的教條、檢討反攻大陸的神話；傅正則執筆批評救國團、教育。

國民黨中央宣傳會報上，有人體察上意提案將該雜誌停刊、逮捕編輯和作者，經大老疏通後才暫時停止討論。這時，官營的《中央日報》、民營的《聯合報》、《自立早報》都加入攻擊雜誌的行列，只有《公論報》敢於聲援，也因為這個機緣，雷震與本省籍民意代表所組成的「黨外人士」產生聯繫。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日，來自全台的民主人士在「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上決議組織新而強大的反對黨，並將會議全文刊登在雜誌上。嗣後，雷震風塵僕僕於全台各地舉辦座談會，參與並倡議籌組這個名為「中國民主黨」的全新在野黨。九月號雜誌刊出聲明，宣告新政黨將於九月底成立。隨即，雷震等人在九月四日被捕，組黨運動戛然終止。

十月八日宣判，罪名是「明知（雜誌社會計）劉子英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以及「以文字為有利叛徒之宣傳」兩罪合併刑期為十年。

事發前數天雷震已經有了警覺，他較往常更早一些到城中區和長女雷美琳一同外出午餐，他告訴女兒：「他們要抓人了……有人通知我去美國大使館迴避，我已經拒絕了。」當時，雷震的小兒子還在讀小學，大女兒已經在工作。他叮囑女兒：「妳要有個心理準備，也許有一天是需要妳去照顧媽媽和弟妹們的。」雷美琳記得那一天的午餐，父女二人正吃著家鄉味的燴麵。

精心設計的黑牢

雷震大約是白色恐怖時期涉案者官階最高、與執政者關係最親密的一人。當時，碰上重要案件，當局往往「先射箭再畫靶」，先安罪名、規劃逮捕流程，甚至訂好刑期，所謂審判只是應付外界質疑的幌子，雷

震案就是這麼被執行的。早在逮捕雷震的兩年前，警備總部就籌備了「田雨專案」（「雷」的拆字），目標是逮捕雷震和相關作者並且查禁雜誌。一九五九年蔣介石還親自指示，針對雷震「如確有匪的關係即應以匪諜論處」事先安好罪名。警備總部草擬的起訴書曾以「為匪宣傳」為罪名，且原本預定逮捕的對象還包括台大教授殷海光。而整個逮捕行動由蔣介石親自指揮，判決書罪名和刑期也是蔣本人由警備總部草擬的三案中勾選，刑期也正好符合蔣介石要求的「不得少於十年」。

雷震被捕時，最初關押在警備總部看守所裡，長達八十天不能與家屬會面，長女雷美琳是透過各種管道才能在所長同意下，隔著窗戶玻璃遙遙與父親相望，連話也無法說上。雷美琳在多年後回憶：「我親自體驗了咫尺天涯的感受。」

在這樣的體制下，監獄中的生活當然也充滿人治色彩。雷震算是有特權的，他可以自由書寫，十年內他寫了四百餘萬字的《回憶錄》，但出獄時仍被沒收。他有受刑人打理生活瑣事，也有小廚房烹飪自己的食物，甚至可以自帶冰箱（雖然常常沒電）儲存家人送來的食物，也可以定期與家人會見。但是也仍會被檢查信件，甚至被禁止寄發信件或不知什麼原因突然被禁止會見家人。

獄中十年，雷震給夫人向筠的家書，寫的都是些送衣服、買菜、教養小孩的家庭瑣事。為了健康，雷震總是要家人多送蔬菜，但偶爾要肉食，他總要家人送紅燒肉，因為耐放且不必給家人添麻煩，紅燒魚則是特殊節日才有的請求。

在獄中，為免禍害蔓延子女，雷震積極安排鼓勵子女多移居外國，長女想帶未曾見面的外孫回國探視，他也以旅費昂貴、來回費時勸阻。出獄後，雷震已經高齡七十四歲，無法有什麼積極政治活動，但是情治單位仍然每日二十四小時監視、監聽。為了怕連累友人，他只能盡量減少來往。

歷史，會做怎樣的證明？

與雷震同案被捕的還有一九五八年才加入雜誌編輯群的江蘇人傅正。他早年得到時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蔣經國的賞識，來台後任職於政工幹校，專職訓練政工幹部。被捕後，在台舉目無親的他就沒那麼幸運了。而且，即使當局根本查找不到任何他與匪諜有關的證據，軍事法庭仍認為他的文章是「實與匪統戰叫囂遙相呼應」、「有利於叛徒之宣傳」，依照〈戡亂時期匪諜交付感化辦法〉被處以感化教育，而又因為感化教育並非刑罰（只是「保安處分」）當局不允許他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他原被判處三年感化教育，到期後又被認為「思想傾匪如故」、「不知悔過自新」又被繼續執行，總共坐牢六年三個月。在那個黨國說了算的威權時代，罪刑法定主義是不會有人理會的。

一九六六年出獄後，傅正在私立大學任教，生活清苦。受到黨外運動人士的邀請，他又在戒嚴時期參與民主進步黨的成立，為了擔心被抓捕，他還協助研擬第二波、第三波遞補名單，一心一意要組成反對黨。這一次的組黨，在統治的強人病入膏肓，以及國際局勢變化下，站穩腳步成立了。這位在台只留下民主思想DNA的外省人，終身未婚，在台沒有親人。他的人生成就就是「唯一參與兩次組黨運動的民主先驅」。

一九八八年四月，雷震夫人宋英（時任監察委員），與傅正共同發起「雷震平反運動」，調查、索討雷震在獄中書寫的《回憶錄》文稿。當時國防部長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還說：「有關雷震獄中回憶錄手稿.....目前保存良好，如要取回，應依軍監規定辦理。」看似取回有望。但是，就在監察院著手調查期間，關押雷震的新店軍人監獄召開數次監務會議，決議該文稿內容多為「攻訐三民主義、詆毀政府、國父與先總統蔣公、為匪張目等，嚴重歪曲荒謬」應按照規定「予以沒入並廢棄之」。最後，於隔日在監獄焚化爐前空地焚毀。雷美琳說曾看過陶百川向她展示的回憶錄焚毀的檔案照片，而照片中只是一層灰燼，她和家人都懷疑照片的真實性。

也就是說，即使已經解嚴民主化、有政府權責機關著手調查，但是過往執行監控的軍事機關，其機構人員還是會執行威權的黨國意志，雷家人的所有物討不回、重要歷史證據煙消雲散、歷史的轉型正義還遲遲未到，人們對加害者與加害集團共犯莫可如何。

雷震晚年自籌墓園，捨去他早年多種黨政職位名號，在墓碑上只寫兩個頭銜：「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這是一生最驕傲的兩件事。他在給兒女的家書中自信地說：「我是締造中國歷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對而努力工作，歷史會給我做證明。」

在今日言論自由普及的民主社會裡，白色恐怖時代的真相仍未大白，我們該如何為他們做證明呢？

附錄：白恐，不分省籍

在白色恐怖時期，像雷震和傅正這樣因言論而獲罪的人，以職業類別來分，軍公教占最大宗達百分之四十九，其次才是一般勞工占百分之十二。以省籍來分，外省人占百分之四十五．三二，而向來被認為與當權者最親近的同鄉浙江和江蘇人則占其中的四分之一，考量當時外省人、江浙人在台灣所占人口比率，這個數字高得嚇人。

然而，雷震和傅正身為國民黨忠貞黨員，又受兩蔣父子信任、重用，他們大可以遵守當時強人體制下的人治作為，不加思索地聽話辦事，肯定可以飛黃騰達或至少能永保安康，也不必臨老入囚牢，甚至還禍及子孫。雷震的長子從軍時因延誤就醫而英年早夭，子女也多避居外國，不似許多國民黨官二代、三代或依賴祖蔭擔任公職或是利用黨國資

本經商致富。

戰後台灣的族群衝突，實則是威權體制政府錯誤政策所導致的。雷震和傅正的案例正顯示：在強人的威權之下，受害的是所有被統治者，不分省籍。

延伸閱讀

《雷震全集》，雷震紀念館研究中心有電子資料庫可供查詢。

雷震，《雷震家書》（台北：遠流，二〇〇三）。

吳乃德，《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自由的挫敗》（台北：衛城，二〇一三）。

食譜 ◎ 陳燕琪

蔥開煨麵 (1人份)

材料

1、雞高湯：500毫升（可用市售罐頭取代）

雞骨架：2付

蔥：2支

薑：大姆指大小1塊

水：約2500毫升

2、蔥油（可用市售罐頭取代）

植物油：450毫升（油量可調整，須耐高溫，這裡採用玄米油）

青蔥：1把（不限任何品種）

3、蝦米：25公克

4、生細麵：1球

調味料

蠔油：2小匙

鹽巴：少許

白胡椒粉：少許



作法

1、雞高湯

①起一鍋清水，待水滾後放入雞骨架汆燙以去除血水及部分油脂。

②將汆燙過的雞骨架以清水沖洗過，重新放入另一鍋2500毫升的

冷水中，同時加入清洗乾淨的蔥和削皮後的薑一起煮。

③等水滾後撈起浮沫，轉小火並蓋上鍋蓋續煮約1小時即完成雞高湯。未用完的部分可分裝冷凍，待其他料理使用。

2、蔥油

①蔥切長段，並將蔥白、蔥綠分開。

②以有深度的小鍋盛裝玄米油並開中小火。

③因為蔥綠容易燒焦，所以先放蔥白部分以低溫油炸，待蔥白略轉金黃後再下蔥綠一起油炸。

④等聞到蔥油香氣，在蔥尚未炸到焦黃之前即可熄火。未用完的部分可用乾燥清潔的玻璃罐盛裝並以室溫存放，待其他料理使用。

3、煨麵

①蝦米稍微清洗後瀝乾備用。

②起中小火加熱砂鍋後，視個人口味在鍋裡放2~3大匙蔥油（採用砂鍋是為了熄火後直接上桌，也可以使用一般炒鍋）。

③將蝦米下鍋炒香。

④倒入高湯待滾開後續煮5~10分鐘，讓蔥油與蝦米的香氣能充分融入（若想加湯，請將雞湯煮滾後再加，讓麵條在持續相同的高溫中吸收高湯是好吃的關鍵）。

⑤接著放調味料試湯頭，再下麵條，煮的過程隨時撥開麵條避免黏鍋以及撈起浮沫，將麵條煮到喜歡的軟硬度即可熄火完成蔥開煨麵。

紅燒黃魚（約3~4人份）



材料

黃魚：1條

玄米油：2大匙（1大匙約15公克，耐高溫的植物油皆可）

調味料

豆豉：1小匙

甜酒釀的甜酒：半杯（120毫升，可用米酒取代）

米酒：半杯

醬油：1大匙（若是濃醬油則改為1小匙）

砂糖：適量

醬瓜：1塊（這裡用市售醬瓜罐頭，也可省略）

醃漬薑：大姆指大小1塊（這裡用生薑替代）

辣椒：1條（可省略）

青蔥：2支

作法

- ①將魚販處理過的黃魚再度用清水沖洗並拭乾備用。
- ②以中火熱鍋後加入玄米油，再放進黃魚煎至兩面金黃。
- ③轉小火，下豆豉、甜酒、米酒、醬油後蓋上鍋蓋紅燒，待醬汁減少約三分之一時，將魚翻面使兩面都能吸收醬汁。
- ④當湯汁減少到剩下三分之一時，加進砂糖、醬瓜、生薑、青蔥、辣椒，與醬汁拌勻，即可起鍋完成紅燒黃魚。

監獄中的豬肝湯：柯旗化與監獄中的反對者

／洪碧霞



一般提到豬肝湯，第一印象就是補血，在物資較為缺乏的時代，豬肝對貧血的人來說是補血聖品。但除了補血之外，翻閱古代醫書文獻，多提到豬肝也對眼睛和視力很有幫助。例如《千金要方·食治》說豬肝「主明目」。《本草綱目》也指出豬肝：「補肝明目，療肝虛浮腫。」而有關豬肝營養的現代研究，已經分析出豬肝的成分含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鈣、磷、鐵等元素，以及維生素A、維生素B₁、維生素B₂、維生素C、菸鹼酸等。而在藥理上，確實具有保肝作用。研究顯示從乳豬肝製取的肝細胞生長因數，具有刺激肝細胞生長和促進肝細胞DNA合成作用。眼科醫師也支持以豬肝入菜食療，例如用於角膜軟化症（維生素A缺乏病）、夜盲症及結膜乾燥期，可取豬肝一百公克煮成湯或粥，每日一劑或早晚服用來補肝養血明目。其他還有玄參燉豬肝、豬肝桑葉湯可用於慢性結膜炎，枸杞豬肝湯可用於年齡相關性白內障初起期，豬肝蘑菇荸薺番茄湯可用於眼部惡性腫瘤手術及化療、放療後，以及白木耳滾豬肝湯可用於黑眼圈防治。^{註110}可見傳統社會喜歡喝豬肝湯來補身，是有根據的。雖然豬肝的鈉含量、蛋白質、膽固醇及普林偏高，醫生通常建議每週食用一次為上限，但對於政治犯而言，獄中少有曬太陽與運動的機會，更遑論均衡的飲食；若有一碗豬肝湯可以滋補身體，一定會覺得很感動。而帶給獄友這種感動的人，就是柯旗化。



柯旗化。（圖片提供：柯志明）

入監，不只是失去自由而已

一九五一年，柯旗化被中學同學牽連入獄，理由是「思想左傾」。

一年八個月的囚禁之後，由於未被判刑，柯旗化出獄後得以在雄女復職，後來跟蔡阿女相戀、結婚，育有兩子一女。由於在英文上的造詣傑出，柯旗化於一九六〇年出版的《新英文法》，長期維持暢銷不墜。

但一九六一年十月，柯旗化卻再度被捕，理由竟然是「預備叛亂罪」。他被嚴刑逼供，其平日跟他人談及的獄中經驗，被特務曲解成籌組台共叛亂組織的罪狀，一判就是十二年；一九六四年起，他被監禁在台東泰源監獄，直到一九七二年才轉囚於綠島。

也許在一般人的想像中，監獄裡的生活頂多就是失去自由而已，其實不然。不但一開始的刑求逼供會讓人生不如死，日後服監，也可能會遭不同意識形態的受刑人攻擊，環境十分險惡。柯旗化用省籍與理念的不同來區分獄友，他指出：本省人政治犯分為台獨民主派和共產黨派，兩派互相對立；外省人雖分為國民黨派和共產黨派，卻會合作對付台獨民主派，因為他們的想法很一致：「如果台灣要獨立，我們寧可把台灣交給中共。」^{註111} 這些政治思想不同的人被關在同一間房舍內，各種摩擦隨時都會發生。柯旗化屬於台獨民主派，加上個性耿直，每每遇到有人公然詆毀台灣人，很難不跟他們起衝突。但會柔道的柯旗化不怕打架，唯獨須提防那些趁他睡覺時的攻擊。跟他同在泰源監獄的本省籍獄友林明永就提到分配押房內睡的位置時：「我和柯旗化兩人主動願意去睡廁所旁邊最爛的位置，為的是可以兩人睡在一起，同蓋一條棉被，以備晚上睡著遭人報復時，可以相互照應。」^{註112}

分享，不只是豬肝湯而已

由於牢房空間不足，泰源監獄有外役制度，超過一定刑期的政治犯，可到監獄外十三公頃的範圍內的修車廠、抽水站，或是養豬欄等地方工作。圍牆內另有負責監房伙食、清潔、曬衣、理髮的外役五、六十名。^{註113} 跟其他監獄相比，這裡的管理是比較寬鬆的，因而給了難友們用錢購買物資加菜的機會。

雖然柯旗化本人從未對家人提及，但其他政治受難者的回憶錄裡，傳言柯旗化長期訂購豬肝湯資助營養不良的獄友。蔡阿女就聽說過，柯旗化跟一同養豬的「阿良仔」（按：應是陳良，泰源事件起事者之一）買豬肝湯。^{註114} 林明永也說，柯旗化當年請他吃過豬肝湯，那是獄友為了賺外快而煮的。除了週日之外，每天下午柯旗化通常會買一碗，跟林明永分享。^{註115} 林明永說：「我因為家裡環境很差，家裡對我的接濟比較少，柯先生家裡的接濟比較多，加上我們的思想相近，所以我受他照顧很多。」^{註116}

在獄中，柯旗化對於那些父母年老、自己沒結婚又沒經濟奧援的年

輕難友，經常伸出援手，去福利社多買些食物幫助他們；如果難友缺牙膏、肥皂等物品，他也會盡量幫忙。^{註117}閱讀柯旗化的坐監書信集，可以歸納出奶粉、奶油、葡萄乾、棗子乾、愛玉子、龍眼乾、高單位維他命C劑「愛喜片」、合利他命F50、胖維他劑等，是他最常請家裡寄來的，而這些食物與營養品，他總不吝「也分給房友們吃，讓他們也分享一點家庭的溫暖」。^{註118}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的信件裡，柯旗化誇獎蔡阿女做的粽子很好吃，希望她來面會時能順便帶二十個左右前來。^{註119}二十個粽子絕不可能自己獨享，柯旗化一定是拿去分享給其他難友，解了大家的鄉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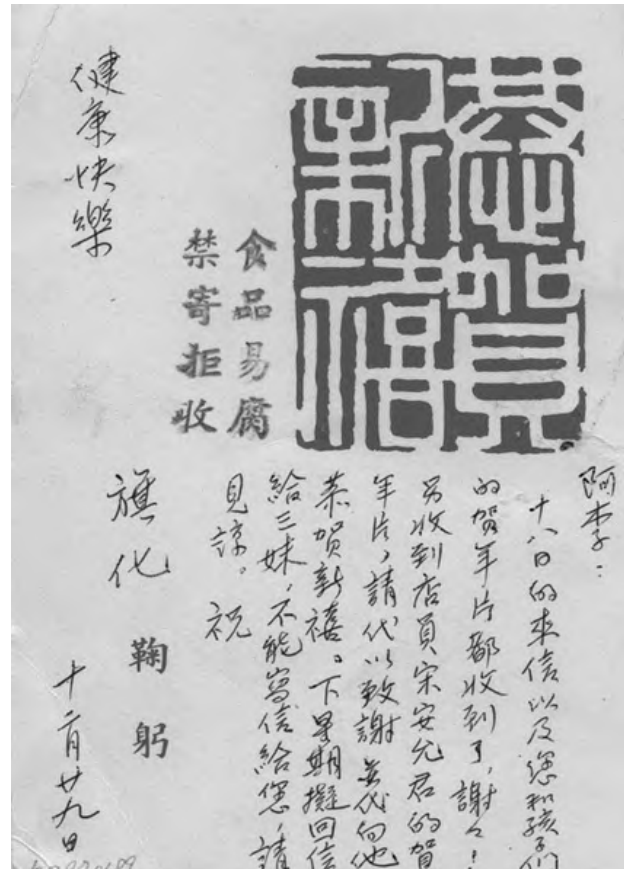


1964年時柯旗化的太太蔡阿女將自己與孩子們的合照寄給獄中的柯旗化。（圖片提供：柯志明）

苦難，不只是坐牢而已

然而，柯旗化的仁慈與慷慨，卻也為他帶來了大麻煩。林明永曾提到在泰源監獄放風時，柯旗化會帶一些零食和日用品給台獨派的人；^{註120}也會很熱心教本省籍政治犯日語和英語，跟他們相處親密。結果泰源事件爆發後，獄方竟認為平常善於跟獄友分享的柯旗化是在收買人心，進而認定他是主謀，把他送進單人牢房隔離監禁，持續了一年多。在那陽光照不進來，晝夜都點著明亮的燈讓人難以入眠的單人牢房裡，柯旗化坦言：「我因孤獨差點沒發瘋。」^{註121}但堅毅的他設法當自己在修

行，時而閉目冥想，時而唱所有記得的歌，不然就是翻英漢字典整理與分類英文單字，以《基督山恩仇記》裡的男主角說的「你要等待，要等待希望」這句話當作座右銘貼在牆上，時時刻刻勉勵自己；萬一變得絕望想死，就想想在家等待的妻兒，還有那為自己爭一口氣的憤慨——「要活得比國民黨久，親眼看到國民黨政權崩潰」，終於撐過苦牢的打擊。^{註122}



柯旗化從綠島監獄寄出的家書。可見綠島管制較嚴，連食物都明令禁寄。（圖片提供：柯志明）

泰源監獄事件發生後，柯旗化在一九七二年隨著其他政治犯被移送綠島監禁。當他被移監到一區，竟遭逢比之前險惡好幾倍的處境：別的牢房裡本省人和外省人數目大致相同，唯獨他的牢房，本省人就他一個，其他十幾個都是外省人，甚至還包括軍中流氓。^{註123}

在如此緊張惡劣的、沒有任何盟友的環境當中，柯旗化如何保護自己免受迫害？他透露：「我對他們當中的幾人示好，把他們變為自己人，靠著分化支那人保護自己。」^{註124}然而，在獄中孑然一身的柯旗化，有什麼籌碼可以用來「分化」外省人？很自然的，我們會猜測他是分享營養品與食物來對部分外省人「示好」，但在同年十一月的信件

裡，柯旗化卻表示：「我所需的食品、水果、藥品等，在此地服務部都可以買得到，因此還是寄款來而由我自己在這裡買我所需要的，這樣比較方便。」^{註125}可見信中所暗示的籌碼應該是金錢，他可能透過觀察部分外省籍獄友的需要，暗中給予金錢的幫助，讓他們可以到服務部購買自己所需的物品。^{註126}而這種示好，雖屬於自保的謀略，但若沒有基於對獄友真誠的關懷，是很難打動人心的。從柯旗化的回憶錄得知，他在該牢房待的日子雖然緊張到都要靠彈吉他來抒解，也跟獄友打過架，但大抵上還算平安，^{註127}可見他的謀略是奏效的。



柯旗化的女兒寫給他的家書。（圖片提供：柯志明）

給予，不只是善良而已

儘管在一九七二年移監綠島一區那險惡的監牢時，柯旗化曾表示：「以後來看我時，也請勿帶食品來，因為同房人多，其中且有性情乖戾者，你們如果送食品來，我就很難處理，也很傷腦筋。」^{註128}但等到一九七三年四月換了牢房之後，柯旗化又恢復了開朗的心情。他在一九七

四年二月四日的信件裡，再度跟家人提醒：「若要和孩子們前來面會，請順便多帶些食品、糖果、水果等以便分給大家吃。」^{註129}若單純從物資分享來看，也許只會覺得柯旗化就是一個善良的好人罷了。但若能同理於政治犯置身於監獄那種險惡環境下，就能體會那碗豬肝湯、各種營養品、食物，甚至金錢的分享，照顧自己也照料他人，展現了人性的互助，也彰顯了圖生存的謀略。

附錄：泰源監獄事件

一九七〇年二月八日，新年期間，獄中氣氛較為鬆弛，台獨派的六位外役政治犯：鄭金河、陳良、謝東榮、江炳興、詹天增、鄭正成，趁機聯合台籍警衛、台東原住民知青，超過百人響應，計畫占領監獄作為革命建國的根據地，再利用富岡電台發表「台灣獨立宣言」，號召全台革命。可惜當天無法在第一時間順利占領碉堡，功敗垂成。

警備總部迅速接管指揮，宣布全台東戒嚴，陸續將逃亡的六人逮捕。其中僅鄭正成被判刑十五年六個月，其他五人均被槍斃。原本此案可能牽連更多的政治犯、警衛以及原住民，但因五人在被刑求時緊守口風，一肩扛起，加上四月發生蔣經國在美被刺殺事件，使得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刻意淡化此事，避免引起國際矚目，迅速結案。

此事國民黨政府對外解釋為泰源監獄逃獄或暴動事件，但其實是一場台獨派政治犯結合台籍青年的武裝起義與獨立革命。^{註130}

註110：聶天祥，〈補肝明目煮一碗豬肝粥護眼、改善夜盲症〉，收入大紀元「健康1+1」，<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2/5/n11846882.htm>。

註111：柯旗化，《台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高雄：第一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一八四。

註112：魏吟冰等採訪、撰稿，《黯到盡處，看見光：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二〇一六），頁三〇二—三〇三。

此外，在泰源監獄跟柯旗化老師同是獄友的李萬章先生，在二〇一一年受訪時提到：「柯旗化遭人揚言：要在他熟睡時，拿筷子戳瞎他的眼睛。」一向欽佩柯旗化人品和學問的高雄同鄉李先生，就跳出來當柯旗化的貼身保鏢。詳見：<https://pse.is/w8nq9>。

註113：不義遺址資料庫：國防部泰源感訓監獄，<https://pse.is/vuaz5>。

此外，外役辦法也被認為是獄政管理單位「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方式之一，他們利用受刑人開福利社、小吃部、修車廠、洗衣部和工程隊，一方面替監獄省下飯錢（因為時間無法配合獄方，外役通常自行在外解決吃飯問題），一方面藉外役的勞動力，也可為監獄賺取不少外快。參見高金郎，《泰源風雲：政治犯監獄革命事件（新版）》（台北，前衛，二〇一九），頁二四—二五。

註114：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作者電訪蔡阿李女士內容。

註115：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作者電訪林明永先生內容。

註116：柯旗化，《獄中家書：柯旗化坐監書信集》（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二〇一〇），頁三〇。

註117：同註116。

註118：柯旗化，《獄中家書：柯旗化坐監書信集》（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二〇一〇），頁一九七。

註119：柯旗化，《獄中家書：柯旗化坐監書信集》（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二〇一〇），

頁一五八。

註120：同註116。

註121：柯旗化，《台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高雄：第一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一九一。

註122：柯旗化，《台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高雄：第一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一九一—一九二。當柯旗化在監獄裡受苦時，蔡阿女究竟是如何撐下去的？我在電話裡問了蔡女士這個問題，她說，因為受日本教育，懂得忍；基於過去重視家庭倫理，不會想要離婚。當然，她跟柯旗化很相愛，而且她也很愛三個小孩。雖然動過自殺的念頭，但是轉念一想，如果真的死了，那柯旗化和三個孩子怎麼辦？因此她努力經營第一出版社作為柯旗化的後盾，把小孩帶大，讓他無後顧之憂，等他回家。

註123：柯旗化，《台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高雄：第一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一九五。

註124：同註123。

註125：柯旗化，《獄中家書：柯旗化坐監書信集》（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二〇一〇），頁二八四。

註126：本來牢裡不分貧富貴賤，但柯旗化每月有來自家裡的一千元生活費，完全由第一出版社出版《新英文法》的盈餘支付，確實在獄中是公開的祕密。甚至會被貼上「走資派」的標籤，成為被鬥爭的對象。見高金郎，《泰源風雲：政治犯監獄革命事件（新版）》（台北，前衛，二〇一九），頁九八—九九。

註127：柯旗化，《台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高雄：第一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一九五—一九六。柯旗化在刑期屆滿前半年又換到其他牢房。由於同房的還有一位本省籍青年，或許因此柯旗化不再如之前採取分化的策略，以至於在值班時，被一個外省籍獄友拿小鉗子刺中右眼，所幸沒有失明，靠著持之以恆地點家人寄來的眼藥，才恢復健康。

註128：柯旗化，《獄中家書：柯旗化坐監書信集》（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二〇一〇），頁二八四。

註129：柯旗化，《獄中家書：柯旗化坐監書信集》（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二〇一〇），頁三〇三。

註130：有關「泰源監獄事件」，參考自高金郎，《泰源風雲：政治犯監獄革命事件（新版）》（台北：前衛，二〇一九）。

食譜 ◎ 陳燕琪

豬肝湯 (4人份)

材料

新鮮豬肝：1袋（許多傳統市場的肉販為方便料理，豬肝皆事先分切裝袋）

米酒：1杯

鹽巴：適量

嫩薑：1支

青蔥：1支

香油：適量

作法

①取一容器裝新鮮豬肝，倒入米酒拌勻後，放置約半小時以去除腥味。

②嫩薑切絲備用。

③青蔥切段備用，也可另外切成蔥絲於最後步驟使用。

④取一湯鍋裝**1500**毫升清水，以大火煮開後放入薑絲、蔥段，並以鹽巴調味。

⑤瀝乾浸泡在米酒中的豬肝，一次放進持續滾煮的湯水中。

⑥待湯水再次煮滾時，立即熄火，並撈起浮沫。用湯泡法是讓豬肝煮熟且能維持軟嫩的訣竅。

⑦將豬肝湯盛裝在放有香油和蔥絲的大湯碗中即完成。



一手煮麵一手建國：史明歐吉桑的革命人生

／邱婉慧



平常料理的不平常

說起史明的「新珍味」餐廳，著名菜色大滷麵並不是一開始就出現的，但就跟最初賣餃子一樣，史明考慮從華北、東北地區歸國的日本人很多，所以選擇賣中國北方人習慣吃的水餃（鍋貼），^{註131}後來大滷麵才加進來。因此，新珍味的大滷麵應該也是北方口味為基礎的。

北方稱大滷麵為「打滷麵」，是一道平常吃的麵食，在唐魯孫先生的記載中，「滷」分為「清滷」、「混滷」；好吃的打滷麵從湯頭講究「湯清味正」，佐料有香菇、蝦米、雞蛋、豬或羊肉，或用火腿、雞片、海參搭配混滷成為三鮮滷等等；清滷麵條不拘，混滷麵條宜粗；作混滷要勾芡才算正宗，講究吃完麵後碗裡的滷要「凝而不瀉」，起鍋前用鐵杓炸點花椒油，趁熱往滷上一澆，椒香四溢才算大功告成。^{註132}史明也曾自豪說東京沒人的大滷麵做得比他好吃，別人都學不來，因為他掌握放蒜頭的比例。^{註133}又是花椒又是大蒜，難怪，有人必須配著冰水才能吃完新珍味的大滷麵。

從攤車起家，到成為店面，有著紅磚外牆的新珍味，是每層約略只有九坪大的五層樓建築，但它和它的主人史明，卻是二戰之後台灣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頁歷史，用料理支撐起那個時代一群人的建國理想並影響至今。



新珍味餐廳。（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那個左派青年的時代

史明，生於一九一八年日治時代台北州七星郡士林庄。父親林濟川，台中豐原人，是明治大學出身的農學家，也是當時「文化協會」的一員；母親施秀，是士林地區望族，十一歲時史明過繼到母系施家，所以在戶籍上才會註記施朝暉。小時因為是長子又過繼到施家，與外祖母的感情非常親密。史明小時候的物質生活可說是無憂無慮，但隨著父親影響與中學時日本開始侵略中國的舉動，他萌發出「台灣意識」與「抗日意識」，接下來便赴日就讀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政治科。

早大學風即使在一九四〇年代，如史明所言，依然充滿「自由、平等、反骨、在野」的精神，^{註134}此時的他讀了不少社會主義的書籍並心生嚮往，覺得只要實行社會主義就可以打倒所有不公不義。與史明有過往來，也是日本台獨運動重要領袖的王育德，也是在一九四〇年代就讀台北高等學校，接下來到日本就讀東京帝國大學，他曾說高校時代的「紅色流行病」，直到進入東大還感受到「熱潮的餘溫」。^{註135}這個左派時代的青年史明，畢業後便到中國參加反帝國的抗日戰爭及社會主義建設，然卻在此處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實際行事感到幻滅，於是一路顛簸，逃離解放區回到台灣。



史明。（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一九四九年的台灣，已被新政權統治四年，因為「二二八」及政府高壓控制，已經有一批人，包括著名的廖文毅、王育德逃至日本，帶領在日本的台僑及留日學生進行台獨運動；謝雪紅則是到中國加入中國共產黨。史明眼中看到的也是「國民黨那麼橫暴，簡直和中共沒什麼兩樣！」、「比起日本時代，台灣為什麼變得快又壞？」歷經中國經驗及台灣的狀況，史明認為「台灣人」與中國人是真的不一樣，不反抗無法讓台灣人過好日子。^{註136}於是，他與一群和他一樣熱血的人組成「台灣

獨立革命武裝隊」，想利用日本時代遺留下來的槍枝暗殺蔣介石。經過一年多被特務盯上，只好輾轉又流亡到日本，在日本獲得政治庇護，從此開啟他的海外台獨運動。

以料理撐理想

史明曾說，以他的學歷找一間商社當個職員，安穩過一生是可以的，為什麼要開一間飲食店，辛苦地掌廚燒菜？而且他還是富家公子哥，從小儘管吃而沒有做過，怎麼會開起新珍味？這些問題對史明而言很單純，為了革命流亡到日本，打算將來還要繼續奮鬥於台灣獨立革命的志業上，因此要有自己的店面，方便同志能自由出入，也可以與台灣島內做聯繫的工作。一九五二年便與日籍女友平賀擺起三個榻榻米大的攤子，十二點多收攤就睡在攤子上面的板子，在沒有浴室的情況下，洗臉、洗澡、大小便等瑣事都是利用山手線車站裡的廁所。看來非常刻苦的生活，史明卻覺得沒什麼，當時二次大戰才結束沒多久，東京被美軍轟炸得幾乎夷為平地，大家都是這樣過生活，甚至幽默地說：「麵攤是『五星級』飯店，夏天一抬頭都是星星，還有天然冷氣；冬天就和女友抱在一起睡，感情比較溫暖啦！」^{註137}因為生意很好，擺攤三年後還了貸款，買了靠西池袋車站附近的店面，「新珍味」餐廳就這樣成為支撐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史明及其同時代理想者的大本營。

新珍味為何能有這樣的地位？隨著生意的穩定，史明開始在店面樓上的住所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他認為要打倒外來殖民政體，完成革命，台灣人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歷史才行，因此靠著白天空檔與每天打烊的深夜時間，撰寫一本以台灣人立場為主的歷史書，「史明」這名字就是寫完書後取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使革命的理論基礎更加完整——包含台灣被殖民的史觀、台灣人的反抗歷史，以大眾角度書寫的左派立場。另外，他也開始與台灣島內「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再取得聯繫，開始訓練這些地下工作人員從事破壞公共建設、鐵路交通的工作，也因此在新珍味五樓設置一個試爆坑來測試炸彈威力，經費都是從餐廳的收入來支應。除此，戰後在日本的台灣人中，有幾個與台獨有關的組織，如王育德的「台灣青年社」、^{註138}神戶的「台灣公會」等，經費上或多或少都有來自史明的贊助，^{註139}或者如郭雨新、盧修一、艾琳達、陳菊、鄭南榕等也都曾來到新珍味的樓上，在榻榻米、黑板，與大字報之間，重新認識自己。^{註140}

可以說踏進新珍味的這群台灣人，端在手上的一碗大滷麵，熱騰騰的麵食除了是困頓環境中的一碗心靈慰藉，現實上也與新珍味主人史明的理想產生了連結，展現了這群人共同的價值觀與理想——「以料理撐理想，煮大麵造國家」。由此觀點來理解史明與新珍味，更能夠感受一

碗大滷麵所承載的台灣命運。^{註141}

不忘初心的奮進

由於國民政府在戰後，從二二八事件到威權體制的不得民心，使得海外集結出一群反國民政府的台灣人，但也因為領導人風格各異，或者組成分子、地緣等關係而分裂為不同團體。史明為了團結這些分裂的組織，在一九六七年提倡「台灣獨立聯合會」，嘗試集結當時在日本的眾多台獨團體：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自由獨立黨、台灣共和黨、台灣獨立戰線、台灣公會，並發行雜誌《獨立台灣》。但由於一些團體不願意加入，遂使合作構想破滅。雖經此挫折，史明還是與幾個成員建立友好關係，於是將他們併入島內地下工作組織，公開命名為「獨立台灣會」。這個命名據史明的說法是因為把「獨立」放在前面當作一個動詞，才有一種行動、主動的意義，^{註142}所以在台灣島內的地下活動：串聯台灣大眾的行動、爆破交通路線及宣傳工作也持續在進行，並出資續發行雜誌《獨立台灣》。

然在日本發展台獨運動的困境首先是青年學生居留權的問題，隨時會被遣返回台灣面對國民黨政權的威脅，其次是青年留學生的主流從日本轉向美國，聯合國總部也在美國，就各方面美國均對台獨運動較有優勢。史明在此趨勢以及日本放寬政治犯出國之法令的考量下，便在一九八一年後巡迴美國、歐洲、南美等地宣傳其思想並辦雜誌《台灣大眾》。

隨著台灣島內政治局勢改變，一九八〇中葉以後，海外台獨為了免於永久成為「失根的台獨」，再加上「黑名單」的箝制被解除，海外台獨終於定根台灣，雖然陳佳宏在其《台灣獨立運動史》提及「海外台獨步上民進黨後塵而進入中華民國體制內尋求公職身分，最後消融在島內的台獨洪流裡，似乎是難以避免的宿命」，^{註143}但史明一九九三年偷渡回台卻依然堅定推廣台獨運動，在各地成立獨立台灣會的聯絡處、購買宣傳車巡迴台灣講述台灣民族主義，二〇一二年還以九十四歲高齡在宣傳車上參與巡迴、成立地下電台、赴各地演講，乃至各種的抗爭場合中仍看到史明奮進的身影。

今夜星辰依舊被風捎掠

史明為所有往理想台灣路上奮進的人留下了前輩風範——認清現實，修改方法後依然往理想前進，始終堅持台灣獨立以及左派立場，直至生命最後一刻。就像擺攤子時選擇華北口味的大滷麵來迎合剛從中國回來的日本人，做起口碑有了自己的店面之後，店門口的玻璃門上迎著客人的是大大的「台灣小吃」，是一個現實與理想並重的革命家。史明

獨立建國理想影響所及，包括「鄭評刺蔣案」^{註144}和陳正然、廖偉程「獨立台灣會事案」^{註145}等，還有其他出入新珍味，懷抱著台灣理想前途的人們，其實也都是新珍味餵養的小種子，成為各自發出光芒的星辰，照耀台灣的前程，使台灣能夠長成今日這樣驕傲的面貌。

行文至此，不免想起來台的韓國青年學生參加完史明講座所留下的詩：

直至生命最後一刻
仰望蒼天問心無愧
一絲微風吹動樹葉時我的心竟然經不起悲哀
要以謳歌星星的心珍愛正在死去的一切生靈
一定要走完
我命中注定的路
今夜星辰依舊被風捎掠
——尹東柱〈序詩〉^{註146}

在二〇一九年，閉眼離世而去的一刻，一本初衷走完人生路的史明，也成為最初攤車上滿天星星的其中之一，提供後代一絲循光明前行的力量。最後，想用鄭南榕的一句話結尾：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事了！

註131：史明，《史明回憶錄》（台北：前衛，二〇一六），頁四二八—四三五。

註132：唐魯孫，《酸甜苦辣鹹》（台北：大地，二〇〇〇），頁七五—七八。

註133：陳儀深，《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續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〇一二），頁一九。

註134：史明，《史明回憶錄》（台北：前衛，二〇一六），頁二五四。

註135：王育德著、邱振瑞譯，《王育德全集10：我生命中的心靈紀事》（台北：前衛，二〇〇二），頁六三。

註136：史明，《史明回憶錄》（台北：前衛，二〇一六），頁四一八—四一九。

註137：蘇振明，《衝突與挑戰：史明生命故事》（台北：草根，二〇一一），頁八四。

註138：王育德著、邱振瑞譯，《王育德全集10：我生命中的心靈紀事》（台北：前衛，二〇〇二），頁一四五。

註139：史明，《史明回憶錄》（台北：前衛，二〇一六），頁四四五—四四六。

註140：藍士博，〈留下新珍味，重返那個意志卓絕的時代〉，《起造國家》（台北：前衛，二〇二一），頁四—六。

註141：陳玉箴，《台灣菜的文化史：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體現》（台北：聯經，二〇二〇），頁三一：「食物相關的文化分類是一種鑲嵌於日常生活，透過食用經驗而『以身體現』的分類方式，在人們熟悉並實踐這些分類的過程中，常不自覺的將此分類體系及其價值觀鑲嵌入自身，影響自身的思考與行動，藉由重複共食與烹調等方式，可確定並強化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類。」

註142：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二：橫過山刀》（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二〇一三），頁八六。

註143：陳佳宏，《台灣獨立運動史》（台北：玉山社，二〇〇六），頁五二五—五二六。

註144：鄭評（一九二七—一九七四），一九七一年十月，鄭評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前往日本參

與基督教反共聯合會國際大會，因此認識史明，並且參與獨立台灣會活動，學習政治和游擊戰課程。回台灣之後便開始活動，與游進龍、黃坤能、柯金鐘、賴錦桐等人組成「台灣獨立革命軍鄭評小組」，除了到處散發「台灣獨立萬歲」標語，並且開始收買槍枝武器，準備槍擊蔣經國。但一九七三年，鄭評等台灣獨立革命軍成員都被捕，鄭評由於組織暗殺蔣經國而被判處死刑。

註145：獨台會案發生於解嚴後四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八天的五月九日清晨，當時調查局逮捕了台大社會所畢業生陳正然、清大歷史所學生廖偉程、民進黨籍的社運參與者王秀惠及傳道士Masao（林銀福）；還有協助林銀福張貼獨台會文宣的安正光。被捕的罪名是違反《刑法》一百條的「意圖叛亂」。事件發生後引起社會極大不滿與譁然，清大組成了清大廖偉程救援會，進行一系列的救援活動與罷課，也與各大學進行串聯。社運界與社會大眾也加入了此次運動。最終促使廢除《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及《刑法》第一百條的修正。

註146：原名尹海煥（一九一七—一九四五），詩人，朝鮮獨立運動家，朝鮮半島近代民族文學代表性人物，有詩集《天空、風、星星和詩》留世（轉引自柳多靜，〈今夜星辰依舊被風捎掠〉，《實踐哲學：青年讀史明》〔台北，台灣教授協會，二〇一五〕，頁二二）。

食譜 ◎ 黃文儀

手擀雞蛋麵 大滷湯

材料

手擀雞蛋麵

中筋麵粉：150公克 雞蛋：1顆

水：50～60公克 鹽：少許

大滷湯

肉絲：150公克

蛋：1顆

紅蘿蔔：30公克

黑木耳：50公克

香菇：3朵

洋蔥：40公克

蝦米：20公克

高麗菜：150公克

青蔥：1根

大蒜：2顆

花椒：20公克

調味料

鹽、糖、醬油、白胡椒粉、料酒、片栗粉（太白粉）、烏醋、香油



作法

手擀雞蛋麵

①中筋麵粉加入食鹽、雞蛋和水（水不要一次倒入，視麵團的黏度斟酌）。

②揉到麵團柔軟不沾手，醒10分鐘。

③擀壓麵團成大塊麵皮，以約0.5公分寬切割麵條。

大滷湯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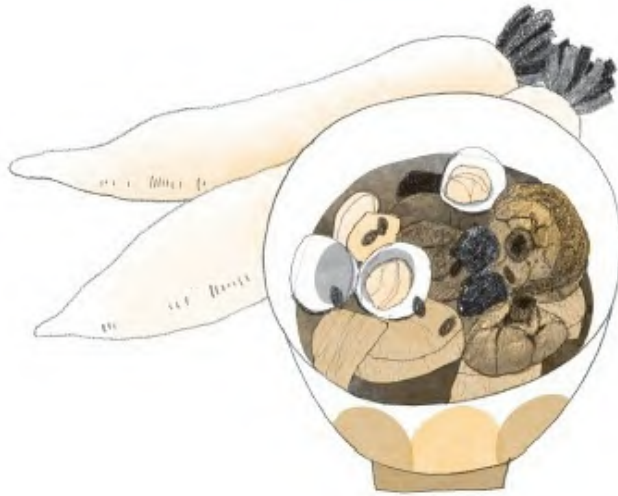
①花椒粒稍微碾碎，放入油中小火慢炸，聞到花椒香氣，觀察花椒色澤開始轉深即可關火，過濾，取出花椒油備用。

- ②肉絲用大蒜末、鹽、糖、醬油、白胡椒粉、料酒醃入味，加入少許太白粉裹入肉絲。
- ③香菇泡軟後切條，香菇水備用。
- ④紅蘿蔔、洋蔥、黑木耳切條，青蔥分蔥綠蔥白切粒，大蒜切末，高麗菜剝小片狀。
- ⑤花椒油爆香蒜末、蔥白，加入蝦米、香菇，炒出香氣後加入紅蘿蔔、黑木耳，再加入肉絲翻炒。肉絲炒熟後加入一半的高麗菜和水（連同香菇水）約**1000**毫升，加入鹽、白胡椒粉調味（可以用少許醬油加深湯色）。
- ⑥另起一鍋水煮麵條，大滷湯汁滾沸後，倒入蛋汁和剩下的高麗菜（留一半高麗菜後放取其清脆口感），調片粟粉水（太白粉水）倒入湯汁中使其濃稠。
- ⑦煮熟的麵條加入大滷湯羹，滴幾滴烏醋和香油（或是滴花椒油）。



三代同堂的雞湯：另一個二二八的林宅血案

／陳子璿



只有香如故

家，對許多人而言，是一個團圓和樂的景象。即便身屬不同空間，仍會透過定期的團聚連結情感。家人之間或有意見相左發生齟齬的時候，但多半仍有一條隱形的線將家人細緻地牽在一起。古人云齊家方能治國，是將家的概念延伸為國，也蘊含「國家」裡的人民應如家人般扶持與前進。

上述論點的假設是，不論是國家或是家，都應集體性地指向同一目標。翻閱歷史長卷，在眾多對「共同體」的想像中，很有可能刻畫出「犧牲即為奉獻、真相意味死亡」的弔詭，並走向集權。那些曾經或正被標誌為「國家的敵人」的人們，通常代表是家國一體下的他者，必須排除在共同體外。彷彿只要去除汙漬，國家即能正常運轉並完成目標。**“All for the state, nothing outside the state, nothing against the state.”**

姑且不論家庭與國家間的關聯是否合理，家庭確實是人際關係緊密而微小的單位，許多的家族記憶和故事，亦是透過家庭成員間的傳承方能綿延。味覺的符碼如是，恐懼或無所畏懼的密碼亦然。

在宜蘭，有一道古早菜式因為其所使用的原料，而被命名為頗有華人對家的整體想像風格的「三代同堂雞」。三代同堂是傳統對闔家團聚的美好嚮往，也象徵家族記憶的完整傳承。這道菜餚的「三代」是指菜頭、菜脯、老菜脯；同一種食材，隨著醃漬時間而產生味道上的細微差距。

白蘿蔔向來就不只是華人社會裡的飲食配角，比起韓國榨醬麵旁的黃蘿蔔片、日式咖哩中的紅蘿蔔塊，白蘿蔔做成的菜頭粿、蘿蔔糕可作年節賀品、祭祀供品，亦可單獨成為一盤料理。風乾醃漬後，白蘿蔔脫去香甜軟嫩，蛻變成甘甜柔韌的蘿蔔乾。蘿蔔乾（菜脯）在縮小體型後搖身一變成為精彩而不喧賓奪主的配菜，經常能在清粥小菜、麵店看到它的身影。醃漬經過十年的菜脯可稱為「老菜脯」，滋味更為內斂，但只要在湯裡放一小撮，即能展現其雋永回甘的絕代風華。「陳年」在料理中，向來被認為是逸品，如同家傳醬汁般代代傳承，因而具有豐富而成熟的韻味。蘿蔔性甘，《本草綱目》記載其「大下氣、消谷和中、去邪熱氣」。其中，白蘿蔔也被中醫稱作「冬天的人蔘」，是頗佳的冬季食補食材。隨著雞湯燉煮，甘甜的滋味伴著肉香飄散，褐色的湯冒著熱氣氤氳繚繞，彷彿能消除旅人的疲勞，並提供溫暖厚實的慰藉。一道三代同堂雞，雖然用料與工法不算繁複，但充盈的是對和樂融融、歡聚一堂的嚮往。這原本也應該是，社會裡最基本要賦予人民的保障。

血的預感與共謀

如果把每一個歷史事件去脈絡獨立觀之，則乍聽下就是一樁樁刑

案，刑案的目的是找出真相，真相通常指的是「誰」。然而，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號的林義雄宅血案，並無法僅將其當作一樁命案探詢，因為重要的已不是「誰」，而是「為什麼」。林宅血案在各大媒體版面、刑案相關的新聞節目皆曾出現，觀看者無不試圖從各種線索裡拼貼兇手或幕後藏鏡人的身分，希望能獲得案件的解答。不過，在該案發生前，一九八〇年的台灣甚至海外早已風聲鶴唳。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一九七八年美國宣布與我國斷交後，政府加強對黨外的壓制力量，藉此鞏固其政權的穩定與權威性。隨著一九七九年余登發案、橋頭事件與美麗島事件接連爆發，除彰顯反抗運動的團結與決心，亦顯示政府對黨外力量的鎮壓與軍警民衝突日益攀升。國內如此，海外亦是風波不斷。自一九七九年開始，海外攻擊行動層出不窮，不論是對紐約辦事處、華府辦事處抑或是國民黨官員的私人住宅放置炸彈，在在凸顯國內外的劍拔弩張，對立的局面一觸即發。

美麗島雜誌社創立於一九七九年八月，以當時黨外運動大老黃信介為發行人，其發刊詞表示未來的道路與命運將不再是任何政權的權利，而是所有人民大眾的權利。



林義雄。（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作為美麗島雜誌社的核心小組成員，林義雄先生與其他黨外民主運動人士早已成為當權者欲整肅的對象。但，為何是林義雄呢？

當然這個問題也沒有答案，但為延續政壇前輩郭雨新在宜蘭所付出的努力，林義雄曾參與台灣省議會議員選舉並順利當選。辭去律師工作的他，多次在議會以犀利清晰的口條質詢官員，並屢屢試圖突破戒嚴氛

圍下對言論自由等等基本人權的箝制。不論是余登發父子案或是之後的橋頭事件，皆能看到林義雄不畏打壓勇於捍衛信念的身影。在美麗島大審前，林義雄因其在黨外運動的貢獻而知名，但或許包含他本人在內皆未曾想到，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後，台灣社會大眾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深刻地記住他，如難以剝落的標籤。

林宅血案的先後順序有許多文獻處於互相矛盾，甚或是部分重要資料遺失的狀態。此篇文章係援引促轉會的調查報告為準，簡要說明血案的發生與之後的調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美麗島事件後沒幾天，全島即執行大逮捕行動，林義雄在內的相關民主運動人士如呂秀蓮、陳菊、施明德、黃信介等人接連遭捕。遭拘留期間林義雄即遭到刑求偵訊，之後亦在未知會其家人的狀況下被送至景美看守所（現國家人權博物館）。隔年，一九八〇年台灣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依叛亂罪對八位黨外人士提起公訴。當時美麗島事件與審判並非僅有國內新聞媒體關注動向，國際社會，除媒體外，人權組織如國際特赦組織也向政府表達高度的關切。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軍事法庭召開第一次的調查庭，方素敏（林義雄妻）前往旁聽，在當天上午約九點半離開林宅，期間十一點三十分致電家中，由雙胞胎女兒林亭均接聽，並在電話中提到阿嬤（林游阿妹）剛出門。然而，在十一點三十分至十二點二十分大女兒林奐均自幸安國小返家這段時間之中，兇手潛入林宅，殺害年僅七歲的雙胞胎林亮均與林亭均，且潛伏於家中。待十二點二十分林奐均返家，兇手刺傷林奐均，後者負傷逃入林義雄夫婦臥房。林游阿妹返家時，兇手亦將其殺害。十二點十分或二十分至十二點三十分，方素敏連續打了三通電話至林宅皆無人接聽，遂叫林義雄事務所助理田秋堇回家查看。

事件發生後，刑事局成立「撥雲專案」小組開啟調查，由時任局長曹極指揮。但內政部警政署亦奉國家安全局指示成立「三〇七專案」調查此案，同時調查局為配合清查可疑嫌犯，也成立「誠公專案」，針對匪嫌、台獨線索、考管分子等率先列為案件關係人。

為何在未確定林宅血案與台獨、共產黨有關前，即鎖定上述對象？不重要，因為在當時的氛圍下這些人都是國家的敵人，所有的犯罪必定是國家敵人所為。調查很快陷入瓶頸，就連原本鎖定澳洲籍學者家博（J. Bruce Jacob）也旋即發現是烏龍一場。雷聲大雨點小的偵查，使得上述的專案皆未能獲得實質的結果。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後，監察委員江鵬堅與李伸一主動調查並於隔年（二〇〇一）提出調查報告。此外，二〇〇七年及二〇〇九年皆有針對此案重啟調查，並以當時較新的科學鑑識技術重新審視案件相關跡證。所有的調查結果最終仍未能有所突破，部分人證、物證已不復存。其中較為關鍵的是，凶案發生時一通從林宅撥

至金琴西餐廳的電話指名要找「王春風先生」的錄音檔佚失，於是這唯一一通可能錄到兇手聲音的重要證物竟無法追查。

種種的偵查「瓶頸」使得當時專案小組將破案的希望轉嫁到被害人家屬身上。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三〇七專案指導會報甚至提出「若是林妻方素敏肯合作，提供線索，幫忙破案，發監執行警總有權建議，並可發給獎金。至於財產沒收宜速進行，並透過新聞報導，使其感受到生活的壓力，而採取主動提供線索幫忙破案」的策略希望強迫家屬配合，這對家屬情何以堪？案件於焉延宕至今，真相石沉大海。然而，透過多年來各方民間團體、監察院、促轉會的拼湊與追尋，即便無法確定兇手，但隱身在凶案背後的力量為何昭然若揭？

檔案與記憶

我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咱若打開心內的門窗

日光，就會穿破銅牆鐵壁，與我們的朋友在牢房相遇

希望的顏彩，照耀島國的領域，飄揚絲旗

宣示我們是獨立的島嶼

我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

——李敏勇〈我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

林宅血案後，林義雄於同年四月遭以叛亂罪判處十二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間母親與雙胞胎女兒的遺體遲未能安葬。為籌措喪葬費用，方素敏打算將林宅出售，但在一般人對「凶宅」的恐懼深植於心的情形下不甚順利，後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號召下籌款購屋，並改作義光教會。林義雄則於一九八四年假釋出獄。

奐均：乖孩子！爸爸好想念您和妹妹！

爸爸有事情離開您們很久很遠，您一定又拿了很多很多的一百分，可惜爸爸不能買獎品回去送給您，請您原諒。

在家裏要聽媽媽和祖母的話，要愛護妹妹。好好練習唱歌和彈鋼琴，爸爸回去時要聽您彈琴唱歌。要媽媽教您和妹妹合唱，爸爸回去時要聽您和妹妹的大合唱。

如果媽媽和您們願意的話，爸爸回去後，我們搬家到鄉下去，爸爸將有很多的時間陪您們唱歌彈琴，讀書寫字。星期天和您們一起去爬山，划船。

一定要永遠像現在一樣乖。

爸爸

林義雄的家書。（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林宅血案的「真相」是什麼？唯一確定的是，早在案件發生前，甚至早在美麗島事件前，林義雄已遭國家機器高密度地監控與監聽。如一九八〇年二月在調查局給國安局的監控情報中已發現，調查局的線人相當熟悉林宅內部的活動與談話，且在「獵明專案」（緝拿施明德）中亦調配憲兵司令部至林宅裝設監聽器。如若情治單位對於林宅內部活動，

甚至林宅周邊的動態已到了鉅細靡遺的地步，則二月二十八日十一點三十分進入林宅，停留八十分鐘之久，甚至撥電話至西餐廳的一連串活動，豈有無從查找的可能？如若上述這些資訊亦為當年專案小組所知悉，則豈有懸宕多年未決的可能？從促轉會公開的報告觀之，真相是，林義雄及當年所有的「黨外人士」皆為國家的敵人，阻礙了共同體的發展而成為除之後快的障礙。然而，《美麗島》雜誌所倡議的自由、民主，豈不是國際人權法的核心精神嗎？

三代同堂雞是對闔家平安的憧憬與祝福，但在台灣歷史長河裡，亦是許多受難家屬永恆的磨難與破碎。

食譜 ◎ 陳燕琪

三代同堂雞（約6~8人份，可依雞隻大小調整材料數量）

* 參考「【老菜脯雞湯食譜】三代同堂老菜脯雞湯，等待20年的好味道！」

（<https://abcjcba.pixnet.net/blog/post/69209148-老菜脯雞湯怎麼煮>）

材料

土雞全雞：1隻（約1400公克）	老年菜脯：50公克
青年菜脯：60公克	新鮮白蘿蔔：400公克
蒜仁：9顆	老薑：6片
蛤蜊：1包（約400公克，可省略）	香菇：12朵（可省略）
枸杞：10公克（可省略）	

作法

- ①將全雞以滾水加2支蔥和一大匙米酒汆燙，去除血水並洗淨備用。
- ②將蛤蜊加水和小匙鹽巴協助吐沙。
- ③老年菜脯用清水稍微沖洗，切片備用。
- ④青年菜脯以清水泡過半小時後切片備用。
- ⑤新鮮白蘿蔔洗淨削皮切片備用。
- ⑥香菇以清水泡發，去蒂切半備用；泡過香菇的水也要留著。
- ⑦蒜仁去蒂備用。
- ⑧取深鍋放入全雞、蒜仁、老薑片、老年菜脯、香菇，倒進蓋過材料的水，開中大火。
- ⑨待煮滾放入青年菜脯、新鮮白蘿蔔，將清水續加到蓋過所有材料，等再度煮滾後關小火蓋上鍋蓋，持續燉煮約1小時。
- ⑩掀開鍋蓋以筷子是否能輕鬆插入雞肉確認雞肉是否煮透後，放入已完成吐沙的蛤蜊，等蛤蜊打開時，放進稍微沖洗過的枸杞，上蓋再繼續燉煮15分鐘。

⑪也可以放涼後進冰箱冷藏一夜，撈除最上層的油脂，將材料移至砂鍋中再度煮滾，連砂鍋一同上桌即完成三代同堂雞。



自由時代：南榕與女兒的牛奶糖

／陳燕琪



在台灣，若提起牛奶糖，許多人的印象不外乎是黃色紙盒上印有天使商標的森永牛奶糖。而回顧森永牛奶糖的歷史，從一九一五年在《台灣日日新報》刊登的廣告，標示能消除疲勞、增進元氣，可以替代香菸，是現代人的必需品；^{註147}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大量生產，銷路除了日本全國，還擴及中國、台灣、朝鮮以及東南亞各地為止。^{註148}客層從大人擴及到小孩的十來年間，不生產砂糖的日本，又是從哪裡取得製作牛奶糖的原料呢？

第一慇，種甘蔗予會社磅

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在研究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台灣時曾經說過「一部甘蔗糖業的歷史就是殖民地的歷史」。日治時期的殖民宣傳片《南進台灣》（一九三九—一九四〇）說到在製糖會社的努力下，台灣成為日本糖業中心，其產量位居世界第四；而一國的文化水準，據說可從砂糖的消費率來判斷，所以為了因應消費增加，必須盡速計畫如何增產砂糖；又除了台灣，沒有其他地方能供應日本母國大部分的消費量，因此台灣糖業的使命更加重大。^{註149}

《南進台灣》旁白宣稱：

由於農家的收入跟獎勵金使平均一年有一仟圓以上的淨收入，加上屬熱帶氣候，不需太多衣物，並以粗食溫飽，因此農民能專心致力於勤儉儲蓄，台灣農夫的情況比起內地百姓更令人羨慕。

「一仟圓」是多少錢呢？一九四五年，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後一年，小學女老師的月薪是五十圓。^{註150}這麼說來，一仟圓淨收入是很不錯的。不過，現實真是如此嗎？

實情被李應章編寫在〈甘蔗歌〉：

種作甘蔗無快活，風颱大水驚到大。燒沙炎日也著行，一滴蔗汁一滴汗。哎喲喲，有蔗無食真壞命！甘蔗咱種價咱開，公平交易才應該。橫逆搶人無地講，將咱農民作奴隸。哎喲喲，啥人甘心做奴隸！登記種蔗做農奴，苦在心頭無地咻。弱者只好手牽手，據理力爭咱自由。哎喲喲！不達目的不干休！（節錄）^{註151}

為了減少日本向外國購買砂糖的支出，方便日本資本在台灣的發展，總督府選擇以糖業作為台灣發展的重點，除了發展新式糖廠外，還指定原料收購區域，並實施市場保護、資金援助等措施，讓日本資本在台糖業的投資大為增加。而為了降低新式製糖業的原料成本，日本當局壓榨蔗農，出現「第一慇，種甘蔗予會社磅」的俗諺。（按：當時二林地區的蔗農曾群起反抗。請見文末附錄及本書〈簡吉農民運動的滋味〉

一文。) [註152](#)

「滋養豐富、風味絕佳」，森永製菓所代表的文明與時尚，是由台灣蔗農於帝國統治下遭受的摧殘與壓迫堆疊而成。

走了日本，來了中華民國

一九四五年，結束日本統治的台灣並未擺脫殖民地的處境，人們說「狗去豬來」，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三月屠殺，接續的是一九四九年以戒嚴令開啟對異議分子進行鎮壓的白色恐怖，長達數十年……

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國際上有美國透過〈台灣關係法〉體制，要求台灣必須進行與自由民主、人權保障相關的改革；國內也出現因經濟發展而漸有社會影響力的中產階級；也因接連發生的重大案件如一九八〇年的林宅血案、一九八一年陳文成案、一九八二年王迎先案等，使國民黨內部有必須改革的壓力。但即使如此，在一九八七年蔣經國宣布解嚴後，卻也沒有落實真正的民主。

為了維持統治體制，蔣經國制定《國安法》凍結人民的司法救濟權，使平民在戒嚴時期遭受軍法審判的案件無法重新審理；更別忘了還存在同為非常法制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懲治叛亂條例》。

[註153](#)



鄭南榕。（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他們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

在「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的年代，三十七歲的鄭南榕（身邊較親近的友人以Nylon稱呼他）於一九八四年創辦《自由時代》週刊，以「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揭發許多政治黑幕，卻也因此創下被查禁和停刊次數最多的紀錄。

接著一九八六年，他策畫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帶領群眾集會，抗議戒嚴三十七年；一九八七年，他發起二二八和平促進會，要求查明二二八事件真相；同年，他在公開演講中說：「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一九八八年，他與「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共同發起「新國家運動」；同年底，他刊登〈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一九八九年初，他接到涉嫌叛亂的法院傳票，但拒絕出庭應訊。^{註154}

在自家週刊的訪談中，當被問到為何不出庭應訊「涉嫌叛亂」？鄭南榕認為不出庭應訊可以讓人民了解國民黨政府是如何濫用公權力迫害政治異議者，以及透過行使抵抗權來表達爭取言論自由的決心。^{註155}

於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當軍警荷槍實彈欲強行攻入雜誌社拘提

時，鄭南榕在總編輯室自焚，以身殉道。

與牛奶糖交纏的，覺悟的犧牲

得年四十一歲的鄭南榕，除了是烈士之外，還是葉菊蘭的丈夫、鄭竹梅的父親。這對母女要經過十年才能談起離開的鄭南榕，「媽媽才跟我說：『爸爸其實把我們放棄了，他為了他的理想，把我們放棄了。但我希望，我們要共同原諒爸爸。』」鄭竹梅曾說。^{註156}

爸爸離去那年，鄭竹梅九歲。九歲的孩子要了解爸爸的理想還有一段距離，但不影響親子間珍貴且深刻的相處。

竹梅回憶中的雜誌社總是熱鬧，文字記者、攝影記者、打字員、會計全都在辦公室工作，像個大家庭。因為鄭南榕上班時間相對彈性而擔負起接送女兒上下學的工作，所以年幼的竹梅經常穿梭其中。爸爸很寵孩子，除了才識字就購入整套的《漢聲小百科》外，也帶著她租漫畫和打電動，甚至每個月固定買《小叮噠》（現名《哆啦A夢》）共讀；看似隨興的態度卻也會嚴肅要求竹梅「不管是課本上寫的，或書上寫的，妳要自己判斷」。

她也記得爸爸菸抽得很凶，還因此在爸爸的菸盒放菸砲惡作劇，沒想到爸爸沒生氣，甚至還拿去嚇其他記者。趕稿中的爸爸常常沖即溶咖啡來喝，也嗜吃甜食，「有天晚上爸爸偷吃了我的牛奶糖（應該是森永牛奶糖吧？），被我發現後，還對著生氣的我說：『果然是有客家人小氣血統。』……」

為了更理想的社會而採取更特別的行動，牛奶糖連結一九二五年二林事件中的蔗農以及一九八九年自焚殉道的鄭南榕，如同賴和因二林事件而寫的詩作〈覺悟下的犧牲〉：

覺悟地提供了犧牲，唉，這是多麼難能！他們誠實的接受，使這不用酬報的犧牲，轉得有多大的光榮！（節錄）

這首詩，用於感念鄭南榕，似乎也很恰當？

而當我們面對竹梅九歲時的作品：

爸爸像太陽一樣，如果太陽不見了，我會哭，我會叫，但還是叫不回太陽。

我們無法叫回南榕，還給竹梅；因為南榕是以自己的意志，選擇在最黑暗的時刻成為眾人的太陽，但我們可以把失去活成獲得。

當葉菊蘭對鄭竹梅說「我們要共同原諒爸爸」時，原諒的是為爭取民主與自由而站出來的人。所以當一九八九年葉菊蘭棄商從政，當她拍下在街頭幫孩子整理頭髮、繫上頭巾的那張相片，訴求「請你陪我打一場母親的戰爭」，那便不再只是寡婦孤兒的愁苦，是比之更甚的，因為認同南榕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二二八平反（轉型正義），以及台

灣獨立建國的理念而投入選戰的戰友，自此，被放棄的弱者成為勇士，為尚未得到的正義奮鬥。

於是，在鄭南榕殉道前後幾年的那些運動：後勁反五輕、五二〇農民運動、工農子女教育補助、無殼蝸牛、野百合……我們可以看見生者以行動見證，在實踐的過程中延續亡者的理念；而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正是來自弱者的奮起，因弱者的奮起即是義士的鬥爭，於是二林的蔗農還在、殉道的南榕不死，活在所有反抗意志與不屈服的精神之中。

自由時代的牛奶糖

追求民主與自由的過程彷若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因為威權總伺機在民主浪潮消退時復辟，現在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切，需要公民的積極參與方能持續。我們無以回報前輩們奉獻的青春性命，只能站上個人的戰鬥位置，在當下做自己能做的事，並且有義務記得為了民主自由價值而犧牲的人們。

所以我們吃一顆竹梅的牛奶糖，記得口中的甘甜有集結對抗資本家剝削的二林蔗農，記得一個幽默風趣，有時還會偷吃女兒糖果的父親，如何在人權飽受箝制的年代，成為以肉身抵抗獨裁政權壓制的Nylon，然後不要遺忘這民主的滋味。

附錄：二林蔗農事件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蔗農，也並不只會憨憨種甘蔗、受壓榨而已。

總督府政策導致過低的甘蔗收購價格、過高的肥料價格，加上會社秤重的方式不公，甚至採取先採收再發布低價的收購方式，使蔗農從一九二四年開始發起抗議。其中台中州北斗郡二林庄一帶（今彰化二林），是林本源製糖會社的甘蔗採收區，蔗農們於一九二五年成立二林蔗農組合，與林糖展開交涉；但過程中，會社仍在警察保護下強行採收甘蔗。不滿的群眾和林糖會社員、警察發生暴力衝突，事後參與人士也遭總督府追究責任，包含不在現場的農組幹部都遭檢舉，最後有九十三人被捕，三十九人被起訴，二十五人以「妨害公務」罪名分別被判刑三個月到一年，此即「二林蔗農事件」，也是台灣農民運動的開端。

註147：台灣人吃牛奶糖的歷史超過一百年了，參見

<https://www.facebook.com/thesouloftaiwan/photos/a.1588173001263292/1617759221638003/?type=3&theater>。

註148：森永創業一百二十週年特別網站，<https://www.morinaga.co.jp/120th/>。

註149：砂糖MIT，參見「故事」網站，〈糖吃越多國家越進步？臺灣的砂糖如何成就日本洋菓子〉，<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morinaga-and-meiji/>。

註150：陳柔縉，〈王永慶早年的兩百圓有多大〉，《聯合報》，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https://long11281128.pixnet.net/blog/post/289818617>。

註151：陳翠蓮，〈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自治的夢想〉（台北：衛城，二〇一三），頁一二九。

註152：「故事」網站，〈【二林蔗農事件專題】一九二〇年代臺灣農民運動的起點：二林蔗農事件〉，<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erhlin-peasants-movements-01/>。

註153：薛化元、楊秀菁，〈強人威權體制的建構與轉變（一九四九—一九九二）〉，國史館主辦，「人權理論與歷史」研討會，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六—七日。

註154：參見鄭南榕基金會網站，<http://www.nylon.org.tw/>。

註155：〈獨立，是台灣的唯一活路〉，《自由時代》第二六四期（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八日），http://www.nylon.org.tw/ma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98:2019-10-25-10-16-35&catid=2:2009-04-05-16-41-44&Itemid=9。

註156：【轉載】專訪鄭南榕之女鄭竹梅：如果我被迫待在加害者的位置，我會怎麼做？參見http://www.nylon.org.tw/ma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22:2017-07-19-02-14-10&catid=4:2009-04-08-17-37-20&Itemid=3。

食譜 ◎ 陳燕琪

偉特糖

* 參考「【夢幻廚房在我家】手工懷舊感牛奶糖，奶香在嘴裡大爆炸啦！」（<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qdPEKcMNbo>）

材料

動物性鮮奶油：400公克

蔗糖（二砂）：200公克

水麥芽（水飴）：約60公克

（依照加熱時間的不同，能做成抹醬、生牛奶糖以及硬質牛奶糖。）

作法

- ①取一淺底容器，依容器大小裁切烘焙紙鋪上後備用。
- ②準備順手的有柄鍋，開中小火，將材料依序放入鍋中，以用耐熱刮勺攪拌至所有材料完全融化在一起。
- ③隨著溫度上升，材料會沸騰，出現冒泡狀態，記得用耐熱刮勺不斷攪拌，以避免燒焦。
- ④攪拌材料呈現相對濃稠的狀態時，以耐熱溫度計量測溫度，若溫度到達攝氏110度時裝瓶，冷卻後即完成牛奶抹醬。
- ⑤若持續攪拌，當溫度來到攝氏120度時，起鍋將材料倒入事先預備好的淺盤當中，以抹刀將材料整平，放進冰箱稍微冷卻。
- ⑥戴上手套，取防沾紙（或用市售糖果紙）裁切成合適大小備用。
- ⑦將淺盤從冰箱中拿出，戴上手套，以刀具裁切成合適入口的大小，用防沾紙包裝後，即完成牛奶糖。
- ⑧若持續攪拌，當材料顏色呈現咖啡色，且溫度來到攝氏130度時，起鍋將材料倒入事先預備好的淺盤當中，以抹刀將材料整平，置於室溫稍微冷卻後，用刀具裁切成合適入口的大小即是硬質糖（偉特糖）。



街頭上的大白菜與白米炸彈客：五二〇 農民事件

／黃文儀



餐桌上的白菜

菜攤的蔬果琳琅滿目，大白菜是常見的時蔬，從入秋後的十月到隔年的四月，^{註157}就堂堂進入為期大半年的產季。隨著季節遞嬗，化身為各式菜色端上餐桌。白菜盛產期，醃製酸白菜和韓式泡菜的身手便抖擻抖擻地忙碌起來，在菜缸裡慢慢發酵的酸甜滋味，留待冬季的腳步一到，酸菜白肉鍋和韓式泡菜鍋就能「火熱上場」。家常熱炒——開陽白菜，以蝦米、香菇提鮮爆香，大白菜切粗段，簡單食材也能是包辦山珍（香菇）和海味（蝦米）的庶民美味。再說起宴客大菜，白菜雖難以主角之姿隆重登場，卻是缺一不可的配菜。砂鍋料理的獅子頭、砂鍋魚頭和佛跳牆總要加上白菜煨蒸，整鍋湯頭的肉香魚鮮都薈萃在白菜裡。台菜料理的白菜滷和宜蘭手路菜的西滷肉，白菜是眾多食材中的要角。

焦桐在〈西滷肉〉一文提到：

台灣小吃「白菜滷」形式和口感都接近西滷肉，雖然兩者皆以白菜為主角，配料也大抵相似，兩者的根本差異在於湯底；白菜滷以油爆扁魚熬湯底；西滷肉則用蝦米燉煮，並以蛋酥為重要配料。^{註158}

文中就菜名推敲：「西滷」應是從日語羹湯スープ的音譯而來。名廚阿正在「阿正的食卓」部落格中提到白菜滷和西滷肉的區別時也認為：白菜滷是「滷菜」；西滷肉則接近「羹菜」，^{註159}如此也能呼應其日文音譯轉變而來的菜名。

不管是白菜滷或是西滷肉都展現了物質匱乏的年代，農村辦桌菜「粗食細作」的智慧：沒有大魚大肉入菜，就以扁魚或蝦米爆香，用膨皮（炸豬皮）、蛋酥（焦桐名為「擬肉絲」）來增加腴潤的油葷味，再用大白菜增加菜量，盛上桌顯得大碗閣滿壩。日常的餐桌上，我們吃下了一道道白菜料理，也記錄著寒來暑往的生命故事。

走上街頭的白菜

然而在餐桌上演繹著清甜滋味的大白菜，曾經以突兀的姿態出現在台北的街頭。自從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戒嚴令，為時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正式宣告結束，長期威權體制的壓抑，此時得以鬆綁，民主浪潮正一波波地從各地湧來，農民運動乘勢而起。^{註160}當時面臨戰後「以農養工」經濟轉型的政策，農村人口外流嚴重，經濟凋蔽，再加上彼時中美貿易談判，開放國外農產品進口的議題，造成農民面對生計的壓力日增，從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起，^{註161}到翌年的五月二十日爆發嚴重流血衝突的「五二〇事件」，是農民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

根據綠色小組影像協會的紀錄片，^{註162}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的

街頭遊行，車隊中有從雲林北上的菜車，車上是成堆的大白菜，在車上的農民將一顆顆的大白菜拋擲給圍觀的民眾，車上傳來的廣播：「今天的高麗菜今天的大白菜在我們那兒一斤不值兩毛錢，但在台北市你們買到的一斤十幾元，今天的失敗是誰的責任呢？今天是供銷制度徹底的失敗；今天的失敗是農業政策無能的失敗，不是農民的失敗，農民是無辜的，農民是被犧牲的一群。」一句句鏗鏘有力的控訴，不知道台北的市民聽進去了多少？還是大都淹沒在車水馬龍中？抗議車隊走到了介壽路

^{註163}和公園路口，農耕機與蛇籠和盾牌對峙；白菜被丟扔在路上，農民的訴求在喧嚷緊張的態勢下仍是未解的難題……

這場遊行從中午出發時的熱烈歡騰到下午的劍拔弩張，因警方和民眾在遊行路線產生誤解以及遊行民眾欲到立法院借廁所不成與採取嚴密防衛措施的憲警發生衝突。幾波肢體衝突之後，情勢更加火爆失控，多人遭到逮捕，甚至連從中協調的民代和律師都被包圍、推擠甚至毆打。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半開始強制驅離，直到清晨六點多，憲警、鎮暴部隊以優勢的武力驅散聚集的民眾，結束了這場解嚴以來歷時十九小時，爆發嚴重流血衝突的街頭抗議事件。

警方將此次的遊行定調為有預謀的暴力事件，原因就是警方在載滿白菜的菜車上發現了數塊的石頭。關於這樁菜車上的「石頭記」，中研院學者許木柱、黃美英等人發表聲明，由多名學者教授連署，提出公平審判此案的請求。教授團提出〈五二〇事件調查報告書〉，調查內容針對石頭預謀的疑點，提出菜車邱姓司機如何在警方威脅利誘下做出不實的自白（一噸的石頭更是無中生有的栽贓），但司法體系以司法審判獨立為由，不願意採納由學者提出的調查報告書，高等法院宣判將林國華、蕭裕珍兩人判兩年十個月的徒刑，其餘相關人士等二十一名判兩年到八個月不等的徒刑。

這場街頭遊行抗議被司法單位以預謀暴力定罪，然而面對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農業處於弱勢的競爭位置，農村的腳步顯得老態龍鍾，農人的滿腹辛酸欲訴無人知。二〇〇三年——五二〇農民運動十五年後，一位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多次在街頭以更激進的方式，嘶喊著農民的悲鳴，炸裂出農民的怒吼。

零落江湖的白菜與四處游擊的白米炸彈客

一九八八年，農民運動風風火火的年代，出生於彰化二林的楊儒門當時十歲，還是少不更事的農家孩子，農村的生活是澆灌生命最初的養分，尤其是世代務農的祖父母和外公外婆是他成長時溫暖的依靠。回憶起他難忘的料理，阿嬤會為不吃魷魚、菜脯和小魚乾的他，特製專屬的肉粽或拌飯。在熱灶上那鍋暖呼呼的麻油雞拌飯是他童年生活的美好回

憶。^{註164}隨著農村衰頹凋敝，父親經商失敗，父母失和離異，楊儒門的生活幾經輾轉，十年的時光見證了漸漸走味的農村景象。

十九歲時在二林外公家生活，感受到農村裡的落寞蒼涼，就連除夕時也失去了往昔的熱鬧團圓。善感的他不禁發出這樣的慨嘆：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番景象，造就了眼前的困境；什麼樣的定位，汙名化了留在家裡幫忙的孩子身上；什麼樣的社會結構發展，形成了最重視生活的鄉下，老人家日日夜夜盼望著一子半孫旁伴左右的心願，成為奢侈的空思妄想，只有淚與嘆息徒留在夜裡發愁。^{註165}

年少的楊儒門歷經家庭的變故與學業的中輟，自秀水高工休學的他，當過大理石工人，在農工勞動的生活底層，眼見在經濟轉型的蓬勃發展下，貧富差距擴大。內心的不平如深水炸彈般在心海深處轟隆隆炸開……

入伍當兵前後，他先後以機車及單車環島，想再認識他越來越不了解的台灣，思索著是要去法國參加僱傭兵團第二空降部隊？還是留在他其實不怎麼依戀的台灣做些什麼？這兩種去留的決定彷彿拔河的两端，在熱血沸騰的靈魂裡不斷使勁較量。我想前者是一種狂者的青春圖像，向世界展現自己的能力；後者是一方的土地情感，對自己質問如何為農人發聲請命？

退伍後的他在基隆協助父親經營市場的雞肉攤，三番兩次到當時的農委會表達反對稻米進口的訴求，但都碰了閉門羹或軟釘子。環島時在花蓮認識的貧困少年「死囡仔」，最後成了病故在破磚敗瓦裡一張木板床的死囡仔。此時的世界與楊儒門的內心世界越來越衝突，他看到的社會問題與農民問題似乎無解，大有為的政府以及「農為國本」的訴求對他而言已是大大的諷刺。



楊儒門。（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二〇〇二年台灣以「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名義正式加入WTO後，衝擊最大的便是原本已踉蹌蹣跚的農業，開放進口稻米和部分農產品的結果使得國內農產品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電影《無米樂》^{註166}就是一部描寫老農民歷經農村興衰變化的紀錄片。昆濱伯說「土地就是農人的生命」，做農就像是在修行，很艱苦但也要咬緊牙根做下去；但面對加入WTO之後，稻米收購價格的下滑，農地被迫休耕的無奈，正如一首反覆吟詠的悲情小調。片尾他巍巍顫顫地寫出「末代稻農」，正是這一代老農的心聲。

他深感政府沒有正視農村沒落的現況，更遑論如何輔導農民因應開放稻米進口的變局，於是從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到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他踏出了煙硝與火光的征戰之途——先後在大安森林公園、松山火車站廁所、國父紀念館周邊電話亭等地放置了十七顆爆裂物，並且反覆多次都留下同樣的字條「小心有炸彈」、「不要進口白米」、「政府要照顧人民」。一連串的炸彈示警，他想引起社會的關注，這位白米炸彈客除了呼籲稻米的問題，他還留下字條希望大家注意失學失親的兒童問題，請大家捐款世界展望會、家扶基金會等等。一如他一方面以激進的手段爭

取發聲的機會，一方面也持續捐款社福團體。看似矛盾的行動，卻透露出這位浪莽的青年滾燙如火的正義情懷。

多次密集的白米炸彈行動雖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但已引起社會的恐慌，最終以他去中正一分局投案而落幕，從一審被判七年半到二審改判五年十個月的刑期；二〇〇七年獲得特赦免除剩餘刑期。他想為農民的處境向當局提出呼籲的用心，獲得了許多支持的力量，作家吳音寧也說因為楊儒門事件的觸發，讓她一頭栽進台灣農業的書寫。^{註167}《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書寫戰後五十年來台灣的農業史，猶如命運的輓歌：政策方面，有中央與地方盤根錯節的糾葛；利益方面，有多方勢力各據山頭的角逐；書寫農村子弟的成長歲月，抒發世代農民的心路歷程。

回歸餐桌的白菜與白米

當年參加五二〇農民運動的大學生，街頭上輾爛如泥的大白菜是青春熱血的印記，記憶裡的味道仍是在家鄉的阿嬤為他所煮的西滷肉，軟乎乎的大白菜煨進鮮味與情意。出獄後的楊儒門仍然積極地從事農業相關的工作，成立二四八農學市集，協助各地小農販賣農特產品。近年在新北市金山團結當地農民以友善耕作的方式契作水稻，以「種一片彩田」活化農村，為長期使用農藥化肥的農地提供轉型的契機。當年血氣方剛的白米炸彈客現今帶著農民種出屬於農村特色的白米，在餐桌上端出阿嬤味道的麻油雞飯，飯香飄散著土地的召喚。

延伸閱讀

吳音寧，《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台北：印刻，二〇〇七）。

楊儒門，《白米不是炸彈》（台北：印刻，二〇〇三）。

^{註157}：農糧署，農業情報／一〇八年十月主要農作物生產預測結球白菜收穫面積一百二十六公頃、總產量五千兩百三十三公噸，較上月增產百分之五十五。結球白菜喜冷涼氣候，葉球生長期尤需冷涼和較大日夜溫差。夏季高溫環境不利結球白菜生育，以種植耐熱品種為主。本月氣候漸趨冷涼適合生長，主要產區彰化及雲林等地，種植及採收面積增加。

^{註158}：焦桐，《味道福爾摩沙》（台北：二魚文化，二〇一五），頁二一九—二二一。

^{註159}：幸福食卓~白菜滷（西滷肉），參見<https://www.yilan.com.tw/article/wordpress/469>。

^{註160}：胡慧玲，《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三．民主的浪潮》（台北：衛城，二〇一三），頁二五六：「一九八七和一九八八年是農運的高峰，各地紛紛組織『農民權益促進會』，相互串連。」

^{註161}：張素玢，《濁水溪三百年：歷史．社會．環境》（台北：衛城，二〇一四），頁一九：「一九八七年，由於政府決定開放外國水果進口，導致國內果價下滑，當年十二月三千名農民第一次聚集立法院，要求政府立刻採取行動補救。」

^{註162}：綠色30影片回顧／25——耕耘機和大白菜，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117095218351024&external_log_id=9d4e8d635aa9ec1c00bd389ac1db4611&q=綠色30影片回顧%2F25。

^{註163}：介壽路是凱達格蘭大道的前身，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一日更名。

^{註164}：廖元玲，〈楊儒門：我最難忘的一頓年夜飯〉，《今周刊》第一三〇八期。

註165：楊儒門，《白米不是炸彈》（台北：印刻，二〇〇三），頁二八。

註166：為顏蘭權和莊益增共同執導，描寫台灣農民生活的紀錄片，二〇〇四年首映。

註167：吳音寧，《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台北：印刻，二〇〇七）。

食譜 ◎ 黃文儀

西滷肉 (10人份)

材料

鴨蛋：6顆

肉絲：250公克

蝦米：30公克

香菇：10朵

金針菇：1包 (100公克)

鴻喜菇：1包 (100公克)

結球白菜：1顆半

紅蘿蔔：適量

香菜：適量

大蒜：3瓣

青蔥：2枝

紅蔥頭：3瓣

辣椒：2根



調味料

鹽、糖、酒、醬油、白胡椒粉、蠔油、高湯、烏醋、芝麻香油

作法

①肉絲用鹽、糖、酒、醬油、白胡椒粉拌醃。

②鴨蛋打散，油熱，將蛋汁徐徐倒入漏勺，淋進油鍋炸成金黃的蛋酥。

③大蒜和紅蔥頭切片，青蔥和辣椒切段，放入鍋中爆香，再放入

蝦米和香菇，炒出香氣後，放入肉絲一起翻炒，肉絲炒熟變色。

④放進菇類、紅蘿蔔（切成片狀）、白菜較厚的莖梗（切大段），倒入高湯，淋上適量的蠔油，蓋上鍋蓋煮到白菜熟軟。

⑤放入白菜葉和一半的蛋酥蓋上鍋蓋一起燜煮，等到白菜熟軟即可熄火，酌放鹽調整味道。放上剩餘的蛋酥，撒上海菜、白胡椒粉、烏醋和芝麻香油。



人文33

民主的滋味：自由之前一入獄、囚禁、判刑，附著在日常味蕾上的衝撞與反抗

作 者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民主的滋味社群」
責 任 編 輯	林秀梅 施雅棠 陳佩吟
版 權	吳玲緯 楊靜
行 銷	關志勳 吳宇軒 余一霞
業 務	李再星 李振東 陳美燕
副 總 編 輯	林秀梅
編 輯 總 監	劉麗真
發 行 人	涂玉雲
出 版	麥田出版
發 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886) 2-2500-7696 傳真：(886) 2-2500-1967
香港發行所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書虫客服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麥田部落格：http://ryefield.pixnet.net/blog 麥田出版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yeField.Cite/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508-6231 傳真：852-2578-9337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 (M) Sdn Bhd.】 41-3,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7-6622 Email：service@cite.my
書 封 設 計	陳正桓
插 圖	薛慧瑩
排 版	沈譜創意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沐春行銷創意有限公司
初 版 一 刷	2023年8月24日
定 價	380元
I S B N	978-626-310-509-6 9786263105126 (EPUB)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民主的滋味/人權教育資源中心「民主的滋味社群」著.--初版.--
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英屬蓋曼群
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2023.08
面；公分.--(人文；33)
ISBN 978-626-310-509-6(平裝)

1.CST: 臺灣史 2.CST: 臺灣民主運動

733.2929 112010357